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錄

序 ……………………………………………………………(i)

第一章 緒 論 ……………………………………………………(1)

一 普通語言学的意义 ………………………………………(1)

1. 什么是普通語言学 ……………………………………(1)

2. 普通語言学的任务 ……………………………………(4)

二 普通語言学簡史 …………………………………………(5)

1. 語言科学以前的語言研究 ……………………………(5)

2. 語言学的建立 …………………………………………(7)

3. 普通語言学及其派别 …………………………………(8)

4.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是普通語言学发展的新阶段……………(10)

5. 我国語言学及其发展前途………………………………(11)

第二章 語言学的对象問題………………………………………(14)

一 語言是語言学的对象………………………………………(14)

語言学是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14)

二 施来赫尔和繆勒的自然主义………………………………(15)

1. 施来赫尔和他的自然主义………………………………(15)

2. 繆勒的自然主义…………………………………………(20)

3. 自然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批判…………………………(25)

三 保罗等新語法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26)

1. 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的来源……………(26)

2. “新語法学派”在語言学研究中的原則………………(28)

3. 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30)

四 索緒尔和梅耶的心理社会学主义…………………………(33)

1. 心理社会学主义的基本态度……………………………(33)

2. 索緒尔和他的心理社会学主义…………………………(34)

3. 梅耶的心理社会学主义…………………………………(39)

五 布龙达尔的結構主义………………………………………(41)

1. 結構主义的来源……………………………………………(41)
2. 結構主义的基本理論………………………………………(41)
六 浮士勒的唯美主义………………………………………(46)
浮士勒和他的唯美主义………………………………………(46)
七 現代英美語言学的唯心基础及其反动本質……………(48)
1. 現代英美語言学的唯心基础………………………………(48)
2. 布龙菲尔特的机械主义……………………………………(48)
3. 薩丕尔的观念主义…………………………………………(51)
4. 英美"語义学派"的理論及其反动本質……………………(55)
八 馬尔的庸俗唯物論与唯心論……………………………(58)
1. 馬尔和他的"語言新学說"…………………………………(58)
2. 馬尔"語言新学說"的基本理論……………………………(59)
九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語言本質、起源及发展理解的基本原理…………………………………………………(66)
甲、語言和它的本質……………………………………(66)
1. 語言和它的社会本質……………………………………(66)
2. 語言不是上层建筑………………………………………(68)
3. 語言不可能是阶級性的…………………………………(70)
4. 語言是一种符号系統……………………………………(74)
5. 語言的职能………………………………………………(76)
6. 語言中的社会性与个人性，語义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80)
7. 語言系統的意义及其特点………………………………(82)
8. 語言与思維………………………………………………(84)
9. 一般人对于語言过程与思維过程相互联系的不正确的理解…………………………………………………(85)
10. 語言与思想………………………………………………(87)
11. 語言与文化………………………………………………(87)
12.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語言与思維的基本理論…………(88)
乙、語言的起源……………………………………………(90)
1. 这个問題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中的地位………………(90)

2.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語言起源的基本原理……………(93)
3. 資产阶級各派学者对于語言起源問題的唯心观点……(94)
4. 关于无声語言第一性的問題…………………………(96)
丙、語言的发展……………………………………………(98)
1. 語言的发展及其基础……………………………………(98)
2. 語言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 ……………………………(101)
3. 語言发展的过程 …………………………………………(103)
4. 各种語言事实的变化中可以作为特征的趋势 ………(108)
第三章　語言学的特殊方法 ……………………………………(112)
一　历史語言学的特殊方法 …………………………………(112)
1. 历史比較法是历史語言学的特殊方法 …………………(113)
2. 語言科学以前的語言比較及其特点 ……………………(114)
3. 历史比較法的特殊作用 …………………………………(116)
4. 历史比較法和語言的譜系分类 …………………………(119)
5. 历史比較法的基本定則 …………………………………(122)
6. 比較分析的复杂情况 ……………………………………(124)
7. 历史比較法的缺点 ………………………………………(125)
8. 亲属語言和基础語的概念 ………………………………(127)
9. 語言的亲属关系的概念 …………………………………(129)
10. 恩格斯和斯大林对历史語言学及历史比較法的評价……(129)
11. 馬尔对于历史比較法的看法及其批判 …………………(131)
二　語言靜态分析的特殊方法 …………………………………(136)
1. 什么叫做語言的靜态分析 ………………………………(136)
2. 語言的結構 ………………………………………………(136)
3. 各种活語言系統的特点所造成的靜态分析的困难 ………(138)
4. 語言科学以前的語法傳統观点所造成的靜态分析的困难··(140)
5. 語音学和音位学 …………………………………………(141)
6. 語言和文字 ………………………………………………(148)
7. 汉字的优点和缺点 ………………………………………(150)
8. 关于汉字改革問題 ………………………………………(154)
9. 从西方各国創制文字、改革文字的經过看我国的

汉字改革問題 ……(156)
10.語法是关于語言結構的科学 ……(159)
11.形态学及其特点 ……(162)
12.詞类及其分类原則 ……(166)
13.关于汉語詞类的問題 ……(169)
14.造句法是关于句子構造的科学 ……(171)
15.句子中詞与詞的組合 ……(173)
16.句子的成分 ……(174)
17.句法單位的概念 ……(176)
18.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及其批判 ……(177)
19.語言的形态分类法 ……(180)
第四章　語言学的構成 ……(183)
第五章　語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186)

第一章 緒　論

一　普通語言学的意义

1. 什么是普通語言学

普通語言学俄語叫做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英語叫做 general linguistics，法語叫做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德語叫做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在世界各国历史并不很長。我們把它叫做“普通語言学”往往容易令人发生誤会，以为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东西（曾有人提議叫做“一般語言学”），所以須要約略加以解释。

普通語言学究竟是什么呢？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普通語言学就是語言学的一部分，即它的理論的部分。

語言学一般分描写語言学和历史語言学两种（从前或叫做描写語法和历史語法）。描写語言学是研究某一人类集体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的語言的；历史語言学却研究某种語言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可是这两种語言学并不是完全沒有关系的。事实上，任何种語言的描写研究都或多或少是历史的。同使用一种語言的人类集体尽管是相同的，但是因为語言是不断发展着的，它的成員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总会使那語言不断发生变化。每一新的一代总会給語言帶来一些新的东西。保守的成分勉强維持着旧的用法，新的成分却常帶着那語言前进。結果有些用法一天一天地变成少用了，有些新的却不断地出現。所以任何种語言的精細的和完备的描写研究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考慮到它的变化。就是我們对于某种語言的結構，某种語言的組成，也要用历史的观点才能够把它解釋清楚。

在另一方面，任何种語言的历史研究都不能只逕直地研究它在各不同时期的变迁。語言在发展中常起分化作用和統一作用。語言的分化作用常会产生各种方言或同族的語言。在这些方言或同族的語言中各种語言事实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有些古代的成分常可以在它們里面保存下来。比方我国好些方言还保存有古代汉語的齐齿呼和撮口呼的見母音，另外有些方言还保存有古代汉語的輕脣重脣不分、舌头舌上不分，就是很好的明証。所以我們說方言或同族語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某种語言的历史研究。但是首先必須对这些方言或同族的語言作好各种描写的研究。就是研究一种語言在各不同时期的发展，說明某一語言事实最先是怎样的，其后变成怎样，最后变成怎样，也要先作好那語言在各个时期的描写研究。

此外，还有一种历史比較語言学就是就各种語言的历史事实用比較的方法去推求它們的譜系的。因为凡是同一来源的語言，无論在語音方面、語法方面或詞汇方面都一定有許多互相对应的地方；我們可以利用这些对应的規則去断定他們是属于哪一个語族的。

描写語言学、历史語言学和历史比較語言学既然如此，那些普通語言学是怎样的呢？

普通語言学是就各种語言的描写研究、历史研究和历史比較研究的結果加以概括化而成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帮助我們对于某种語言或某族語言的研究。

我們現在試举一些例子来說明一下。

大家知道語言学中有所謂“語音定律”这样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們說明两种語言狀态的对应。这个对应可能是在同一种語言两个不同时期的狀态中产生的。比方所有罗馬族的語言都是由拉丁語发展出来的。我們說拉丁語的 f 在現代西班牙語变成了 h，这就是說，西班牙語的 h 和拉丁語的 f 相对应，例如西班牙語的 hija＝拉丁語的 filiam（女儿）。如果同一种古代的語言有几种不同的变化，我們在由它发展出来的各种語言之間也可以同时找到这些对应的規則，如西班牙語的 hija 同法蘭西語的 fille，意大利語的 figlia，葡萄牙語

的 filha，罗馬尼亞語的 fie 相对应，这就是說，西班牙語的 h 同現代罗馬族的好几种主要語言的 f 相对应。这样无論从西班牙語和拉丁語的关系方面看，还是从它和其他罗馬族語的关系方面看，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事实。不过就前一种关系說，这对应的規則可以表明在某一个时期拉丁語的 filiam 变成了西班牙語的 hija，这是非常确实的；就后一种关系說，那新变化出来的是西班牙語的 h 呢？还是其他罗馬族語的 f 呢？初看起来就很不容易确定。但假如我們懂得普通語言学，那末就算沒有如拉丁語这样的語言来做印証，我們也將毫无迟疑地可以断定西班牙語的 h 是后来变化出来的。可以証明的不是因为大多数的罗馬族語都有 f，只有西班牙語有 h。这是不成理由的。因为很可能只有一种語言保存着那原有的古音，而其他語言都变成了新的。理由是在于就发音方面說，f 哪怕完全沒有任何外来的影响也很可能变为h，只要发这个音时上齿和下唇接触得不够紧就行了。并且在世界上各种語言中，我們找不到一种，它的 h 是可以自发地、无条件地变为 f 的【汉語有些方言，h 因受 u 的影响变成了 f，如广州話的 hu＞fu（呼），客家話的 huŋ＞fuŋ（紅）当然不在此例】。这就是普通語言学里面一个普通的理論。

上面所說的这个理論是可以用拉丁語来做印証的，所以非常确实。但不是所有同族的語言中都有如拉丁語这样一种确定的語言的。那末怎样办呢？我們也可以采用如上面所說的这个原則来加以解决。比方我們說梵語、峨特語、希腊語等都是由古印欧語发展出来的。古印欧語世界上沒有文字紀載，我們当然不能拿它来做印証。可是我們看这几种語言中，梵語“这个”叫做 sa，峨特語叫做 so，希腊語叫做 ha 或 he，伊蘭語許多种方言也是这样。在这里有一个語音对应，即梵語和峨特語的 s＝希腊語和伊蘭語的 h。这两个音究竟哪一个是后起的呢？我們在历史上沒法証明，但是我們却可以毫无迟疑地断定 h 是后起的，因为就普通原理說，s 可以变成 h，而 h 变成 s 却不可能。这也只是以一个普通語言学的理論做基础来决定的。

以上所举的只是一些語音方面的例，其他在語法方面和詞汇方

面也可以采用这同样的原則。由此可見普通語言学的性質是完全属于理論方面的。

一切理論都是从实踐来的。毛泽东主席在《实踐論》中教导我們說："人的認識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踐"，① 又說："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認識"，② "理論的基础是实踐，又轉过来为实踐服务"。③ 这些話在語言学研究方面也是完全适用的。所以理論一方面从实踐出发，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实踐的指导。

2.普通語言学的任务

到了今天，語言学研究已有了新的发展，分部更为完密，許多有关語音、語法、詞汇等方面的研究都分别成了独立的部門，如語音学、形态学、造句法、詞汇学、风格論等，另一方面，由于語言的綜合研究的結果，复产生了許多有关整个人类語言的本質和特殊方法的問題。所以現在普通語言学的任务主要应該在于闡明以下几个問題：

(1) 語言是什么？語言的本質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

(2) 分析語言，研究它的基础、它的发展史、各种語言間的相互关系所用的特殊方法是怎样的？

(3) 語言学的構成和組織是怎样的？由于語言的科学研究的結果構成了語言学知識的哪些部門？这些部門（例如語音学、形态学、造句法、詞汇学、风格論）的內部联系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4) 語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怎样？它是属于自然历史科学的范圍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圍？

由上面所說的看来，普通語言学的材料是涉及整个人类的語言的。全世界的語言現在有多少种呢？直到現在还沒有确实的数目。

---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卷，第283頁。

② 同上，第290頁。

③ 同上，第283頁。

有些人說总共有一千五百几十种，有些人說有二千五百种，另有些人估計只有八百六十种，比較正确的估計大約有好几百种。我們是不是对每种都要很精通呢？这是不可能的。向来語言学家精通几种語言的就沒有几个。我們研究材料的主要来源要靠各种語言的詞典和語法。不过我們說研究語言学不需要精通許多种語言并不等于說不需要精通任何一种語言。精通一种語言，哪怕只精通一种語言，是完全必要的。总之，我們用科学方法研究的語言越多，那末可以用来概括的材料就越多，而普通語言学的基础就越寬广，內容也就越丰富。反过来說，用科学方法研究的語言越少，那末可以用来概括的材料就越少，而普通語言学的基础就越狹窄，內容也就越貧乏。假如不用科学方法研究任何一种語言，那末普通語言学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了。

二 普通語言学簡史

任何一种科学的成立都曾經过經驗、分类和理論三个阶段，語言学也不能例外。

1.語言科学以前的語言研究

語言本来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的，但是用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去研究語言事实，使語言的研究能成为一种眞正的完整的科学却是十九世紀头二十五年的事情。在这以前，一般人所做的都是一些零散的語法工作和語文学工作，而不是眞正有科学体系的語言学工作。

事实上在很早的时候，在近东的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亞述、巴比倫，在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希腊，就有許多哲学家或思想家談論到关于人类語言的問題，如人类起初是怎样会說話的，人类怎样会有各种不同的語言，人們为什么用这个名称来叫这样东西而不用别的，名称和事物之間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他們对于这些問題的回答有些是基于神話的，如根据《圣經》里所說，人类的語言是上帝賜与的，

人类語言的分歧是由于上帝譴責人类过失的結果等等; 有些只作一般哲学上的討論,比方在古代希腊哲学家当中,关于詞与物之間的关系是决定于“phusei”(按性質)的呢,还是决定于“thesei”(按規定)的呢,就爭辯了好几百年而沒有得到解决。

其后出現了語法和語文学。

語法大約是公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在印度和希腊建立起来的。

在古代印度的語法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波尼尼(Panini)的語法。他把古代梵語的語法和語音加以精确的分析,整理成了四千多条很簡練的規則,一直被人遵守着。

在希腊,語法理論的奠基者是哲学家亞里士多德。他一面分析思想,一面分析語言范疇,初步奠下了詞类和名詞变格学說的基础。第一本希腊語法是語文学家特拉克斯(D. Thrax)著的。他繼他的老师亞里士塔赫(Aristarchus)之后研討了他的八种詞类的学說,并且奠下了造句法理論的基础。

拉丁語語法是仿照希腊語法的型式制訂出来的。瓦罗(Varro)的«拉丁語研究»分析了拉丁語的語法構造,建立了拉丁語詞类的区分法。多納特(Donatus)的«語法术»(公元四世紀)在几百年間一直被采用做学校里拉丁語的教本,教人怎样正确地写作和說話。

这些語法都是由古代的語文学家創制出来的,所以又叫做語文学語法,其特点是只研究古代的書面語言,对古書作校勘和訓詁的工作;他們对于語言的研究缺乏科学的眼光,不能純粹从客观的观察出发,所整理出来的規則多是規定性的,而不是描写的,所涉及的范圍也很狹窄。

另有一种唯理語法或普遍語法(又叫做哲理語法)是在十七世紀由法国一些笛卡儿(Descartes)的信徒們在波尔洛亞雅尔(Port-Royal)修道院里研究出来的。按照他們的意思,語言是表現思想的工具。研究思想的是邏輯的任务,研究語言的是語法的任务。思想和語言之間存在着內部的联系,因此邏輯和語言之間也应当存在着內部的联系。語法范疇应当建立在邏輯范疇的基础上面。邏輯只有

一种，因此語法范疇也应当只有一种。他們沒有想到語言虽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但是同一个思想內容，在不同的語言里可以有不同的表現法；并且語言是不断地发展的，同一个思想內容，在同一种語言的不同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現法。他們把語言看作不可变易的邏輯范疇的表現，因此断定語言也是不可变易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沒有科学根据的。

語文学語法和唯理語法，在本質上，都同样是語言科学以前的語法，都同样是与发展的原則无关的。

其次我們說到語文学。

虽然在很早的时期，在希腊亞历山大里亞就已建立了一个語文学学派，但是語文学之成为一种学术运动，还是由德国的沃尔夫（F. A. Wolf）于1777年发起的，以后就一直沒有間断地繼續着。在他們看来，語言并不是他們所研究的唯一对象，而只是用来确定、解釋和批評古代典籍的手段。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語言去研究文学史、古代的风俗习惯和制度等等。他們有时也接触到一些語言学的問題，但那主要只是为了比較各不同时代的文献，确定每个作家所特有的风格，解讀古代碑銘里所用的語言。他們所关心的只是一些古代的書面語言，尤其是古代的希腊語和拉丁語，各种活的語言和方言，在他們看来，是毫无价值的。当然，他們的这种工作对于古代語言和各种語言史的整理和研究也曾有过一定的貢献，并且为以后的历史語言学鋪平了道路，但还不是眞正的科学的語言学。

2. 語言学的建立

語言研究之能成为一种眞正的科学，实始于十九世紀的头二十五年。那时有些語言学者采用历史的和比較的方法寻求語言的来源和亲属关系，于是产生了科学的、历史的語言学。

这一类著作最早的应該算是丹麦拉斯克(Rasmus Rask)于1814年完成，1818年出版的那本《古代北方或冰島語言起源的研究》。他在这本書里开始对語言的語法現象作了比較的研究，并且建立了語

音对应的規則，但在当时并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1816年，德国法蘭兹·僕葆(Franz Bopp)的«論梵語动詞变位系統的比較»出版，就这几种亲属語言的动詞变位作了有系統的比較研究，奠下了印欧系語的基础。1833年他还写了一本«梵語、羅德語、阿尔明尼亞語、希腊語、拉丁語、古斯拉夫語、峨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把研究的范圍更扩大了。跟着雅各伯·格里木(Jacob Grimm)的«德語語法»出版于1819年，第一次把日耳曼諸語言語音变化的历史性的公式定了下来，即所謂"格里木定律"。俄国沃斯托可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остоков)的«斯拉夫語言論»出版于1820年，就斯拉夫諸語言的材料，作了关于語法，尤其是历史語音学問題的討論。其后繼續做这种工作的很多，其中有些是只限于某一語族的，如狄慈(Diez)的«罗馬系語語法»(1836—1838年)，邱斯(J. K. Zeuss)的«克勒特語語法»(1853年)，米克洛錫克(F. von Miklosick)的«斯拉夫族諸語言比較語法»(1852—1875年)等；有些是涉及整个印欧語系的，如施来赫尔(A. Schleicher)的«印度日耳曼語比較語法綱要»(1861年)、勃魯格曼(K. Brugmann)的«印度日耳曼語簡明比較語法»(1902—1904年)，梅耶(A. Meillet)的«印欧系語比較研究导言»(1908年)等。现在除印欧系語外，其他如含姆塞姆系語、芬蘭烏格利系語、伊伯利亞高加索系語、汉藏系語以至班图系語等也有人着手研究了。

3. 普通語言学及其派別

以上所說的只是一般語言学家对于各系語言的比較研究。由于这种語言的历史的和比較的研究，逐漸从它們的詞汇、語法構造、語音構成、語音变化各方面湧現出了語言的各种現象，找到了語言的生命，产生了普通語言学。普通語言学的使命就是要在理論上說明这些过程，并把各种个别語言和有亲属关系的語系的研究結果加以概括化。

关于普通語言学的作家，最早和最重要的应該首推德国施来赫尔和繆勒(Max Müller)二人。施来赫尔不只是一个比較語言学的实

际研究者，并且是一个語言学的理論家。他的«印度日耳曼語比較語法綱要»把由樸葆建立起来的比較語言学加以系統化，使人更清楚地認識到它的面貌。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几本关于語言学理論的書，如«語言比較的研究»(1848—1850 年)、«語言的意义» (1865 年)等，把实际工作提高到理論来，繆勒的«語言科学講話»出版于 1861 年，綜合了前人研究的結果，使成为一种有系統的理論。他們倆都把語言看作一种自然增長的有机体，要求把語言学列为自然科学。經过他們的努力，語言学的园地扩大了，并且逐漸丰富了起来，虽不能說完全沒有一点貢献，但一般地說来，他們的研究还只是比較的，而不是历史的。他們研究印欧系各种語言，于它們之間找到了一些对应的規則，但是因为他們把語言的发展只看作有机体的自然增長，所以对于許多語言事实間的关系就說不出一个道理来。他們在普通語言学里構成了一个自然主义学派。

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漸有人注意到語言发展的条件，認識到語言間的对应不过是語言現象的一面，比較只能算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語言的历史才是眞正的目的。在这一方面，罗馬族語言的研究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它們有一种很确定的拉丁語做印証，材料比較具体，易于找出語言发展的过程。不久，“新語法学派”成立，其中成員如勃魯格曼 (Brugmann)、奥斯脫霍夫 (Osthoff)、保罗 (H. Paul)、西佛士 (E. Sievers)、德尔勃呂克 (Delbrück)、雷斯琴 (Leskien)等都是德国人。他們企图把語言比較的結果貫穿到語言发展的程序上去。保罗的«語言史原理»出版于 1880 年，用历史观点解釋語言的发展，認为語言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語言的历史。可是他对語言发展的原因認为只是由于說話者个人的心理作用，实际語言只存在于个人当中，在普通語言学里面造成了一种个人心理主义学派。

十九世紀末以至二十世紀初是法国心理社会学主义最兴盛的时期。这一学派以瑞士索胥尔 (F. de Saussure) 和法国梅耶 (A. Meillet) 为代表。他們都認为語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語言与言語不同。語言是社会的，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圍；言語却只是属于个人的

动作，是心理物理的。語言学中以同时語言学即描写語言学为重要，因为它把語言作为一种系統去研究；历时語言学即历史語言学只居于一个附属的地位，只研究系統里一些零散的事实，沒有自己的目的。

心理社会学主义进一步发展变成了結構主义語言学。这一学派由馬德修斯(V. Mathesius) 发起，以布拉格語言学学会为活动中心，其后移到丹麦哥本哈根，以布龙达尔 (V. Brφndal)为代表人物。他們着重研究語言的結構，寻求語言中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含有很濃厚的反历史主义的色彩。

此外另有一种唯美主义語言学，为德国浮士勒(K. Vossler)所主張。他認为語言只是个人的精神創造，要求把风格論列为語言学里面的一个基本部門。

4.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是普通語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所說的只是普通語言学里面一些主要的派别，都是由西方資本主义国家資产阶級語言学家造成的。他們的理論对于語言学的成立和发展虽不能說完全沒有一点貢献，但是由于他們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的限制，里面就充满了許多唯心主义的論点。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在理論上是以辯証唯物主义的原則为指針的。这就是它与唯心主义語言学根本不同之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他們的經典著作中(如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佛蘭克方言»、列宁的«哲学笔記»、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民族問題»、«民族問題与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早就曾向我們提出了許多有关語言的本質、起源和发展的宝貴的原理和見解，使从事語言学研究的在解决語言学理論問題时得到了正确的指示。但是应該指出，上述的这些理論，在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并不是特别考慮的对象，而是他們在分析哲学的基本問題时附帶地提出来的。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在語言学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出現了許多优秀的語言学家和語言学著作，但中間也出現过一些偏向，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尔的《語言新学説》。馬尔主張語言是上层建筑，語言是有阶級性的，語言的发展須經过爆发等。他的这种庸俗的唯物論使苏联的語言学受到了不良的影响，尤其是他和他的門徒們所采取的一种軍閥式的手段，曾使苏联的語言学一度陷于停滞的状态。

1950 年 5 月至 7 月，苏联的語言学界在《眞理报》上展开了一次有关語言学問題的討論。为了回答一些青年語言学家的要求，斯大林先后发表了三篇有历史意义的著作：《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論語言学的几个問題》、《給同志們的回答》，其后結集起来編成一本單行本叫做《馬思义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一方面粉碎了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唯心理論，另一方面揭露了馬尔所謂“語言新学説”的庸俗唯物論和非科学的性質，把馬克思主义貫輸到語言学中去，使許多有关語言学的中心理論問題得到了經典式的解决和高度科学性的闡明。

斯大林的这些著作要求我們对語言事实作深刻的和公正的分析，敎导我們无論在語言事实的分析方面，或者在分析的解釋方面，都要排除一切自以为是的横暴的态度；它們为語言学創造了必要的方法論，使語言学能成为一种精确的社会科学。

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础，确定了它的发展的方向，标誌着一般語言学思想特别是普通語言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

5.我国語言学及其发展前途

我国自周秦时代起就有人注意到关于語言文字的問題，如荀子、孟子、公羊高等都曾有过一些关于語言本質、語言事实的精辟的議論。汉朝以后，語言文字的研究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这种学問叫做“小学”，內分文字学、訓詁学和音韵学三部分。文字学以

字形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訓詁学以字义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音韵学以字音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历代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很多，著作很丰富，在某些方面成就也很大，尤其是关于訓詁和音韵这两方面的，但究其实多是属于語文学的，目的只在对古書作注释和校勘的工作，对人民大众所用的活的語言多存鄙視的心理，不願加以研究。

自1804年鴉片战爭失敗后，有些先进的人士醉心于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所謂"新学"，派遣了許多留学生到西欧、美国和日本去留学，其中有些是留心到語言文字問題的，不断地把他們的学說介紹到中国来，也出版了一些有关語言文字研究的書籍，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严复的《英文汉詁》等都是其中比較有价值的。"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話文，更把語言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逐漸有人注意到現代汉語、汉語历史的研究和各地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在这些方面出版了不少的書，也搜集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可是他們的理論多是从西方資本主义国家搬运过来的，正如馬叙倫先生于《学习斯大林的語言学說》一文中所說的："別人說我們的語言沒有文法，就有人承認我們沒有文法；別人說汉語是單音节的孤立語，就有人跟着把單音节性当做汉語不可改变的特性。語法的研究在过去也老在各西方語法的圈子里翻跟头"，① 这些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說影响的結果。另一方面有些語文工作者也直接或間接多少受了些馬尔"語言新学說"的影响；認为語言文字是有阶級性的，特别表現在1934年左右关于"大众語"和拉丁化新文字的討論上面。中国共产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則的政党，向来对于語言文字的研究就很重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在科学院里設立了一个語言研究所，从事和領导全国的語言研究工作。1950年斯大林关于語言学著作发表后，在全国范圍內得到了很好的反应，掀起了学习的熱潮。跟着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論：《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

① 見《中国語文》，1953年6月号。

爭》，幷用整半年的时間刊載了呂叔湘、朱德熙二先生的《語法修辞講話》，使汉語語法的学习和研究普遍地开展起来。目前我們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如現代汉語和汉語史的研究、汉語方言和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文字改革和扫除文盲的步驟和方法的研究、語文教学方法的研究等等都等待着我們去做。而在进行这些工作时正确理論的指导是不可少的。我們的苏联朋友穆德洛夫于1952年《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第3期发表过一篇文章《斯大林关于語言学的著作发表以來的中国語言学》，①里面有一段話这样說：“現在，中国語言学家的力量已經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結起来了。他們手中已經有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唯一正确的理論根据——斯大林关于語言的学說。我們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中国学者將尽一切努力使語言学不再落后于其他各种科学”。这不仅向我們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幷且給了我們无限的鼓舞，增加了我們无限的信心。

① 譯文見《新建設》，1952年9月号。

第二章　語言学的对象問題

一　語言是語言学的对象

語言学是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

語言学的对象，語言，无疑地是一切科学中最复杂的一个。我們碰到一种語言，最先令我們注意到的只是一些声音，一些物理現象。这些声音是由人体的各个不同的器官如肺、喉头、舌、小舌等等联合起来发出的。它們的来源是由于人体的生理的作用，我們要把这些器官仔細研究才能把它解釋清楚。声音由說話者的口达到听話者的耳都紧密地和一系列的心理过程联系着。在語言中每一組声音都有一种意識狀态和它相适应。这就牽涉到心理的問題。这个联系可以由声音到概念，也可以由概念到声音，那就是說，或則別人发出这組声音，我們听了馬上在我們的腦子里喚起相适应的概念，或則我們的腦子里先有这概念、然后用声音把它表达出来。声音和概念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但在交談中我們却可以分別走这两条路。无論如何，这是跟心理有关的。在說話者方面也好，或在听話者方面也好，每一組声音都是跟一定的語言概念相联系着的。所以我們說任何人的言語活动都須經过心理、生理和物理几个过程。

以上所說的只涉及言語活动在个人方面进行的情况。但單从个人方面观察解决不了語言本質的問題，因为我們为什么用这組声音来表达这个概念而不用別的呢？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因此語言就有它的社会的一面。一个人說話并不是为他自己說的，而必須得到別人的了解。我們听到人家說話能够了解他的意思，也自有一定的条件。一个人的說話是否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語言？整个社会的語

言和个人說話間的关系怎样？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問題。

此外，任何語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任何語言都是在时时刻刻地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的。語言发展的結果，就时間上說，就有古語和今語的不同，就空間上說，也可能有各个方言甚而至各同族語言的差别。在这种錯綜复杂的关系中，有些人把語言看作一种永恒不变的，尽美尽善的人类的創作品，一种“ergon”；有些人把它看作一种創造的力量，一种活动，一种“energeia”。这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表現在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唯心理論当中。我們以下將分别加以陈述，然后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是怎样解决这些問題的。

二 施来赫尔和繆勒的自然主义

关于自然主义的語言学家，我們可以德国的施来赫尔和繆勒二人为代表。

1.施来赫尔和他的自然主义

施来赫尔是 1821 年生于德国波恩 (Bonn)的，1868 年去世。他自小即热心于方言和民俗的搜集和研究，長大后能通曉許多种語言，尤精于古斯拉夫語和立陶宛語。他曾到过立陶宛从农民的口中搜集了許多民歌和故事，后来到捷克去担任布拉格大学教授，能直接用捷克語会話。他并且能說俄語，对許多种語言有直接的知識。他自称是一个純粹的“glottiker”，即“語言学家”的意思。

除語言的学习和研究外，施来赫尔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深感兴趣。他在杜宾根 (Tubingen) 念書的时候就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热心的附和者，晚年尤同情于达尔文的学說，极力为它宣揚。这对于他的語言学理論的建立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施来赫尔不只是各种具体語言的研究者，并且是一个語言学的理論家，在許多著作中对語言学理論的根本問題好象也曾发表过一些精辟独到的見解。比方他說过在科学中只有通过严格客观的观察

建立起来的事实和根据这些事实作出的結論才是有价值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所用的方法确也比他的許多前辈如葆樸等的严密了一些，可是在論到語言的本質时就要露出了他的馬脚。

語言的本質是什么？施来赫尔对这問題的理解是前后矛盾的。他于1848至1850年曾在波恩出版过一部«語言比較的研究»(Sprach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在这部書第一冊的緒論里，他說："在語言的領域里我們所看到的变化确定地是历史的，跟我們在自然界里所观察到的变化毫无相同之处，因为，自然界的变化无論怎样地是多样性的，但总显示出一种不断的重复的循环，（黑格尔語），可是語言，正如一切心理的东西一样，在它里面我們却可以看到一些以前从沒有过的新的东西。动物和植物屡代相同；动物的技能是沒有历史的，而人类的艺术却是有历史的。語言的特点是人类的和心理的，所以它的发展就与历史相同，因为它們都不断地向着新的狀态前进"。这里面有許多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是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說語言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一点却有可取。可是在同一部書的第二冊里，他却把这見解大部分放弃了。他在这里强調了語言的"自然"的性質。比方他說："真的，語言有它的'將来'，这'將来'就詞的广义来說也可以叫做历史，但这历史的最純粹的形式我們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長里找到。語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圍，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圍。假如我們要发現語言科学的方法必須从这一点出发"。① 1853年他还出了一本«达尔文学說和語言学»，堅持着語言是物質的东西，眞正自然界的物体，最后更明显地提出："所以，Glottic，或語言学，是自然科学之一种，它的方法大体上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同"。他在这里是把方法和对象混而为一了。

施来赫尔这样把語言看作一种自然界的物体，把語言列为自然科学，当时曾遇到过許多人的反对。他为了自我辯护，又写了一本

① 施来赫：«語言比較的研究»第二冊，第21頁。

《論語言对于人类的自然历史的意义》，把他的自然主义的观点提到了最高峯。他說："任何器官的活动，比方消化器官，或腦，或筋肉的活动都有賴于那器官的結構。各种物种，甚至个体，它的跑路的方式显然是要受他的四肢的結構制約的；器官的活动或功能儼然只是器官本身的一面，虽然現象的物質的原因不常常是科学家用刀或显微鏡所能发现出来的。跑路是这样，語言也是这样；因为語言不过是我們用耳朵听得到的一种由腦、語言器官，和它們的神經、骨头、筋肉等等所構成的物質的复合体的动作的結果。但是解剖学家还沒有办法找出这些器官与不同的民族相适应的不同的結構，比方把法国人的器官和德国人的器官区别开来。因此我們对于語言的本質的研究只能滿足于它們的可能听到的声音，而不能探究它的物質的前提"。这样看来，施来赫尔似乎相信人类的腦和語言器官的構造的不同就是語言的本質的所在，只因为我們沒有适当的方法去考察这些隐藏着的結構，所以不能不滿足于只就它在外部表現出来的声音把它当作一种可以听得到的說話去研究。他完全漠視了語言的社会的作用，完全漠視了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人們用来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語言并不是一种單純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社会的行动。我們說一句話必須使听話的人能够了解才能发生作用。施来赫尔只就腦和語言器官的結構去了解語言是决然摸不到語言的本質的。

并且施来赫尔所說与不同的民族相适应的不同的器官的結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說有了这不同的器官的結構就只能說某一民族的語言，而不能說另一种語言呢？那末假如一个法国的小孩，自小即長大于德国，他只会說德国的語言而不会說法国的語言，那应該怎样去解釋呢？

施来赫尔对于这一类的問題也有他的回答，他說他怀疑一个人能够把另外一种語言学得十全十美，这样的情形只有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改換了自己的母語才有可能，可是"这样他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腦和語言器官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假如某甲能把德語、英語、法語都說得和写得一样好，那又怎样

呢?

施来赫尔起初怀疑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后又說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因为这三种語言同属于一个語族,由某一較广泛的观点看,也可以說是同一种語言的不同的品类,但他否認一个人有可能在同一程度上精通汉語和德語、或阿拉伯語和霍登托脫語等等,因为这些語言在"內在的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里,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精通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語族的語言的人。

末了,施来赫尔虽不能不承認人类的語言器官在某种程度上的柔性,可能获得它起初所沒有的活动,但他却坚持着在語言中某一确定的功能仍然是唯一最自然的,并且說:"所以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完滿地获得一些外国語的可能性并不能駁倒我們对于語言的物質基础是在于腦和語言器官的結構的看法。"

无論如何,施来赫尔这样只从腦和語言器官的結構去看語言是不能使我們得到任何关于語言是什么的概念的;从这方面也不能使我們深入去研究語言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

施来赫尔所受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尤其是表現在他对于語言分类的問題上面。大家知道黑格尔的邏輯对无論什么都是用"三"来区分的,因此施来赫尔对于語言也把它分成三类,即孤立語、黏着語和屈折語,把他的前辈樸特(Pott)的四分法中的黏着語和合体語并为一类成了三类。在他看来,决定語言本質的只有两个要素,即意义(bedeutung,內容)和关系(beziehung,形式)。因为任何語言都不可能只表示形式,于是得到了以下三类:

(一)只有声音表示意义,用詞的次序表示关系的,叫做孤立語(或詞根語);

(二)用声音表示意义和关系,但是形式的要素显然附黏在詞根上面,并且是不可变的,叫做黏着語;

(三)意义和关系的要素溶合成一个較高的統一体,詞根可以起內部变化,或用附加法来表示形式的,这种語言叫做屈折語。

施来赫尔并且把这三类語言列成了一个类似数学的公式，比方用 R 来代表詞根，P 来代表前加成分、S 来代表后加成分，x 提高一点来代表內部屈折，那末，因为孤立語只有詞根，一个句子就可以列成 RRRR……，在第二类黏着語里，一个詞可以有这样的公式：Rs，或 pR，或 pRs；第三类屈折語的公式可以是 $pR^{x}s$ 或 $R^{x}s$ 等。

依照施来赫尔的見解，这三类語言不只可以在各現代語言中同时找到，并且可以代表語言发展的三个阶段："历史上的順序（Nacheinander）与系統的并列（Nebeneinander）相当"。他并且認为屈折語是一切語言所能达到的发展的最高阶段；用屈折的形式来表示关系是語言中最完善的；这种語言已有效地实現了它的用忠实的声音形象来表达思想的目的；但是一种語言在能够成为屈折語之前必須經过孤立語和黏着語这两个时期。他这个理論是不是由历史事实归納出来的呢？我們能够不能够就現存的任何屈折語的历史中把它的黏着語和孤立語的阶段跟寻出来呢？施来赫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說，最早期的拉丁語和現代各罗馬族的語言都属于同样好的屈折語的类型。这在名辞上显然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調和的矛盾，因为我們知道現代各罗馬族的語言并沒有古拉丁語的那种屈折的形式。为了解釋这相反的事实，施来赫尔却抄了他的老师黑格尔的一句話說：历史是在人类"意識到了它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才开始的，而这种意識却在語言有了完备的发展之后才成为可能，因此語言和历史是在人类活动的相連續的阶段中形成的，并且因为历史和历史記載，即文学，是同时产生的，于是施来赫尔换个口吻說，自从文学出現后，語言的发展就停止了；从此以后，語言已成了定型，它已不再是人类理智活动的目标，而成了理智活动的手段了。从这时候起，我們就再也看不到任何語言还在发展，或变得更完善些：在有史时期，任何語言都走了下坡路，語言的历史就意味着語言的腐朽，因为它随着人类心灵的逐漸向着更大的自由进化而被降服了。

施来赫尔这种語言的进化观显然都是以黑格尔哲学做基础的。黑格尔的辯証法說发展，他也跟着說发展；黑格尔哲学里有所謂"絕

对观念”，他也把它运用到他的語言发展的三阶段上去，說語言的屈折类型是語言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阶段，語言已达到了它的最后的、完全完成了的阶段而停止了发展．等到他看到与事实不符时，那只好說是語言的腐朽，語言的退化了。这其实是沒有任何科学的根据的。任何語言都有它的特殊的語法体系．語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語法体系也随着語言的发展而得到改善；語言的发展首先表現在詞汇的日益丰富．語言的发展是有它的內部規律的，我們不能只就語言的語法体系而判定某种語言是进化或退步。施来赫尔的这种語言“进化观”，也和黑格尔哲学一样，是以种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因为在他看来，屈折类型既是語言发展的最高阶段，那末其他类型的語言就都是落后的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的。他在这方面就犯了一个原則上的錯誤。

2.繆勒的自然主义

施来赫尔的自然主义观点到了繆勒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于1861年把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所作的关于語言学的演講稿整理成了一本《語言科学講話》(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正式提出要求把語言学列为自然科学；他認为語言学所研究的应該是人类語言的本質、起源和发展，跟作为一种历史科学的語文学截然不同。

繆勒根据什么把語言学和“作为一种历史科学的”語文学对立起来呢？

他說人类的知識，就所用的題材来說，可以分为自然的和历史的两大类。自然科学要处理的是“上帝的作品”，而历史科学要处理的却是“人类的作品”。比方光学，包括一切有关光和色的規律，是屬于自然科学的，而繪画学，包括它的一切技术和調色的規律，因为是人类所創造的艺术，所以屬于历史科学。語言学虽然是由語文学者創立的，但是按詞的通常意义来說，实际上毫无相同之处。語文学，无論是古典的或东方的，所牵涉到的无論是古代的語言或近代的語言，“开化的”語言或“未开化的”語言，按詞的最严格的意义来說，无疑地

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在它里面，語言只被看作一种手段。古典学者利用希腊文或拉丁文，东方学者利用希伯萊文或梵文，或任何其他的語文，只把它当作一种用来了解古代文化遺产的鑰匙，当作一种用来从時間的墳墓中把各时代、各国度的偉大人物的思想发掘出来的法术，当作一种用来跟尋人类社会的、道德的、知慧的和宗教的进步的手段。同样，我們研究活的語言，也不是为了这些語言而去研究它們的語法和詞汇，而是为了它們的实际用途。我們利用这些語言，只把它們当作一种介紹信，介紹我們去認識欧洲諸主要国家的最好的社会和最好的文学。語言学却不然，它并不把語言当作一种手段；語言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唯一的对象。完全沒有产生过任何文学的方言、“未开化”民族的俗言俚語、霍登托脫語的吸气音、印度支那系語的声調变化，都和荷馬的史詩、西塞祿的散文一样重要，并且为了解决我們的某些問題，或可以說是更重要。我們不是要懂得許多种語言，而是要知道語言，知道語言是什么，它怎样能成为思想的工具或器具；我們要知道它的起源、它的本質、它的規律；我們搜集我們所能得到的一切語言事实，把它們加以安排和分类，为的就是要达到这一种知識”。①

繆勒这样把語言学和語文学加以区分，認为語言学以語言为研究对象，而語文学却以語言为手段是对的；他承認沒有文学的活語言在語言研究中有特殊的价值并且可以說是他的一种功績。但他說語言学是自然科学，語文学是历史科学而把它們对立起来却是沒有根据的，因为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无論把它当作研究对象的語言学或把它当作手段的語文学都只能屬于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可是他何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他首先認为自然界是沒有进化、不能改善[illegible]物学家今天所看到的花和开始时的一样。十九世紀的[illegible]并不比早期的更有規則。我們現在的夜鶯唱歌并不比希腊[illegible]代的更好听些”。[illegible]是語言

---

① 繆勒：《語言科学》，1899年，倫敦，卷上，第24頁。

② 同上，第32—33頁。

怎样呢？他跟着說："假如我們考慮到世界各部分用方言和地方上的变体說出的許多語言，假如我們观察到这些語言在許多世紀当中所受到的巨大变化，比方拉丁語怎样变成了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蘭西語、罗馬尼亞語等；拉丁語又怎样和希腊語、克勒特語、条頓語(按即日耳曼語)、古斯拉夫語、印度和波斯的許多古代的方言等同出于一种更早的語言，即整个印度欧罗巴或阿利亞系語的"母亲"，…… 那末在語言里面就好象有一个历史的生命。这語言的历史的生命，人类的意志和时間的威力假如不能說出它的实質，最少好象能說出它的形式"。① 此外，他还举出了許多具体的例証說明古代的英語不同于近代的英語，"可見語言与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不同，是很容易起历史的变化的，所以把它跟其他自然科学的題材一样处理显然是不妥当的"。②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又說："这些都不是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長；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語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說，沒有历史，而只有增長"，③ 因为"首先，我們必須考慮到，語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要改变語言的規則，或隨意創造新的詞語，將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規律，或使我們的体長增加一分一寸一样地困难。一个人要懂得自然界的規律，并且服从这些規律，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同样，詩人和哲学家也要懂得語言的規律，并且服从这些規律，才能成为語言的主人"。④

此外，他并且举出了两个例子来說明这一点。第一个是关于罗馬国皇狄伯里烏斯(Tiberius)的。他有一天說話时用錯了一个字眼，他的大臣馬尔克魯(Marcellus)是一个語法学家，責备他不应該这样說，剛好有另一个語法学家叫加比多 (Capito) 的也在那里。他說那皇帝所說的是好的拉丁語，假如現在不是，不久就会是的。馬尔克魯

① 穆勒：《語言科学》，1899年，倫敦，卷上，第33—34頁。

② 同上，第38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9頁。

是一个严格的語法学家，不喜欢阿諛逢迎，回答說："加比多是一个謊者，因为，陛下，你可以把罗馬帝国的公民权授給任何人，而不能授給一个字眼"。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日耳曼族的西儿斯門德(Sigismund)皇的。他有一天主持会議，用拉丁語向到会的代表发表演說，劝告他們設法消除胡錫特派（Hussites）的分裂，說："Videte Patres, ut eradicetis Schismam Hussitarum"（神父們、設法消除胡錫特派的分裂吧）。說罢，一个修道士毫不客气地站起来糾正他說："陛下，Schismam(分裂)这个詞是中性的呀"。那皇帝很鎮定地問他說："你怎样知道的？"那修道士說："亞历山大加魯(Alexander Gallus)說的。""亞历山大加魯是誰？"那皇帝問他。"亞历山大加魯是一个修道士，"那修道士說。于是那皇帝說："好，我是罗馬帝国的皇帝，我相信我的話并不比任何修道士的坏。"这句說話引起大家鬨然大笑。无論如何，这个詞直到現在还是中性的。由此可見語言与法律、宗教、艺术等不同。一个皇帝可以变更社会的法律、宗教的形式或艺术的規律，但不能改变語言里的一个字眼或一个語法形式。①

繆勒甚至認为語言可以离开人們的政治历史而單独研究。他說："无可否認，在自然科学中，沒有一种是象語言学一样是跟人类历史有这样密切的关系的。但是这样的关系，虽有程度上的不同，在别种自然科学研究和人类历史之間也可以找到。比方在动物学里，知道某些动物在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哪一个国家，为了什么目的被人豢养而变成了家畜是相当重要的。……植物也和人种一样，各有它自己的国土，比方黄瓜之出現于希腊，橘子和樱桃之在意大利，馬鈴薯之在英国，葡萄之在开浦(cape)，也只用历史才能充分說明。語言历史和人类历史間的关系虽然更密切，但不足以把語言学排斥于自然科学之外。我們說到英国的語言，无疑地应該知道一些关于英倫的历史才能了解这种語言的現狀。但是不知道历史也可以研究語言，因为語言自然会把这些历史告訴我們。在英語詞典里我們可以找到

① 繆勒：《語言科学》卷上，第 39—40 頁。

許多关于克勒特語、諾曼地語、希腊語和拉丁語的成分，但是沒有一滴外来的血曾經灌輸到英語的結構系統里去。語法是語言的血液和灵魂，現在英国人所說的英語的語法和日耳曼沿海盎格魯人、撒克逊人和大陆上說特蘭人(Juts)所說的一样純粹和沒有混合过”。①

那末，語言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呢？繆勒認为一切語言变化的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方言的重生，一个是語音的衰敗，而归根結底却只有一个，因为方言的重生是由語音的衰敗来的。“語言的眞正的和自然的生命体現于它的方言里面”，包括地方上的变体和各阶层以至一个家庭、某个个人的特別用語。語言之所以成为書面語言，作为書写文学的工具只是一种偶然之事。現在大多数語言还沒有文字，沒有文学。語言成为文字后虽然对自然的方言施以威力，但直到現在还沒有办法消灭它們。方言的产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②

繆勒的这种对于語言的看法当然有許多地方是不正确的：

首先，他認为自然界沒有历史，只有艺术、宗教、法律等才有历史，企图从这里找出应該把語言学列入自然科学范圍的根据是不科学的。其实自有自然界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不断地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的。恩格斯說过：“整个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体，由沙粒到太阳，由原生生物到人，都是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中，处在毫不間断的流动中，处在始終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中”；③又說：“自然界中一切現象归根到底是辯証式地发生，而不是形而上学式地发生；自然界不是在永远一样的經常重复的循环週里运动着，而是經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該指出达尔文，他給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一个极有力的打击，因为他証明整个現代有机体，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內，都是延長到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④自然界的历史和艺术、宗教、法律等的历史虽然有性質上的不同，但

① 繆勒：《語言科学》卷上，第 43—44 頁。

② 同上，第 55 頁。

③ 《馬恩全集》俄文本，第 14 卷，第 484 頁。

④ 同上，第 23 頁。

都是不断地发展着的，因此繆勒对于历史的了解是沒有科学根据的，他把人类的知識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类也是不合乎科学原則的。

其次，为了証明語言与法律、宗教、艺术等不同，为了說明語言学应該列入自然科学范圍，繆勒不憚煩地举了許多例子来解释語言沒有历史，而只有增長。可是我們看在他所举的这些例子中，哪一个不是由于社会发展的結果而引起的語言的变化呢？假如这不是語言的历史，那末，什么才算是語言的历史呢？他說自然科学所要处理的是"上帝的作品"，那末語言是不是"上帝"所創造的呢？他始終不敢正面回答这个問題。

再次，繆勒說語言之所以只有增長，沒有历史，是因为語言的变化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語言的生命体現于方言，方言的产生也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但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还不是由于社会的力量？語言依存于社会；社会发展，語言不能不跟着发展，并不是它自己能够增長，更不能用来証明語言沒有历史。方言的产生决定于历史的条件，历史条件改变了，方言并且可以消灭。繆勒認为語言变化的原因在于方言的产生，那簡直是把結果当作原因了。

3. 自然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批判

总起来說，自然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語言的变化所代表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增長过程。这种增長过程与說話者的意志无关，其自然形式表現在方言的生命中。这种看法是錯誤的。施来赫尔把語言看作一种有机体，这里面最少有两点是不正确的：(一)有机体是生物的現象，而語言是社会的現象。語言虽也有发生和发展，但与生物的增長过程不同，因为在生物中，母子可以并存，甚而至祖、父、子三代同堂，而一种語言自由另一种語言"产生"出来，或由一种方言发展起来之后，它所从来的語言或方言就不再存在，即不再被人用来做交际或交流思想的工具；(二)有机体的产生和長大是生物的过程，而語言的发展有賴于社会的发展，却是社会的过程。有机体有老、有死，是依

照生物的确定不移的法則的。語言虽然也可以"死亡"，不再作为交际工具而存在，但这不是生物学上的必然性，而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現有賴于社会的条件。由此可見施来赫尔把語言看作一种有机体是錯誤的。

其次，施来赫尔認为史前語言的发展曾經过孤立語、黏着語和屈折語三个阶段，自有历史以来語言就开始腐朽，开始退化，是含有形而上学性質的。事实上語言只有发展，只有改善，而沒有退化。每种語言都有它的历史来源。历史上找不到由孤立語变为黏着語和屈折語的事实；有史以前語言的发展是否經过这三个阶段也无法加以証明。

再次，繆勒認为自然沒有历史，只有"人类的作品"才有历史。这样对于历史的了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語言是社会的現象。語言的任务在于表达思想，交流思想，使人們达到互相了解。因此，在同一个社会里面，个人不能自行处理或任意变更現有的語詞、不能随意創造新的語言，也不能随便改变現有的語法規則。語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非任何个人所能命令或制止。繆勒虽知語言的发展与个人的意志无关，但不了解其社会的原因。

自然主义承認沒有文学的活語言的特殊价值，这是它的唯一的功績。

三 保罗等新語法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

1.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的来源

这里所說的个人心理主义是指的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对于語言的个人心理主义的观点。我們現在先来說明保罗是什么人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是怎样来的。

印欧比較語法自十九世紀初建立以后，經过葆樸、格里木、樸特、施来赫尔等人的不断补充修改，曾在各語言的語音和形态各方面找

出了許多对应的規則，进一步想根据这些規則把那原始的印歐語重建起来，并且加以解釋。經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們的确也摸出了一些結果来。比方由梵語的 émi，希腊語的 eîmi，立陶宛語的 eimi 等等，他們决定了这个詞在印歐語里应該是 aimi，其中包含有两个成分：一个是 ai，即“去”的意思，一个是 -mi，即“我”的意思，aimi 即“我去”，mi 是由代名詞 ma 变来的，成了一个动詞的詞尾；由梵語的 asvas(馬)、古波斯語的 aspa，希腊語的 hippos，拉丁語的 equus 等，决定了这几个詞同出于原始印歐語的 akva。大家認为这些都是无可更改的，确定了的，因而露出了一些驕傲自滿的情緒，比方繆勒就曾說过：“有了比較語法的光輝照耀着，一切都弄清楚了，一切都成了可以理解的了”。

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細致，他們也发现了不少的問題。比方就上面所举的例，古印歐語的 aimi 是“我去”的意思，詞尾 -mi 由代名詞 ma 变来，表示第一人称單数的动詞，由許多种語言考究起来都很适合，例如梵語 émi 是“我去”的意思，dádami 是“我給”的意思，bhárāmi 是“我負載”的意思、希腊語 eîmi 是“我去”的意思，didomî 是“我給”的意思，里面都包含有这个詞尾；但是跟梵語 bhárāmi (我負載)相当的，希腊語却叫做 phérō，里面沒有这个詞尾，这怎样解釋呢？再有，梵語 pakas 是“煮”的意思，作名詞用，表示“煮”这个意思的是詞根 pak-，-as是表示这个詞用作名詞的詞尾；但是在 pacati (他煮)这个动詞里，詞根却不是 pak-，而是 pac-，为什么这样呢？根据格里木定律，梵語、希腊語、拉丁語的 -t-，在峨特語变成了 -đ- [ə]，德語变为 -t-，例如梵語 pitár，希腊語 patér、拉丁語 patér＞峨特語 fađer＞德語 Vater（父亲）；梵語 mātár、希腊語 mātér、拉丁語 mātér＞峨特語 mođer＞德語 Mutter (母亲)；但是在有些詞里，峨特語却变成了 þ[θ]，德語变为 -d-，例如梵語 bhrâtar、希腊語 frâter、拉丁語 frâter (兄弟)，峨特語变成了 broþer、德語变成了 Bruder。这是什么意思呢？諸如此类的事例，他們都不知道应該怎样去解釋，因而作出了任何規律都不能沒有例外的結論。古尔替烏斯(G. Curtius)

是研究希腊語和拉丁語的專家，对希腊語的研究特别有心得，連他也說語音的变化固然有許多是有規則的，但也有不少是不規則的，把它分成"有規則的、全盤的音变"和"不規則的、零散的音变"两类，因此却引起了他和他的学生間的一場辩論。

那时古尔替烏斯正主編着一种杂誌叫做《希腊和拉丁語法研究》，出了八期。有一次，他因为要到外边去旅行，特委托他的学生勃魯格曼代編。勃魯格曼在第九期上登出了他的一篇論文《印度日耳曼基础語中的鼻化領音》，主張古印欧語里有許多詞的音节是用一个鼻音做領音的，例如"十"这个詞，梵語叫做 daça，希腊語叫做 déka，拉丁語叫做 decem，峨特語叫做 taihun，英語叫做 ten，在古印欧語应該是 dekm̥。这个假設后来古尔替烏斯回来看見了大不滿意，可是文章已經印好，沒法抽出，只得在編后語里加上一条按語說这篇文章的意見不及評述，文責应由作者自負。到了第十期，勃魯格曼不肯再写文章，古尔替烏斯索性把它停刊了。

跟着，勃魯格曼和他的几个朋友德尔勃呂克、保罗、奥斯脫霍夫、雷斯琴等另出了一个刊物《形态学研究》。他于发刊詞里有一段說："离开那造成印度日耳曼語初型的滿裝着假設的环境到我們这个可以感覺到眞实性的新鮮空气里来吧。"这显然是針对他的老师古尔替烏斯說的。他們几个人于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叫做"新語法学派"或"青年語法学派"。

2. "新語法学派"在語言学研究中的原則

"新語法学派"在語言学研究中坚持着两个原則：(一)語音定律的无例外性，(二)类推作用。

根据第一个原則，他們認为任何語言的語音变化都是有絕对的規律的；縱然有些例外，这些例外也必有它的原因，也应該有一个規律，問題是在如何去发現它。比方我們在上面所举的那些例子：梵語 pitár，希腊語 patér，拉丁語 patér（父亲）或梵語 mātár，希腊語 mātér，拉丁語 mātér（母亲）和梵語 bhrātar，希腊語 frāter、拉丁語

fråter (兄弟)等虽然都有一个 -t-，但是在 pitár, mātér 等詞中，这个 -t- 是在重音之前的，所以在峨特語变成了 faþer，moþer，再变为 fađer, mođer，最后变为德語的 Vater, Mutter；可是在 bhråtar 等詞中，这个 -t- 却是在重音之后的，所以在峨特語变成了 broþer 之后已不能再变，在德語就变成了 Bruder。同一个 -t- 在峨特語和德語里有两个变法，这是因为受了在重音之前或重音之后的影响。

其次，梵語 pakas (煮)的 pak- 为什么在 pacati (我煮) 变成了 pac- 呢？原来古印欧語里只有一个簡單的 k，这个 k 在 i 或 e 之前变成了梵語 c (即所謂腭化)，然后再把那 i 或 e 拉低变为 ă，所以跟梵語 ca 的 a 相当的希腊語和拉丁語都有一个 e 或 i，例如梵語 ca＝希腊語 te＝拉丁語 que（且）；梵語 pañca＝希腊語 pente＝拉丁語 quinque (五)等等。在其他元音之前就都只有一个 k 了。

根据这些解釋，所以他們主張一切語音变化都是有規律的，如果有些在表面上看来沒有規則，那是因为我們还沒有找到它的規律。雷斯琴甚至說："在研究中，我贊成这个原則：跟正式的規則不相符合的例外，从来沒有不可用另一些規律去解決的……承認了随意的、偶然的、无法寻究的变化，那就无异等于說我們研究的对象，語言，还够不上做科学研究的对象"。

此外还有一种所謂类推作用，也可以帮助我們解釋許多語言事实演变的現象。比方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由梵語的 é-mi (我去)，dáda-mi (我給)，希腊語的 eî-mi (我去)，dido-mi (我給)等可以分出一个詞尾 -mi 来，表示动詞的第一人称單数，有"我"的意思；可是梵語的 bhrárā-mi (我負載)，跟它相对应的，希腊語却有一个 phér-ō (我負載)，这个詞尾 -o 和梵語的 -mi 就不相一致。查考其他印欧系的古代語，同这一个詞如拉丁語的 fero，峨特語的 baira，古愛尔蘭語的 biur(<beru) 等等都沒有这詞尾 -mi，可見 -mi 并不是古印欧語的最原始的形式；古印欧語的最原始的形式应該是 -o，而梵語的 bhá-rā-mi 却是由其他以 -mi 为詞尾的語詞类推而来的。

类推作用在印欧系諸語言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所謂"类推"，

即在許多紛繁的、不一致的現象当中，以一种比較常見的做标准，使不一致的变为一致的一种过程。保罗曾把它列成了一个簡單公式，叫做保罗比例式，如下：

$$a:b=c:x \qquad X=?$$

这个比例式可以用来套到任何类推的事例当中去。比方拉丁語的 senatus（元老院）一詞，它的属格应該按照第四类变格法变为 senatus；可是由于拉丁語里許多以 -us 为詞尾的名詞，它們的属格都是按照第二类变格法变为 -i 的，如 animus: animi（精神），Paulus: Pauli（保罗）等等。用这一个形式做标准，于是 senatus 的属格在民間拉丁語里也变成了 senati。我們可把它列成以下的一个公式：

animus : animi = senatus : x　x = senati

上面所說梵語的 bhárā-mi 我們假設它起初并沒有这詞尾 -mi，而 bhárā-mi 这个形式却是由其他以 -mi 为詞尾的語詞如 é-mi, dáda-mi 等类推而来的，那末也可以把它列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如：

dáda : dádami = bhárā : x　x = bhárā mi

保罗和"新語法学派"諸人相信用这两个原則可以解决一切語言变化的問題，不只語音、形态、構詞法可以适用，造句法方面也可以适合。換句話說，他們相信一种語言，无論是在語音、形态、構詞法、造句法、詞汇任何方面，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定的規律。这些規律是絕对的，不容許有任何例外；假如有例外，那就是属于另外的一个規律的，只要我們把它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出来就可以加以解釋。

3. 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

保罗是"新語法学派"里面的一个理論家。他根据上面所說的原則写有一本《語言史原理》，广泛应用类推法去解釋各种語言发展的現象。他認为語言学的任务就在研究語言的历史；語言学和語言史是相等的，因此他所謂《語言史原理》其实就是語言学原理。

保罗在这本書里还强調指出研究事物发展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只在語言科学是这样、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是这样，

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的.我們要用历史的观点,找出它的发展的規律,才能解决它在某种經常的力量,某种关系的条件之下有发展的可能这个問題。

保罗这样用历史的观点去說明語言发展的規律性本来是正确的,可是他对于語言本質和发展的理解和他所广泛采用的类推作用的解釋却是沒有科学根据的,錯誤的。

他說在古印欧語未分裂以前,并沒有詞根、詞干、詞尾的分别,而只有一些現成的詞;人們在使用时并沒有想到它們的組合的性質。这些現成的詞構成了一个仓庫,每个人說話时把他所要使用的提取出来。在那仓庫里并沒有詞干、詞尾这样的东西,讓說話的人好按照不同的場合構成所需要的形式。他所使用的每一个形式不一定是他已經听到过和在心里記下来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相反地却能够自己構成名詞的变格和动詞的时制等等;这些名詞的变格或动詞的时制有些是他从来沒有听見过或注意到的;但是因为詞里沒有詞干和詞尾的組合,所以他可以按照他从他的同伴那里学到的一些現成的模型制造出来。这些現成的組合起初要一个一个去学习,然后慢慢地組合成一組一組,与語法范疇相适应,但是沒有經过特别的訓練就不可能很清楚地感覺到。这样的組合不但可以大大地帮助我們的記忆,并且使我們有可能創造出其他的組合。这就是我們所說的类推作用。所以,显然的,每个人說話时都不停地产生类推的形式。推类作用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即"由于記忆的复制"和"利用联想構成的新形式"。他認为把語言看作是語法和詞典里所規定的,就是說,把語言看作是一些具体的、可能的詞和形式的綜合是錯誤的,因为这样会使人忘記了語言不过是沒有真实性的抽象,实际的語言只存在于个人当中。在科学的研究里,假如要了解語言的本質和发展,是离不开个人的。要理解每个个别的口語形式的存在,我們不要問它是不是在語言里通用的,或它是否与語法学家所規定的語言規則相符合,而是要問剛采用这形式的个人是否在記忆里已經有了这形式的存在,还是他自己第一次創造出来的,如果是他第一次創造

出来的，那末是依照什么类推作用的。①

由此可見保罗是用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語言的本質和发展的。他把語言和語言的发展只看作一系列的心理过程的結果，認为語言是沒有眞实性的抽象，否認語言是具体的、可能的詞和形式的綜合，并且根据他的个人心理主义的观点，認为个別言語动作沒有历史，把語言的本質归結为語言观念的有机体；实际的語言只存在于个人当中，这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其实任何語言都是客观存在的現象，它的眞实性就存在于它本身当中。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語言，任何个人都不能不遵守它的規律。我們并不否認語言中的类推作用，但那只是語言中的一种偶然的現象。它是否能为全社会所接受，成为語言中的普通規則，要看它是否能与社会的习慣相适应。例如現在英国有些人常用 he knowed 来代替 he knew (他知道)，法国也有些人用 vous disez 来代替 vous dites (你說)，德国人用 ich springte 来代替 ich sprang (我跳)，但这些都是与社会的习慣相違的，所以会受到社会的制裁。类推作用在过去某些語言事实的演变中虽曾起过一定作用，但我們却不能用来解释一切語言事实的演变。語言和語言的发展不能以个人心理为基础，因为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并不是个人的現象，假如你今天創造几个类推形式，我明天創造几个类推形式，各不相謀，那末語言怎能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呢？

其次，保罗强調語言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而忽視了語言的靜态分析也是不正确的。他本来也承認語言的描写研究是需要的，但在实际討論中却只限于語言变化的事例。其实就是作語言的历史研究也应該以靜态分析研究的結果做出发点。沒有把各亲属語言或某一語言在历史发展各阶段上的狀态研究清楚，从整个体系中找出它們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就去作历史的研究，希望重建出它們的原始語是很困难的。然而这恰好就是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所忽略的。他們一致認为語言中值得研究的只有它的历史的演变，而每

① 見叶斯丕森：《語言，它的本質，发展和起源》，第 94 頁所引。

一个事实在整个語言体系中占着一个怎样的地位却不是他們所理会的。这是他們沒有眞正了解历史主义的意义的結果。

总起来說，保罗和他所代表的“新語法学派”承認了語言中的历史主义，这是他們在原則上的有价値的理論；但是由于他們的理論立場是由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来决定的，并且对历史主义的意义沒有正确的了解，所以不能建立語言发展的正确的理論。

四 索緒尔和梅耶的心理社会学主义

1.心理社会学主义的基本态度

普通語言学自成立以后，分成了許多派別，有些想从生理、物理方面去解释語言，有些想从心理方面去解释語言，都不能完滿地解决語言学的对象語言的本質这个問題，进一步就有人想从社会学方面去加以解释，但仍不能脫离心理学的窠臼，因而構成了一个心理社会学派。法国梅耶于 1906 年的一篇《普通語言学現狀》論文里說：“語言是一种有自主性的制度，所以要用一个純語言学的观点去确定它的发展的一般条件，这就是普通語言学的目的；它有它的解剖学的、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条件，在許多方面，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可以把語言解释清楚，并且为了建立普通語言学的規律这是必要的；但是因为語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語言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唯一可变的要素我們可以用来了解語言的变化的只有社会的变化，語言的变异不过是社会变化的結果，有时是立刻的，直接的，但常常不是立刻的，并且是間接的”。① 这可以代表心理社会学派的基本态度。

我們現在所說的心理社会学派就是指的索緒尔、梅耶和他們所代表的法蘭西学派。

① 梅耶：《历史語言学和普通語言学》論文集，1948 年，巴黎，第 17 頁。

2.索緒尔和他的心理社会学主义

索緒尔以1857年生于瑞士日內瓦一个法国人的家里，唸完中学后于1875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学唸了一年，后来轉学到德国萊比錫大学从古尔替烏斯唸語言学。他跟“新語法学派”諸人很接近，时常和他們交換意見。1878年轉学到柏林大学，就在这一年发表了他的一篇代表作《印欧系語元音的原始系統》。那时候他只有二十一岁，大家都很惊奇于他的学識的早熟。1880年回萊比錫大学考博士学位，1881年到法国巴黎任高等研究学院教授，1891年回日內瓦大学任語言学教授，1913年去世。在这期間，他沒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著作，死后他的学生巴利(Ch. Bally)和薛施藹(Sechehaye)把他在日內瓦大学的講稿整理成《普通語言学教程》一書問世，在欧洲語言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索緒尔的这本《普通語言学教程》所包括的范圍很广，除緒論外，普通原理、同时語言学、历时語言学、地理語言学和回顧語言学問題各成一部分，里面最特出的是把“言語”和“語言”对立起来，“同时語言学”和“历时語言学”对立起来。全書中都貫穿着这一个主張。

什么叫做“言語”，什么叫做“語言”呢？依照索緒尔的看法，“言語”是个人的，而“語言”却是社会的。光从字面上看这好象并沒有什么可以非議的地方，因为“言語”确实是指个人的說話，而“語言”却指一个民族或任何人类集体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不独汉語的这两个詞是这样，其他如俄語的“речь”和“язык”、法語的“parole”和“langue”也有这种情况。可是索緒尔对于这两个詞的了解却并不是这样簡單的。他認为“言語”包括心理、生理活动，如发音，严格地是个人的，“在言語里，沒有什么是集体的；它的表現是个人的和暫时的”①而語言却是“言語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既不能够創造語言，也不能够更改語言”；② 言語是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1922年，巴黎，第38頁。

② 同上，第31頁。

“人的說話的总和，里面包括：（甲）依賴于說話者的意志的个人的組合，（乙）实現这些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动作”，①而“語言”却以每一个人腦中所儲存的印象的总和的形式在集体中存在着，有点象一部詞典一样，印出許多相同的册数分派給每一个人使用”。②索緒尔在他的書中虽也談到“言語”和“語言”的互相关系，比方他說：“无疑地，这两个对象是密切地联系着，并且是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語讓人家听懂，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就必須有語言；要使語言建立起来，也必須有言語”，③可是他却主張把它們分开和对立起来。比方他說：

“語言与言語有区别，它是我們可以分开来研究的对象”。④

“把語言和言語分开来，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附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⑤

我們可以不可以把“言語”看做个人的現象，“語言”看作社会的現象而把它們对立起来呢？不可能，并且也沒有必要。

所謂“个人的”可以解釋为个人的特征、个人的特点，也可以解釋为个人所特有的。

我們不能把“言語”看作个人的現象，“語言”看作社会的現象，因为語言就表現在个人的言語活动当中。假如我們認为在个人的言語中一切都是个人的，个人所特有的，那末人类語言的任何社会性就根本談不上了。反过来，假如說語言是社会性的，这就因为在个人的言語里面絕对不是一切都是属于个人的，其中有些确定的因素，如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等等，却是对于整个語言集体都是共同的。

所以我們說把“言語”和“語言”对立起来是不可能的。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1922年，巴黎，第38頁。

② 同上，第38頁。

③ 同上，第37頁。

④ 同上，第31頁。

⑤ 同上，第30頁。

此外索緒尔根据他把“言語”和“語言”相对立的主張，并且要把言語行为的研究分为“言語”的和“語言”的两部分。他說“語言”的研究“是主要的，它以本質上是社会的和离开个人而独立的語言为对象；这种研究純粹是心理的”，而“言語”的研究却是“次要的，以言語行为的个人部分，即言語，包括发音为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①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索緒尔認为語言不过是一种符号系統。这种符号系統把“概念”和“声音形象”联結起来。語言的符号对其所表示者来說是任意的，因为概念与符号之間并沒有任何內在的联系，所以同一个概念可表以不同的符号；但是对个人来說却不是任意的，个人不能随便把它变更或修改。光从这一点看，他本来并沒有什么錯誤，并且有相当价值。因为我們要認識到这一点才談得上世界上会有各种不同的語言，才談得上語言会有变化。可是他对于“声音形象”的了解却是不正确的。依照索緒尔的見解，“声音形象”并不是指“物質的”声音，而是指的一种心理的印象，比方我們就全不动口，也可以在心中自言自語，或默唸詩篇；“物質的”声音是物理的現象，属于“言語”的范圍，这里所謂“声音形象”却純粹是心理的，属于“語言”的范圍。他因此以为科学中应該有一种專門研究語言符号的“Semiologie”（符号学），属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②这完全是錯誤的。当然，語言用声音形象来表示概念，声音就本質来說是物理的，語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就因为有这“自然物質”做它的材料。我們有时虽然可以在心中自言自語或默写詩篇，却不能把一切符号都归結为心理現象，因为假如語言符号是心理現象，就不可能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了。所以索緒尔根据这一点而把“言語”和“語言”对立起来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由于“言語”和“語言”的对立，德索緒尔并且把它联系到了同时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1922年，巴黎，第37頁。

② 同上，第33頁。

語言学和历时語言学的对立。

同时語言学又叫做靜态語言学(卽描写語言学), 历时語言学又叫做进化語言学(卽历史語言学)。关于这两种語言学的意义, 索胥尔說:

> "有关語言学的靜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同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 同时和历时分别指一种語言的狀态和一种进化的情况"。①

他并且認为"同时的和历时的这两个观点的对立是絕对的,不容有所妥协的"。②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說:

> "語言是一个系統,它所有的各部分可以并且該当从它的同时整体去考究,而語言的演变却永不涉及整个系統,而只涉及里面的一两个要素,并且只能在整个系統之外去研究"。③

我們試就他所說的举出一两个例来加以說明。

比方古盎格魯撒克遜語表示"脚"这个意思的,單数是 fōt, 复数是 fōti,它們構成一个系統 fōt:fōti; 其他如: gōs: gōsi(鵝), tōþ: tōþi(牙齿)等也是一样。其后这复数 fōti 的 ō 因受 i 的影响变成成了 ē, 于是 fōti 变成了 fēti, 最后尾音 i 脫落变成了 fēt; 卽現代英語的 feet。因此在古盎格魯撒克遜語里 fōt:fōti 成一个系統, fōt:fēt 成一个系統,現代英語里 foot:feet 也成一个系統,这些都是同时語言学所要研究的。可是由 fōti 变为 fēti, 再变为 fēt 却不成系統,它只涉及整个系統里面的一两个要素, 而沒有涉及整个系統。若从历时方面去研究, 那末就只有 fōti>fēti>fēt; 而 fōt 却并沒有跟它配合起来变化。所以索胥尔断定要把这些零散的事实如 fōti>fēti>fet 等結合在同一的学科里去研究是一种幻想。他并且說:"同时語言学研究的是联系各同时存在并且構成一个系統的各个成分間的邏輯的和心理的关

① 索胥尔:《普通語言学教程》,第 117 頁。

② 同上,第 119 頁。

③ 同上,第 124 頁。

系，这些成分是同一集体意識所感覺到的；相反地，历时語言学要研究的却是联系前后相繼的各个成分間的关系，这些成分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識所感覺到的，它們彼此互相更替，而不構成一个系統”①。

可是我們为什么說索緒尔把同时語言学和历时語言学相对立是跟他們把“言語”和“語言”相对立联系着的呢？

因为他認为語言中一切历时的演变都是由于“言語”。比方古盎格魯撒克遜語的 fōti > fēti > fēt 等就是由于“言語”所使然。他說：“在‘言語’里可以找到一切演变的萌芽：每个人起先发出一定数目的个人的东西，然后变成通用”②，又說：“語言中沒有一样东西不是先在言語里試驗过的”③。他的意思就是說語言中沒有一样东西不是先由某一个單独的个人使用过然后变成普通的。关于这一点，他又回复到个人心理主义的那个庸俗的观点了。

由上面所說的看来，索緒尔認为同时語言学以語言的系統为对象，而历时語言学的对象却不是語言的系統，而只涉及一些零散的事实。那末这两种語言学之間那一种更重要呢？他肯定地說：“……它們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在这一点上，同时的比历时的重要，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說話者的团体看来，它是眞正的、唯一的实在物。在語言学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他把語言发展的历史情景聚集起来，那末，他所看到的就不是語言，而只是語言变化的一系列的現象。人們常常肯定地說任何东西都不会比認識一个既成狀态的起源更为重要，这在某些意义上說是正确的：構成这种狀态的条件使我們明白它的眞正本質，使我們避免一些錯覺；但是这正好証明历时語言学并沒有它本身的目的”④。这样說来，他就完全否定了历时語言学卽历史語言学的价值了。

的确，在索緒尔以前，語言的靜态分析的基本方法論沒有被人認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第 140 頁。

② 同上，第 138 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128 頁。

为有意义，使历史語言学受到了巨大的損失。这些問題第一次在索緒尔的观念里得到了原則上的承認。但他这观念却不是拿历史語言学的成就来做基础，而是拿損害历史主义的当然权利来做代价的。在索緒尔看来，同时語言学比历时語言学更重要，因此古代的唯理語法和語文学語法都比历史語法优越，因为它們都把作为系統的語言做研究的对象。他并且进一步說：

"語法是把語言当作表达工具的系統来研究的……因为任何系統都不是同时跨着几个时期的，在我們看来，并沒有'历史語法'这样的东西；所謂'历史語法'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历时語言学"①。

这样一来，他簡直把历史語法的可能性都完全否定了。

历史語法其实就是研究語言发展規律的一种学問。它在語言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們不知道这些規律就无法科学地了解某种語言的系統。索緒尔这样只看重語言的普通語法而漠視了历史語法，实际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因此也是反科学的。

3.梅耶的心理社会学主义

梅耶是索緒尔的学生，1866年生于法国，1906年起繼勃雷阿尔(H. Bréal)之后任法蘭西学院教授，直到1936年死前沒有离开过。他生平著作宏富，范圍广泛，对法国語言学界影响很大。他的語言学理論主要見于他的两本《历史語言学和普通語言学》論文集。

依照梅耶的見解，語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語言的实在性虽然不是什么有实質的东西，但它还是存在的。这实在性是語言的，同时也是社会的。他說：

"它是語言的，因为語言構成一种表达工具的复杂的系統。在这系統里，一切都很牢固，个人的創新，假如只出于一时的任意，不能和語言的系統确切地相适应，就是說，假如不能和語言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第185頁。

的普通規則相調协，那么就很难在里面找到它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語言的实在性也是社会的，因为語言是属于一个确定的說話者的集体，它是同一集体的各成員間的交际工具，这集团的成員中任何人都不能变更語言；使用語言时被了解的需要使得他們要維持最大限度的同一性；个人方面只要稍有偏差，就会被人家恥笑，因而立刻得到制裁，并且在現代开化的社会里，有些語言的規則，有时虽然是相当任意的，但一旦被社会采用后，就会通过各种考試使不遵守規則的公民不能随便違背"①。

話虽这样說，可是因为梅耶認为語言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事实"，語言的变化有賴于社会結構的变化，虽然有它的自主性，而語言学实只是社会学的一部分；至于語言的发展和其他社会事实的关系如何，那就不是他所能認識的了。

此外，梅耶于上述《普通語言学現状》一文末了有几句話这样說：

"十九世紀是历史学的世紀，应用历史观点的語言学所获得的进步是惊人的；現在，社会科学正在建立，語言学应当在其中占着按其性質所应有的地位。拿社会观点去标出語言学問題的地位的时候已經到来了"②。

这会給人产生一种印象，好象历史观点是与社会观点相对立的；似乎历史学的世紀是和社会学的世紀相对立的。这种对立是沒有根据的。証明語言的社会性沒有任何放弃历史观点的必要——社会观点并不排斥历史观点。大家知道，梅耶的社会观点是拿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塔尔德、勒本等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說做基础的，对历史主义常有許多歪曲的理解。我們应該拿建立在辯証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观点来对抗那些脫离历史主义的社会观点。

① 梅耶：《历史語言学和普通語言学》論文集，第18頁。

② 同上。

五　布龙达尔的結構主义

1.結構主义的来源

索背尔等心理社会学派反历史主义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变成了語言学里面的結構主义或系統学。

結構主义这个名辞是根据二十世紀初西欧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論建立起来的，跟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心理学中的完形派 (Gestalt) 有同样的理論基础。結構主义語言学的創始人是俄国沙皇时代的特魯貝茲柯伊亲皇。他是从前莫斯科大学校長的儿子，十月革命后逃到君士坦丁堡，其后先后在索非亞和維也納担任教学，与捷克斯洛伐克馬德修斯教授等創立語言学結構主义学派，以布拉格語言学学会为活动中心。1938 年去世后，丹麦布龙达尔等繼承了他的学說，并加以发展，发刊«語言学学报» (Acta linguistica)，由哥本哈根"国际委員会"出版，作为"結構主义語言学的国际評論"。

2.結構主义的基本理論

結構主义語言学的基本理論是怎样的呢？我們最好以布龙达尔于 1939 年在«語言学学报»第一卷第一分册里发表的一篇綱領式的論文«結構主义語言学»作基础来加以分析。

他在这篇論文里首先說于十九世紀初建立起来的比較語法企图用历史方法研究远古的詞的来源和語言的譜系是由浪漫主义的兴味激发的。这一种研究的威信增加使普通語法和唯理語法逐渐失去，虽实用語法和規范語法也开始注意到了历史。有些理論家，如保罗，最后認为一切語言科学必然是历史的。他們凭着一些对"眞实的小事实"的兴趣，对确实的和仔細的观察的兴趣——这兴趣是和文学中的現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思潮相类同的——所作的比較語法和历史語法的研究純粹是"实証主义的"。他們最感兴趣的差不多完全是語

言中一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尤其是关于語言的声音。一切从具体的出发，往往在那里留恋忘返，停步不前，甚至在語义方面，这本来是一种历史的和心理的学科而不是邏輯的学科，他們也常把具体的和可以感觉到的意义看作是根本的。語言的一切被了解为言語行为的总和，純粹是生理的和心理的。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启发，并且要在方法的严格上和自然科学相媲美，比較語法变成了一种"合法的"科学；由研究的結果（大部分是历史的和語音学的）所得出的規律一天多似一天，規律的条件（空間的、时間的和結合的）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特殊。他們强调指出历史的重要性，具体的和規律的重要性。我們很容易看到这些都是"实証主义"所珍視的观念。这些观念对科学的实踐（尤其是在科学的准备、科学的組織和科学的应用方面）虽有很大的用处，但在理論方面却无疑地会引起許多严重的甚而至是无可克服的困难。由这一段話我們很容易看出結構主义語言学是反对实証主义的。布龙达尔并且說："实証主义的观念在二十世紀已为認識論最偉大的理論家所感觉到并且放弃……它再也不能启发現代科学的真正进步。在語言学里，也和在許多其他的領域里一样，新的科学精神甚至純粹是反实証主义的"。①

在另一方面，結構主义語言学是反对进化論的。布龙达尔說：

"由他們看来，一切語言都在不断地演变着、进化着。斯宾塞相信他能够替进化下一个永久的定义。在他們的观念里，进化永远朝着一个唯一的方向进行。比方在形态学方面和在語义学方面，他們时常承認永远是由具体的过渡到抽象的，而他們所設想的繼續不断的过渡却常好象达尔文一样用一些变异的增加，流动不停的事实的积累来加以解释。其实这种流行已久的观念是最武断不过的。拉郎德（Lalande）先生有充分理由排斥了'那些进化論者的錯觉'；实际上，对每一門科学最要紧的是永

① 見布龙达尔：《普通語言学論文集》，1943年，哥本哈根，第92頁。

恒的、不变的、一致的东西……"①。

由这两点看来，我們首先可以了解結構主义語言学是反对什么东西的。他們認为实証主义是贊同历史主义的，而新的科学精神却是反实証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他們反对进化論者的錯覚，而贊同永恒的、不变的、一致的东西。

我們承認实証主义和进化論都决不是充分的、完备的。实証主义否認科学的世界观对"实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否認認識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性，一切从經驗出发，而經驗的事实，甚而至严格的规定，却并不就是科学；对經驗事实的崇拜也是沒有根据的。进化論也有許多要补充修改的地方。所以实証主义和进化論确曾授人以攻击的根据，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在于要从什么立場来攻击、反对，用什么方針来"修改"实証主义和进化論。

很明显的一点是布龙达尔的立場并不是由科学的辯証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决定的；投合結構主义者心意的反实証主义和进化論的精神的却是某些法国的唯心主义心理学家如拉郎德和梅耶孙（E. Meyerson）和德国的客观唯心論者胡塞尔（Husserl）的現象学的理論。比方他說："一个孤立的規律只有相对的和暫时的价值；一个簡單的規律，哪怕是普遍的規律，永远只是用来了解和解釋所研究的对象的工具；規律——只能看作是我們的公式，常常是非常不完备的，——和客观現实的必要联系和内部联系比較起来常常是次要的"，因此，"一种科学里必要的是从时間的流变中把它所固有的对象孤立起来，分割出来，就是說，一方面要把那些可以視为固定不变的狀态，另一方面那些由一种狀态到另一种狀态的飞躍确定下来。非繼續性的变异，直到現在大家沒有認眞注意到，因为大家对于經常緩慢的和逐漸的进化的信念已經根深蒂固，可是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重要性了"②。由此可見布龙达尔虽不絕对否認发展，不絕对否認进化，但他

① 布龙达尔：《普通語言学論文集》，第91頁。

② 同上，第92頁。

却相信里面有些东西是永恒的、不变的、一致的。

这样說来，那末結構主义这个名称的眞正涵义究竟是怎样的呢？

布龙达尔在同一篇論文里說："依照拉郎德的說法，'結構'在这里使用是有一个新的特殊的意义的……它和原素的簡單的結合不同，是用来指一个由許多共同一致的現象構成整体，每个現象都依靠着其他的現象，并且只能在与其他現象的关系中存在。——索胥尔所說的那些一切都很牢固的系統恰好就是这个意思"①。可見他們的所謂"結構"其实就是索胥尔所說的"系統"。另有一位著者林德罗特在一篇特别討論这名称的特点的論文里并且提議用"系統学"来代替"結構主义"；他說："'系統'观念比'結構'观念更为优越，因为必須表示'整体是大于它的組成部分的总和的一种东西'"。这"結構"观念最先被特魯貝茲柯伊采用来建立他的音位系統說，其后才推广到形态学、詞汇学以至风格論各部分。

結構主义語言学把語言学分为同时語言学和历时語言学，并且特别着重同时語言学是和索胥尔相一致的。布龙达尔認为語言的同时性即一种語言的一致性，在这个符号之下人們把一切属于同类狀态的要素汇集起来，（如把一种語言的全部音素汇集起来），严格地除去一切非本有的东西（如除去念外国語詞的声音）。其次，为了要構成語言（即經过同时的研究后認为一致的語言的統一体），人們把一切可能的变异汇集起来（如把各音素发音时可能的变异汇集起来）列成最少数目的主要的和抽象的类型，暫时忘却一切不重要的和純粹个人的成分。最后把各一致的和統一的要素間的永恒的、必要的，即組成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如各音素間的关系，什么音素可以做开音、什么音素可以做收音、什么音素可以做領音、什么音素可以跟什么音素相結合等等），这样就成为結構（如語音結構）。所以結構即一种已認識它的一致性和統一性的語言的整体。这語言的同时性是結構主义語言学中最主要的，布龙达尔說："把同时性了解为在时間的

① 布龙达尔：《普通語言学論文集》，第 94 頁。

軸心之外或通过时間的軸心確定下来的平面图，在它里面，原素的总和才能够和应該看作同时的或現时的，而这就是它的穩定性，因而是它們的統一性和一致性的第一个条件”①。这样一来，历时語言学在他們的眼中就沒有什么地位了。

布龙达尔既承認語言中有永恒的、不变的和一致的东西，于是进一步提出要知道除同时的和历时的之外，是否有些东西可以承認是“泛时的”或“非时的”，就是說，有些要素是普遍地人类的，通过历史坚持下来的，在任何語言的狀态里都使人感覚到的。这是十分徹底的，因为他說：“为了要洞悉結構的本質，我們就必須查明固定不变的、必要的，”因而又是本質的、在各个要素之間都有其地位的那些关系”②。但是誰要查明“固定不变的”、“必要的”，“本質的”关系，誰就会很少从历史的、不固定的、在时間上是变化的关系方面得到什么益处。他所謂“泛时的”其实就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一切时間的”，而“一切时間的”本身就是“非时的”，“在时間之外的”……“非时的”就是結構主义崇拜如神的教条；而关于語言現象的一切历史的解釋，在这里就根本談不上了。

总起来說，結構主义語言学的理論基础是唯心的，非馬克思主义的。馬克思主义辯証唯物論認为无論是自然界还是社会，沒有什么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在不断地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在发展中虽然也有靜止的狀态，但是归根結底，发展是絕对的，而靜止却是相对的；运动就是物質的存在形式，不能把物質和运动加以割裂。唯心論者却認为宇宙中有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科学中必要的是从时間的流变中把它所固有的对象孤立起来，分割出来。結構主义把这唯心的理論运用到語言学中来，虽承認也有发展，也有变化，但里面却有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因而造成“泛时的”和“非时的”等唯心的理論。他們所謂結構只从各要素間的互相联系和互相

① 布龙达尔：《普通語言学論文集》，第93頁。

② 同上，第96頁。

制約方面去观察語言。当然，这是語言学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靜态語言学所要研究的。但是我們对于語言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靜态研究这阶段上面。要了解語言的事实就要明了它的历史；不了解事实的历史就等于胡乱解釋所研究的現象。非历史的、靜态的研究，只有成为历史解釋的出发点时才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关于这一点，結構主义者却認为靜态研究就是一切或將近一切，那就否認了历史主义的价值，要我們回到历史語言学产生以前的狀态，即語言科学以前的狀态了。

六 浮士勒的唯美主义

浮士勒和他的唯美主义

我們在上面說过，索緒尔把語言現象分为"言語"和"語言"两部分，認为"言語"是个人的，而"語言"是社会的，把这两部分对立起来，虽不正确，但他的意思还是說"語言"是主要的，"言語"不过处在一个附屬的地位；可是到了浮士勒，他却把一切語言都归結到"言語"里面去，認为語言差不多只是一种临时的言語行为。換句話說，他只知从积极方面和創造方面去看語言，要在語言里可以观察到的一切中去寻求精神的事件。他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采(Benedetto Croce)的忠誠信徒；在他看来，語言学与美学相同，在語言学里面造成了一种唯美主义。

浮士勒是德国的語言学家，生于1872年，1909年任符次堡(Wurzburg)大学教授，1911年任明兴(Menchen)大学教授，平生著作有《語言学中的实証主义与唯心主义》(1904年)、《語言作为創造与发展》(1905年)和《語言哲学論文集》(1923年)等。他的基本理論認为一切語言都只是个人的《精神表現》，个人的《精神創作》。他在他的《語言学中的实証主义与唯心主义》里这样說："按本質說，每一个

語言表达都是个人的精神創造"①。他反对人家認为語言的生命依靠于它的被使用，語言是一种規則的看法。他在同書里說："所以把語言看作使用和規則就意味着非科学地观察語言"②。他这里所謂"使用和規則"实际上就是指的語言的社会本質，語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浮士勒旣認为語言是个人的"精神表現"、个人的"精神創造"，所以就必然地否認了語言的社会本質，否認了語言是交际的工具。

可是語言可以使人达到互相了解，語言可以供人們利用来做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如果語言只是个人的創造的动作，那末它怎能完成它的这个任务呢？

浮士勒对于这一点解釋說："假如人們借助于語言而达到互相了解，那末作为基础的不是語言习慣的共同性，也不是語言材料或語句結構的共同性，而是言語的天賦才能的共同性。語言集体、方言等实际上一般并不存在……值得一并加以否認……有些人起初属于不同的語言集体，他們并沒有任何共同的語言习慣，可是在很短的时間內就能够互相了解……語言，按詞的本义来說，是不能敎授的；語言，正如洪葆德所說，只可以'喚醒'"③。

他这句話是費解的。假如人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习慣，沒有共同的語言材料，他們怎能由互不了解而达到互相了解呢？什么叫做"言語的天賦才能"呢？假如沒有这些共同的条件，"言語的天賦才能"济什么事呢？所以所謂"言語的天賦才能"在这里并不能解釋什么；它本身就需要解釋。

后来，浮士勒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語言作为創造和发展》里对語言的变化加以解釋却又說到了語言是集体精神的活动。这样，他无异承認了不能把語言了解为个人的动作；語言的本質，无論如何，假如不考虑到它在集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不可理解的。

总起来說，浮士勒撇开了語言中一切共同的东西，只看到其面一

① 浮士勒：《語言学中的实証主义与唯心主义》第37頁。

② 同上，第38頁。

③ 同上，第37—38頁。

些个人創造的成分，因而把語言看作只是个人的“精神創造”，个人的“精神表現”，要求把风格論列为語言的基本部門，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在初期作品中虽然否認了語言是交际的工具，可是在后期作品中却又不得不考虑到語言的这一个交际的职能，可見他自己已經承認了他的理論的出发点毫无科学根据。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但在各作家的作品中却也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因素。这就是风格論所要研究的东西。在过去历史語言学中，关于风格論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适当的解决。这就是浮士勒观念可能产生的一个前提。

七 現代英美語言学的唯心基础及其反动本質

1.現代英美語言学的唯心基础

現代英美語言学，在理論基础方面，是和他們在哲学上、心理学上、人种学上以及人类学上的各种唯心学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有一种所謂“語义学派”尤其是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反动本質。

我們現在先拿两个近几十年来在英美最“有威信的”語言学領导者布龙菲尔特 (L. Bloomfield) 和薩丕尔 (E. Sapir) 来說，他們的理論基础就同邏輯实証論、行为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人种心理学等有許多共同之点，这些共同之点不仅表現在对語言学的內容和任务的决定上面，也不仅表現在对語言学上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如語言的定义和他的特性，語言与思維的关系等的解答上面，并且表現在語言学的分析方法和原則上面。

2.布龙菲尔特的机械主义

布龙菲尔特早在 1926 年就在美国《語言》杂誌第 2 卷第 3 期上发表过一篇綱領式的論文，表示他同行为主义的基本原則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反动的机械論的观念——行为主义——是和实用主义密切地結合着的。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構成了布龙菲尔特語言学的理

論基础。他把它叫做"机械主义"(Mechanism)，直到他于1949年死前一辈子始終不渝地坚守着。

一切語言学体系的基础都建筑在对語言的本質、它的特性、它的发展規律等的理解上面，而这种理解又是为一定体系的哲学基础所約制着的。布龙菲尔特所創立的語言学說就是以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基础的"机械主义"。我們試看，他是怎样去理解和对待这几个問題的呢？

布龙菲尔特于1914年出过一本書叫做《語言研究导論》，其后增訂为《語言》，几十年来在英美各国一直被采用为大学課本或主要参考書(我国从前有些大学也曾采用过)。他在这本書里說到語言的本質时首先假想出一个叫做卓克(Jack)的男子和一个叫做季儿(Jill)的女子来。他們走下一条小路。季儿的肚子餓了，看見树上有一个苹果，于是用喉嚨、舌头和嘴唇发出一些声音来。卓克听見了就跳过籬笆，爬上树去，把那苹果摘下来递給季儿吃。布龙菲尔特从这里看出了一連串的刺激和反应：(A)說話者的刺激，(B)言語，(C)听話者的反应。人类的語言就是由一系列无穷尽的刺激与反应形成的。語言学的任务只在借着生理学和物理学的帮助去研究这些言語的发音。人类言語的发音同狗吠的声音差不多，都是由声帶发出的，其間区别只在狗吠的声音总共只有两三种：吠、咆哮、哀鳴，而人类言語的发音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各有不同的意义。可是狗和蟋蟀和鸚鵡等都可以用声音来表現刺激和反应。你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語言在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中曾起着怎样重大的作用，而布龙菲尔特却把它比之于狗吠，目的只在滿足个人的一些生理上的要求，把一切都归結为刺激和反应，归結为个人的行为形式。

布龙菲尔特既把語言降为一系列的刺激和反应，个人的行为形式，他对于語言的基本特性——它的社会性——当然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可是他对于这一点也有一个保留的意見，就是說，作为某些生物的过程——刺激和反应，語言也还算是有社会性的。这些过程就发源于人类的交际。可是就在"交际"这个概念里，布龙菲尔特也

有他自己所認識的內容，因为他認为螞蟻、蜜蜂和其他动物也有它們的刺激和反应，也有他們的“交际”；語言的声音，就交际的功能方面說，和其他动物的“类似信号”的呼声并沒有什么性質上的分別。

布龙菲尔特这样曲解了語言的交际作用，显示出他簡直不能了解語言具有眞正的社会性。他曲解了語言的本質，其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本身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唯心的反科学的观点。任何人如果不認識社会的性質及其发展的規律，語言的本質就不可能被发現，它作为社会現象的特性就不明确，它的发展的規律就不可能被研究出来。布龙菲尔特既不知道在社会生活的全范圍內的共同活动就是人們交际的基础，关于劳动創造人类的社会并創造人类本身和語言这一事实当然更是在他的观念之外的了。

布龙菲尔特所創立的語言学說“机械主义”与实用主义和邏輯实証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尤其是表现在他对語言和思維的关系的理解上面。他曾于1936年在美国《語言》杂誌第12卷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語言呢？还是观念呢？》用很激烈的笔調反对那些承認語言可以表現观念和感覚的語言学家。他說科学应該只从事于經驗所給予的事实的描写与分类；至于思維、观念、概念，那是經驗中所沒有的，“誰也沒有看見过的”。他在这篇論文里控訴他的反对派，說他們迷信形而上学。他自己却主張“眞正的唯物論”，这些都是主观唯心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如馬赫、阿万那留斯以至杜威、罗素等所慣用的詞句。他們都是反思維、反观念、反概括的。布龙菲尔特所創立的“机械主义”所主張的“眞正的唯物論”，实际上就是如此。

在布龙菲尔特看来，观念和概念只是口头上的术語，它們不与任如实际事物相适应。观念和概念不过是“語言形式的同义詞”。思維就是語言的本身。因此他認为一切关于語言与思維的問題都是虛構的，不成問題的。这就是他的所謂“机械主义”的特征。

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人类的思維、观念、概念都是客观事物及其規律的反映，人們用語言把它們記載下来，巩固起来，使成为他人可以了解的东西。語言与思維都是人們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語言与思維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他們各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发展規律，可見語言与思維的关系在統一中还存在着极端复杂性。我們要認識到这一点才能够深透了解語言的本質及其特性，語言的作用和語言之所以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它的发展內部規律。布龙菲尔特不承認外部物質世界及其客观規律性的存在，不承認思維是客观事物及其規律的反映，不承認語言与思維的辯証的关系，因而不承認有思維、观念、概念这些东西，認为思維就是語言本身，而語言却只是一系列的生物过程——刺激与反应。他尽管張着"眞正的唯物論"的幌子，其实是跟主观唯心的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的。

3.薩丕尔的观念主义

薩丕尔的理論基础同新康德学派的观念論和欧洲的結構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新康德学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帶上了显著的种族主义色彩，这是誰都知道的。他于 1929 年在美国《語言》杂誌第 5 卷第 4 期发表过一篇論文《語言学作为一門科学的地位》(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特别强調語言学应該为种族主义服务。他和种族主义的人种心理学的关系就是他在以后十年中活动的特征。

薩丕尔于 1921 年出版的《語言》是和布龙菲尔特的《語言》齐名的两本在英美流行最广的語言学課本。他在这書里的理論是和欧洲結構主义的理論相一致的，就是說，都是反历史主义的，都有着世界主义輕視語言的民族特性的思想，都完全把語言和人民历史分割开来，所不同者是它除开这一些特点之外还加上了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結構主义的"結構"，薩丕尔管它叫做"模型"(pattern)。他在这本書里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都是講的关于語言結構分析的系統和方法。

薩丕尔的語言学学說叫做語言学的观念主义，是着重于心理方面的，表面上看来好象跟布龙菲尔特的"机械主义"处在对立的地位，

其实都是一些唯心的理論。比方，我們看，他是怎样去理解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关系呢？他說："我不能承認文化和語言之間存在着什么眞正的因果的依賴性。文化必須确定为某一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語言却是所想的。在某一社会所选擇的經驗的总清單（文化）和它在各方面用来表現它的經驗的特殊方法（按即語言）之間，我們很难看出有什么我們所能期待的特殊的因果依賴性"。他这里所謂文化，显然是指某一人类集体的社会生活的总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生产，也卽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他看来，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总和和語言之間沒有因果的依賴性，因此他肯定地說："文化的运动，換句話說，历史的运动，那是所选擇的社会經驗一系列很复杂的变化……"，至于語言的运动却"……并不与內容的变化发生联系，而只与形式表現的变化发生联系"。薩丕尔这样把語言和文化完全割裂开来、离开人民的历史去考察語言和它的发展，不仅是結構主义語言学的一个特点，就与布龙菲尔特的"机械主义"也沒有什么基本上的区别。

可是他为什么把語言和文化的关系曲解到这个地步呢？这是跟他对語言和語言結構的了解分不开的。在薩丕尔看来，語言只是一些結構模型，語言学的体系只包含某些語言范疇，首先是語音和語法結構的描写和研究。詞汇本来是語言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但他却認为詞汇的发展不能用来解釋"語言的形式的趋势"，不应該引起語言学家的兴趣。詞汇发展照薩丕尔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不与文化的历史发生联系的，可是詞汇发展的研究既然不与語言的形式結構发生联系，所以就被排除在語言学家的視綫之外了。他这样把詞汇的研究排除在語言分析的范圍之外，也是与布龙菲尔特相同的。

薩丕尔既把語言解釋为一些結構模型，首先是語音和語法的結構模型，这是企图就形式方面去观察語言的。但任何語言都不能沒有內容，也就是說，任何語言都不能不表达思想。那末語言与思維或思想的关系怎样呢？关于这一点，他說："語言和我們的思想模型是不可分割地互相交織着的"。什么叫做"思想模型"？他在这書里沒

有詳細解釋。但由他另外的一些著作看来，我們可以了解那是指的一些概念單位或判断形式。他認为人們对于周圍現实的概念和观念是直接依賴于所使用的語言的形式；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不同，所以思維也各不相同。这就是他的种族主义的唯心观点的真正所在，以后竟演成了帝国主义种族歧視的思想武器。此外，他还說到語言的"本質"只是一些概念。这語言的"本質""实际上是永不以一种清楚的面貌出現的"，他只存在于語言的模型当中，不可知地統治着人們的言語行为，并决定着語言的变化。

薩丕尔这种語言的观念論到他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发表的那篇《語言学作为一門科学的地位》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些并且已超出了語言学的范圍。比方他在这篇論文里大談其"人类的非語言行为"，例如敲門的声音等等。在他看来，語言只是人类"符号行为"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的性質是和敲門的声音相同的，因为敲門的声音也可以表示人們的某种"概念"，使人跑去开門。他这样專从心理方面去了解語言，把語言和某些信号等同起来，不独曲解了語言的本質和特性，他的类似这样的"議論"其后并且被一些反动的世界主义者有意識地利用来制造出各种人造語言的方案，反映着現代帝国主义的一种反人民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政策，比方奥格登(Ogden)和瑞恰慈(Richards)所制拟的"培雪克英語"(Basic English)①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薩丕尔在这篇論文里再一次談到了語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語言和其他社会現象的关系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薩丕尔在他的《語言》里認为文化与語言之間沒有什么因果的依賴性，也就是說，語言对文化有它的自主性。他在这篇論文理虽然有些进一步的不同的看法，比方他說："語言表現文明，某种文明的文化模型网就在語言中被指示出来：就这个意义通过語言去对某些文化作科学研

① Basic 原書 British, American, Scienti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的縮写。它是与英美壟断資本家以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不可分的。

究更可以看到語言的可貴。"照他的意思,"語言的符号"可以表現"文化模型";"語言的符号"可以使这些"文化模型"成为可以了解的东西;沒有語言,这些模型可能还是不能发覚和不可理解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强調地說:"語言的模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不依賴于各种非語言型的交錯着的模型",可見他还是主張語言对于文化是有它的相对的自主性的。如果語言与文化之間有什么相互关系,那末与其說語言模型依賴于人民的历史,不如說它們对于某一社会的文化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直率地說:"語言大大制約着我們对于社会問題的思考","这个或那个社会的生活模型大大依賴于它用来作为表达工具的具体語言"。

薩丕尔的語言学的观念主义,无可否認,是导源于德国的新康德学派茅特納(Mauthner)的。茅特納于1913年出版了一本《論語法和邏輯》,就曾主張語言的范疇規定邏輯的体系,語言規定意識和我們对于世界的認識等。他甚至肯定地說:"假如亞里士多德說汉語或达可他(Dakota)語,那末他所創立的將是完全另一种邏輯,无論如何完全另一种范疇学說"。在他看来,我們所認識的不是客观世界,而只是語言的事实。茅特納的这些唯心的理論为薩丕尔所接受,又通过薩丕尔而影响到了英美的許多人种学家和語言学家,那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一来这些理論和他們的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論相符合,二来可以利用来做他們的种族主义的基础。比方美国人种学家馬鄰諾夫斯基(B. Malinowski)的《原始語言中的意义問題》,奥格登和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等都是根据这些理論写成的。(奥格登和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下面还附有一个小标題,叫做《关于語言对于思想的影响和符号科学的研究》)。薩丕尔的学生沃尔夫(B. L. Whorf)于1936年至1938年写了好几篇关于美洲印第安河比(Hopi)語的論文,說这种語言的語言模型里沒有时間的范疇,可以証明他們不会有客观的时間的观念。他在另一篇論文《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模型》①

① 載于《美国語言学国际杂誌》,1950年第2期,第67—72頁。

里并且明白提出河比人的“真实世界”为他們的語言模型所制約，在性質上与欧洲人的“世界”完全不同。依照沃尔夫的說法，我們有关周圍現实的观念，我們的認識，并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由我們的語言模型規定的。語言模型影响着人們的“行为”模型，影响着“文化的类型”。近十年来物理化学的发展都是由使用欧洲語言模型的人推动的，或可以說，所有这些科学都是由使用欧洲語言的人創造出来的。“現代土耳其人或中国人的学說也象西方人一样去描述世界，但是須知这是因为他們完全接受了西方人的推理方法，而不是他們自己創制出来的”①。这就是这位薩丕尔学說的繼承者，“美洲印第安語專家”，結合“語言的模型”，为帝国主义所作的民族歧視的宣傳。另有一位反动的政論家，“普通語义学”的代表哈雅卡瓦(Hayakawa)在他的一本《行动中的語言》里也說过这同样的話。他說：“任何說着与英語的結構不同的語言的人，比方說日本語的、汉語的、土耳其語的，都不可能有如說英語的人們这样的思想”。那就說得更露骨了。

所有这些“理論”都是反科学的、反人民的，含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歧視民族思想的。語言其实是某一人类集体用来做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每一語言都有它的特殊的結構，这特殊的結構并不妨碍它能表达任何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历史的发展，語言的詞汇將日益丰富，語法構造也逐步得到改进。任何語言都不是停留着不动的。薩丕尔等的所謂“語言模型”学說根本就是唯心的，沒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可是近几十年来它居然成了英美的語言学家，尤其是“語义学派”的一种理論基础。

4. 英美“語义学派”的理論及其反动本質

語义学現在英美已成了一种很时兴的“学問”，一般英美壟断資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如奥格登、瑞恰慈、沃尔夫、哈雅卡瓦、柯日布斯基(Korzybski)，切斯(Chase)等出了不少的書，用反人民、

① 沃爾夫：《思想、行为与語言的关系》，第 83 頁。

反动的观点去为他們的主子効劳。其中当然是各种各样的。英美帝国主义者要侵略其他民族的主权，消灭其民族的語言和特点，他們就企图証明民族語言仿佛并“不需要”，民族語言的消失而代以另一种外国語仿佛并“不关重要”；他們企图使人相信語言在各族人民的发展上仿佛并沒有什么意义，人們旣然很快就能学会另一种語言，那末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强迫别国的人也說英語，那仿佛并沒有什么値得悲叹的。有些甚至提議要快一点使世界的語言統一起来，写信給美国語言学学会公开号召旧世界欧洲“取消一切語言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仿佛在“各族人民的互相了解”上帶来了“許多混乱”，并且“阻碍进步”。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通过謬言宣揚他們的反动透頂的“世界主义”，直接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服务。

英美“語义学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把語言和思維、和現实完全割裂开来，認为語言的詞只是一些沒有客观内容的符号；一切抽象名詞都是人們虛構出来的，并不与任何客观实际相适应。美国切斯于他那本臭名昭彰的《詞的暴虐》(Tyranny of Words) 中特别强調說：“东西是沒有名字的，不能言說的，”“名字并不是东西，”企图在現实与語言之間划上一条不可踰越的鴻溝。照他的意思，許多概念如“正义”、“民主”、“法西斯主义”、“資本主义”等等都沒有包含任何实际内容，不适用于它們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他肯定地說：“在通常的世界上，我們可以見到从古以来就有的許多事物 — 日、月、星、辰。但在这个目录里并沒有和“正义”、“民主”、“法西斯主义”、“資本主义”相当的东西存在，并沒有任何原則和任何种本質。……“資本主义”和“原則”都是語言在我們头腦中創造出来的，并且通过語言而把它們实物化了。”“其实最高倍数的显微鏡也找不到它們”①。显而易見，他是企图用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論抹杀正义、民主、資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概念的实际意义，混乱观听，麻醉群众，从而取銷他們的斗爭意識的。所以他进一步說：“激进分子仇恨資本主义。但是并沒有

① 切斯：《詞的暴虐》，第35頁。

資本主义这样的一个猛兽。所以这些人仇恨的是莫須有的东西，正好象他們仇恨魔鬼一样。誰是魔鬼？誰是資本主义呀！”“資本只是一个詞……它从沒有产生过任何东西，从不要求什么，从不需要什么。請你們給运用中的‘資本’照个象試試看”①。

这样还不够，切斯并且要利用他的这种謬論来做攻击共产主义的武器。他在同一書中对于法西斯主义这个名詞的意义自問自答地說：“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呢？显然这一名詞并沒有什么意义，因为不同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有不同的了解”②。跟着他列举了許多种不同的解釋来制造混乱，最后决定地說：“假如法西斯主义所表示的是破坏工联，那末某些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应当被加以法西斯主义者的桂冠”③他就是这样用一种曲解的手法，无恥地把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談，来歪曲这个詞的意义和污衊共产主义的。

切斯既不顧詞的意义所代表的客观实现，認为一切抽象名詞都是人們凭空捏造的，于是把資本主义国家資产阶級的一切罪惡都归咎于語言，归咎于由抽象概念所引起的語言上的混乱和誤会，进一步就得出了一个极其荒謬的結論，以为要免除資本主义国家各阶級間的矛盾和斗爭，維持資产阶級的統治，就应当从語言入手。在他看来，并沒有什么法西斯主义的暴虐，而只有“詞的暴虐”，因此要免除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并不需要用什么阶級斗爭、武裝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法西斯主义的統治，只要大家学好語义学，了解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詞，代表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眞有其人其事。他并且大言不慚地說：“如果語义学的知識能够普及，使人們能够注意到傳达上的錯誤，那末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間的战爭災禍就不致发生了”。④他这个用意是非常毒辣的，那就是要一般劳动人民不了解資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不了解他們之所以

① 切斯：《詞的暴虐》，第276頁。

② 同上，第187頁。

③ 同上，第190頁。

④ 同上，第20頁。

遭受失业、破产、貧穷、飢餓就是由于受了資产阶級資本家的剝削和压迫的結果，叫他們安于現状，取銷他們的斗志，使資产阶級的法西斯主义的血腥統治得以長久維持下去。

总而言之，英美“語义学派”是以欧洲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論为基础的。这种理論导源于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馬赫，到了英国的罗素和定居于美国的奥地利人卡尔納普（Carnap）等更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漸漸地侵入了語言学的范圍，一直在英美的学术界占着統治的地位。我們上面所說的布龙菲尔特的机械主义和薩丕尔的观念主义也都是建立在这种唯心的理論基础上面的。英美“語义学派”所討論的虽不純粹是語言学的問題，但都要借助于語言的材料来为帝国主义資产阶級服务却是一样的。他們歪曲語言与思維和客观現实的关系，对詞的意义横加曲解，表面上裝成一种超阶級、超党派的模样，实际上是非常反动的。

八 馬尔的庸俗唯物論与唯心論

1.馬尔和他的“語言新学說”

馬尔在1864年生于格魯吉亞的一个农民家里，中学毕业后到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唸書，專攻古阿尔明尼亞語和古格魯吉亞語。由这些古代語言的研究引起了他对历史和考古学的兴趣。他曾作过好几次考古旅行，使他成了一个考古学者。那时俄国語言学正受着德国語言学派的影响很深，一般語言学家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斯拉夫族語言和其他族語言的比較研究上面，馬尔所做的也是这一类工作。他曾很热心去研究高加索的各种語言，起初認为应該归入塞姆系語的血統，后来又把塞姆系語、含姆系語和高加索系語并列起来，把这最后的一系叫做“雅弗語系”，所以他以后所創立的“語言新学說”又称为“雅弗学說”。他研究的范圍很广，一方面研究喜地特和埃及等古代文字，一方面并研究各种現代的活語言，如达格斯坦語、阿

布哈兹語等，远远超出了高加索語的范圍。

苏联十月革命后，馬尔在思想上起了急剧的轉变，并且成了一个堅决的共产党員。他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說：“自从十月革命后，我就尽我的能力所及与共产党員同志和气味相投的非党分子并肩工作，以帮助規模空前的、革命的、科学文化的建設工作”。他并且努力学习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論，企图把这些理論結合到他的业务中去。他要向旧思想、旧語言学进行激烈的斗爭，揭发他們如何依賴資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想建立他的語言新学說。这本来都是他的积极的、好的一方面。他的著作也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作品，正如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所指出的。可是因为他的态度傲慢、不够虛心，把理論运用得不适当，結果是把馬克思主义簡單化了，庸俗化了。

2.馬尔“語言新学說”的基本理論

馬尔的所謂“語言新学說”中最基本的理論是把語言看作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疇，認为語言是有阶級性的，語言的发展是以革命变动的方式机械地反映了社会經济的形态及其替换。他在許多地方强調着語言对社会生活的依賴性。比方他在《雅弗理論的語言政策与烏德摩尔梯語》一文中說：

“……就語言新学說来說，由于語言学的起源是与生活相关联的，所以語言是上层建筑的范疇”①。

在《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中也說：

“……由此可見，綫条的，尤其是有声的語言一般都是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范疇”②。

因此，他認为我們在研究語言和語言的发展时应該把注意力集中在語言与社会經济的关系上面，他在《雅弗理論工作中的新轉变》

① 《馬尔选集》，1930年，俄文版，卷1，第279頁。

② 馬尔：《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1932年，俄文版，第25頁。

中說得很清楚:

"語言的古生物学在揭露所有的語言現象的本質时……确定了所有的語言現象，不仅是詞，都显得是与經济相联系的价值"①。

在《語言学說普通教程》中也說:

"另一方面，当我們集中全力注意語言(言語)发展中創造过程的內在原因时，决不能把这一过程放在語言的本身上面。語言，就象美术和一般艺术一样，是上层建筑的社会价值"②。

"雅弗語言学說力图削弱語言本身发展的內部規律的意义，因此不仅在語义学方面，并且在形态学方面、都把重心轉移到社会經济因素所决定的語言現象的制約性上去"③。

所有这些足以証明他把語言看作象美术和一般艺术一样，都是經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由于馬尔認为語言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疇，所有語言的范疇都是跟社会經济有关的，于是在他的观念中，就連名詞的变格和形容詞的三級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相互关系。比方他在《烏克蘭孤村上雅弗說的曙光》一文中說:

"这一点我們可以在阿尔明尼亚語一个代表'狗'的意义的詞中看得到。这个詞就是那个把嘶音群(按即指 ш, ж 等音)固定下来的社会生产集团的一种貢献。在这个詞中，嘶声型的'шип'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变体。它只存在于直接格中。用它来变格就跟那已經穩固地散播在所有間接格中帶有 a 音的嘯音群(按即指 с, з 等音)的变体'шап'进行斗爭。可是直接格和間接格就是被动'格'和主动'格'。就是說，都是社会上所重視的成分，因为在帶有阶段性发展以前的各阶段中，它們就是集体中

① 《馬尔選集》，卷 1，第 334 頁。

② 同上，卷 2，第 107 頁。

③ 同上，第 117 頁。

两个不同的范疇"①。

他这里所說的直接格相当于印欧語的主格，在造句法上是句子的自主成分(支配者)；間接格相当于印欧語的与格、宾格和属格，在造句法上都是句子中的从属成分(被支配者)。依照馬尔的說法，这两个成分都是社会上所重視的，造句法上的自动性和被动性就反映着社会上的相互关系(社会上所重視的成分)，反映着不同的社会范疇(統治阶层和依附阶层)。他这样把一些毫不相干的語言范疇(如名詞变格)也視为上层建筑現象，硬崩崩地把它跟社会上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簡直是一种非常庸俗的社会学的、非科学的理解。

对于形容詞的三級，馬尔也有同样的理解。他在«論非雅弗体系諸語言語义学的古生物学»中說：

"早就曾經解释过，形容詞的三級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它們都是阶級的等級制度的上层建筑……"②。

在另一篇論文«雅弗說的基本成就»中也說：

"語法中形容詞的三級就是：低級，即低級阶层称号的遺跡；中級或比較級，即中級阶层称号的遺跡；上級或最高級，即上級阶层称号的遺跡，但是因为各个阶层就是各个部落的殘余，所以在原始形容詞'хорошии'(好的)和'дурной'(坏的)的相当的三級中就显示出参加那个人民組織的部落的称号，因为在这种語言中是用了一定的級的"③。

由此可見馬尔認为語法中形容詞的原有級就是低級阶层的称号，比較級就是中級阶层的称号，最高級就是上級阶层的称号，而每一阶层都是某一部落的殘余。这种推測是完全沒有科学根据的。

世界上任何語言都有許多形容詞，如長的、短的、大的、小的、黑的、白的、骯髒的、干净的等等，难道这些都代表某些阶层或某些部落

① «馬尔选集»，卷5，第239—240頁。

② 同上，卷2，第278頁。

③ 同上，卷1，第213頁。

的称号嗎？并且在欧洲的好些語言中，有些形容詞是用不同的詞干来表示它的三級的，如俄語的 хороший (好的)，лучше (更好的)，лучше всех (最好的)，英語的 good (好的)，better(更好的)，best (最好的)，法語的 bon (好的)，meiller (更好的)，le meiller (最好的)等。但大多数都是由同一个詞干加詞尾或輔助詞来構成的，如俄語的 длинный (長的)，длиннее (更長的)，длиннейший (最長的)，英語的 long (長的)，longer (更長的)，longest (最長的)，法語的 long (長的)，plus long(更長的)，le plus long (最長的) 等等。就历史的发展上看，那些用不同的詞干形式的往往是比較古老的。俄語 хороший (好的)虽用不同的詞干来構成三級如上所述，但 дурной (坏的)却是用的同一的詞干，如 дурной (坏的)，дурнее (更坏的)，дурнейший (最坏的)，可見"дурной" 幷沒有 "хороший" 那么古老，而馬尔把它們同列为"原始形容詞"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不管原始的也好，非原始的也好，我們都不能說它們与任何阶层或任何部落有什么关系。

馬尔在他的"語言新学說"中之所以对这些語法事实(名詞变格，形容詞三級)得出了不正确的估价，其原因就在于他把語言看作上层建筑，認为可以在語言的語法体系中看出社会关系的反映，这是与实际事实不相符合的。其实語言与上层建筑根本不同。斯大林在他的論語言学問題的著作中已加以严厉的駁斥，并且明显地指出他这样把語言看作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

馬尔的所謂"語言新学說"既認为語言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于是就很容易得出另一个結論，認为語言是有阶級性的。他在《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中坚决地說：

"我重复地說：直到現在，阶級以外的語言还沒有过，这是將来沒有阶級的社会的事"①。

"雅弗学說否認阶級以外的語言的存在，所有的語言，包括

① 馬尔：《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第 17 頁。

欧洲和高加索諸民族的語言在内——我們再重复地說一遍，都是阶級的，并且不是后来才这样的，而是自始就是阶級的"①。

这样說来，那末，在还沒有阶級的远古以前，語言是怎样的呢？馬尔在同一篇文章里說：

"……阶級以外的語言直到現在还沒有过，自有声語言发生的时候起語言就是阶級的，这就是占有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生产工具(包括魔术生产在内)的那个阶級的語言"②。

假如相信馬尔的話，那末阶級是自古以来就有了的，阶級的語言也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这不是只玩弄詞句，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嗎？

其实馬尔对于阶級的概念也沒有明确的認識。他所說的阶級有时好象是指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阶級，有时却又完全任意解釋为一切"生产集团"。当时曾有人向他指出过不許这样运用阶級的概念。他怎样解釋呢？他說他所用的阶級不是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意思，而是特別的意思，因为沒有其他更恰当的术語可用。他在另外一篇論文《迫切問題……》中并且說：

"恩格斯关于阶級的起源是氏族制度造成的結果的假設，需要認真的修改"③。

那就更为荒謬了。

語言既然是阶級的，那末在同一个国家或民族里，假如有不同的阶級是不是有不同的語言呢？这样的問題好象是不可想象的，但馬尔却确实这样主張。他在《为什么很难成为一个語言学理論家》④和《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⑤中曾两次引用了阿尔明尼亞語和格魯吉亞語作例子。他認为作为封建时期阿尔明尼亞語

① 馬尔：《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第18頁。

② 同上，第10頁。

③ 《馬尔选集》，卷3，第75頁。

④ 同上，卷2，第415頁。

⑤ 馬尔：《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第18—19頁。

言的古阿尔明尼亞語和作为封建时期格魯吉亞語言的古格魯吉亞語，彼此之間在系統上和类型上比古阿尔明尼亞語和人民的阿尔明尼亞語或古格魯吉亞語和人民的格魯吉亞語之間的还要接近些。这种接近表現在什么地方，他沒有举出具体的証据来加以說明。但若照他的說法，那么英国資产阶級的語言和德国、法国資产阶級的語言，在系統和类型上，都比同一民族的其他阶級的語言都更接近些了。这不是很可笑的嗎？

馬尔这种关于語言阶級性的理論的結果，必然得出了否認全民族語言、全民性語言的結論，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他在«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中說：

"雅弗学說認为研究語言时，对待語言的研究，要如对待阶級的語言一样，不能采取另一种态度"。

所以他主張：如果苏联各族人民經历了最深刻的社会革命，資本主义經济为社会主义經济所代替，那末語言就需要革命，幷且：

"不是改良，而是根本的改造，而是把全部的上层建筑世界轉移到新的軌道上去，轉移到人类語言阶段发展的新阶段上去，轉移到新語言的革命創作和創造上去"。

他这种語言和語言語法的破坏論，結果在实踐上曾在研究和探討各民族語言和語法的問題中引起过混乱停滞的狀态，在各級学校的語文教学中引起过輕視語法和拚音法的情形，幷且，更重要的，在語言学中引起过理論上的混乱。

馬尔为了对他的語言革命論自圓其說，幷且主張語言的发展須經过突然的爆发。他認为語言中有所謂"阶段的发展"。每一阶段，甚而至同一阶段中的每一个体系，都体現出語言革命改造的結果。他在《在世界范圍內提出語言新学說的問題及阿布哈兹語》一文中說：

"然而問題絕对不在于最近的这些改变中……問題是在于以爆发的方式根本改变的源泉中，是在于語言里面各种类型和各个体系的变换的源泉中。这一源泉不是外部的大規模的轉

移，而是彻底进行着的革命变动。这些变动的源泉是本質新穎的物質生活，本質新穎的技术和本質新穎的社会制度，結果得出了新穎的思維。由这思維既得出了語言結構的意識形态，自然又得出了新的語言技术，于是就有了不同的語言体系"①。

因此他認为語言的中心因素就是"轉折的或革命的"阶段；这些阶段"突破了束縛的环境，并且开辟了新的道路……"。

斯大林在他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彻底駁斥了馬尔的語言"阶級性"和語言的发展中有所謂"爆发"的謬論。他教导說："語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曾經是現在还是对社会是統一的，对社会的組成員是共同的"②。在阶級社会，个别阶級虽然有"阶級"习慣語和同行語，那可能是有阶級性的；但是这些"阶級"习慣語和同行語并沒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而必須从民族語言中去借用。"阶級"的語法是天地間不存在的。"阶級"习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語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③，所以总的說来，"語言的'阶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公式"④。至于語言的发展，它"不是用消灭現存的語言和建立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語言从一种質过渡到另一种質不是經过爆发，不是經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經过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积累，經过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来实現的"⑤。"馬克思主义不承認在語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建立"⑥。所以一切語言革命的理論都是与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末了，斯大林給馬尔做了一个总評："馬尔的确曾想做一个馬克

① «馬尔选集»，卷4，第61頁。
② 参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0頁。
③ 同上，第11頁。
④ 同上，第20頁。
⑤ 同上，第25頁。
⑥ 同上，第25頁。

思主义者，并曾努力做过，可是他沒能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把馬克思主义簡單化、庸俗化了”①。

九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語言本質、起源及发展理解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規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剝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科学”②。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偉大的理論不仅关系到革命斗爭的实踐，也不仅关系到社会建設的实踐，并且关系到科学研究的实踐；不仅是革命斗爭的指南，也不仅是社会建設的指南，并且是科学研究的指南。“把馬克思主义灌輸到語言学中去”是語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我們現在先要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語言的本質、語言的起源和語言的发展是怎样理解的。

甲、語言和它的本質

1.語言和它的社会本質

首先我們要知道語言是什么。关于这个問題，列宁在《論民族自决权》一書中早就曾說过：“語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③。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更結合着語言的本質給語言下了一个經典式的定义；“語言是工具，手段，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助了解”④。这充分說明語言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

① 參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31頁。

② 同上，第55頁。

③ 列宁：《論民族自决权》，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汉文版，第7頁。

④ 參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0頁。

具，作为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互相了解的工具而替社会服务的，不管这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人类社会最初是以氏族的形式出現的，其后由氏族发展为部落、部族和民族。在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阶段上，語言都是人們交际、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都是人类集体的財产。"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語言也將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謂語言"①。可见語言的命运是跟社会的命运相联系着的。語言依存于社会，"社会以外，无所謂語言"。这是語言的社会本質表現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斯大林于論到語言可以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后接着說："思想交流是經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与自然力的斗爭中，在为生产必需的物質財富的斗爭中調协其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会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潰，便会无法繼續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說，語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爭和发展的工具"②。語言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是极端重要的。人类尽管有一个很長的时期沒有文字，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沒有私有財产，沒有国家的时期，但是"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有声語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結合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爭并达到我們今天所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③。沒有語言，任何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又是語言的社会本質表現的一方面。

---

① 参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0頁。

② 同上，第20－21頁。

③ 同上，第46頁。

所以我們无論从語言对社会的依存性看，或者从語言对社会的极端必要性看，語言的本質都是社会的，語言是在社会中存在的，而归根結底就因为語言是交际的工具。

2.語言不是上層建筑

語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产生后，它就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其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分工制度的建立，人們的生活中产生了一些差別，他們的語言也跟着产生了一些差別，首先表現在詞汇方面。这些差別可能越来越大，变成了独立的部落的語言，也可能几个氏族联合成为一个部落，于是他們的不同的語言也就逐漸融合成为共同的部落語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部落語言变为部族語言，由部族語言变为民族語言，在任何阶段上，語言都是全民使用的，都是全民的交际的工具。

当然，在語言融合的过程中，它們的变化都是緩慢的，逐步地完成的。比方在由部族語言变为民族語言的过程中，在某些地区常常还存留着以前的部落語言的一些殘迹，成为各地的方言或土語。但是就整个社会集体来說，語言却是統一的，全社会的組成員所共同使用的。語言在发展中的这个特点是任何其他的社会現象所沒有的。从前馬尔和他的門徒們不了解語言作为社会現象的这个特点，把語言誤看作社会經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他們看来，把語言看作上层建筑是苏联語言学的一大貢献，是无可爭辯的，甚至許多哲学家和历史家也附和了他們的这个錯誤的观点。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中首先就提出了这个問題："有人說語言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呢？"回答說："不对，不正确"。为了說明这一点，他举出了語言区别于上层建筑的四个特征：

（一）当社会由一个形式过渡到另一个形式，比方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資本主义社会时，上层建筑是要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基础的消灭而被消灭的；但是語言并不因此而被消灭，它却还生存

着，发展着，丰富着，保存着它自己的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而活了下来。

（二）上层建筑由基础产生后，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基础摧毁和消灭旧基础，只要它停止为它所由产生的基础服务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質，并終止其为上层建筑。語言却不是由这一个或那一个基础所产生的，也不是只为这一个或那一个基础服务的；在千百年代全社会历史和各基础历史的进程中，它都为全社会服务。在阶級社会中，假如語言不是为全社会的各阶級服务，而只为某一阶級服务，它就会变为那阶級的同行語而退化下去。

（三）上层建筑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即某一社会制度时代的产物，而語言却是許多时代的产物。語言的生命很長，并且变化得很慢。比方我国近百多年来社会制度曾經过了几度变化，就是說，曾消灭了几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基础和新的上层建筑，可是在这期間，汉語虽然增加了一大批新詞，也消失了許多陈旧的詞，但作为汉語基础的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却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

（四）上层建筑与生产沒有直接联系。它只經过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間接的联系，而語言却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联系。

語言与上层建筑既然有这四种区别，所以斯大林断言說："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語言認为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把語言与上层建筑混为一談，就是犯了严重的錯誤"①。

語言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基础，因为基础是在經济上替社会服务的，而語言却沒有这一个特点。

語言既不可以列入基础一类，也不可以列入上层建筑一类。語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語言作为社会现象，当然也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替社会服务的；但是除此之外，它还有它的專門特点。語言的專門特点就是："語

① 参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8頁。

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相互了解并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范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圍包括生产的領域，也包括經济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这些特点仅仅是語言所特有的，所以語言才是独立科学——語言学——的研究对象"①。

3.語言不可能是阶級性的

語言既然不是上层建筑，那末就不可能是阶級性的。可是在馬尔和他的門徒們以至許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看来，語言却是有阶級性的，他們甚至說阶級以外的語言从来就沒有过，仿佛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承認語言有阶級性，不承認語言有阶級性的語言学理論就是非科学的，非馬克思主义的。

但是他們肯定語言有阶級性时所根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說，我們确定語言有阶級性要根据一些什么客观标准呢？主張語言有阶級性的人們并沒有把它指明出来。也許因为在阶級社会里，語言是阶級斗爭的工具，所以它是有阶級性的吧？这样說来，那末，在阶級斗爭中，語言可以做資产阶級的斗爭的工具，也可以做无产阶級的斗爭的工具，它是属于哪一个阶級的呢？

为了說明語言是有阶級性的，必須証明在主要成分方面各阶級所用的是不同的語言才有可能。可是語言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主張語言有阶級性的人們却找不到答案，因此他們說語言是有阶級性的就沒有一定的标准。

斯大林指示給我們，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語言的特点的本質是它的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这可以給我們解决这問題的一个可靠的标准。斯大林根据这个标准論証了語言不是阶級的，語言不可能是阶級的。

① 参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35頁。

首先，語言有沒有阶級性这个問題不可能于沒有阶級的社会中提出。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解釋得很清楚："很显然的，在沒有阶級的社会中，根本談不到所謂阶級性的語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是沒有阶級的，因此当然不能有所謂阶級性的語言，那时語言对人們整个集团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对說，任何人类的集团包括原始公社集团在內，都应当了解为阶級，这种說法算不得什么反对，而只是玩弄字句，不值一駁的"①。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在沒有阶級以前就有了語言，那时既然沒有阶級，当然說不上有什么阶級的語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級被消灭后，我們也不可能想象那时人类沒有語言，但是阶級既已被消灭，当然也就談不到有什么阶級的語言。所以語言有沒有阶級性这个問題只能于阶級社会中提出。

那末，在阶級社会中，語言对于各阶級以及各阶級对于語言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語言作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替社会的一切阶級服务，它在这一方面表現出对于社会的各个阶級是一視同仁的，可是社会上"个别的阶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极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别的詞汇，特别的术語，特别的用語，强加到語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脫离人民并且仇視人民的有产阶級上层，如貴族，資产阶級上层分子表現得特别厉害。他們創造'阶級的'习慣語，同行語，客厅'語言'"②。这于无論哪一种語言里都可以找到許多例証。我国从前在封建时代，一切重等級观念，許多起居飲食极平常的事情也有了不同的称謂，比方同是一个人的配偶，而天子的叫做"后"，諸侯的叫做"夫人"，大夫的叫做"孺人"，士的叫做"妇人"，庶人的叫做"妻"；同是死，而天子死叫做"崩"，諸侯死叫做"薨"，大夫死叫做"卒"，士死叫做"不祿"，庶人死才叫做"死"；"朕"本来是"我"的意思，在古代无論貴賤都可以自称"朕"，自秦以后却成了皇帝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9頁。

② 同上，第10頁。

專有的自称之辞；“宫”本来是“室也”，尔雅：“室謂之宫，宫謂之室”，后来却成了“天子所居之室”的專称；《論語》里有过这么一句話：“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后世有些士大夫阶級的文人竟把一个人三十岁叫做“而立”，四十岁叫做“不惑”，五十岁叫做“知命”，六十岁叫做“耳順”；其他如把兄弟叫做“友于”（《書經》：“友于兄弟”），孙子叫做“貽厥”（《詩經》：“貽厥孙謀”）等等，都可以归属于这些“阶級的”习慣語。每一个阶級都可能有它的习慣語和同行語，历代許多文人或小說家就利用这些“阶級的”习慣語和同行語去显示出他們所創造的人物的阶級地位，例如《鏡花緣》里唐敖的許多說話就不是多九公所能說得出来的，《紅樓夢》里賈政等人的許多說話也不是刘姥姥所能說得出来的。因此常常有人把这些习慣語或同行語錯誤地当作語言，如“貴族語言”，“資产阶級語言”以及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級”或“农民語言”。

当然，各不同阶級的人的說話里都有一些特别的用語，特别的术語等。这些特别的用語和特别的术語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的，但并不能構成語言。斯大林特别指出：“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特点的本質”①，这应該是确定語言的最可靠的标准，而在各阶級的人的說話当中并“沒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而要从民族語言中去借用”②，所以那只是一些习慣語和同行語，而不是語言。

其次，阶級习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阶級上层分子的狹窄范圍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們交际的工具”③；它“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④。而这“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又与“地域”方言不同，因为“地域”方言虽也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4頁。

② 同上，第11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

但还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并且在一定范圍內是替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民族語言的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語言，而阶級的习慣語和同行語因为“只在某一阶級上层分子的狹窄范圍中通用”，是注定了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习慣語和同行語能够发展为独立的語言，能够排挤民族語言并代替民族語言，这就是丧失历史前途和脫离馬克思主义的立場”①。

主張語言有阶級性的人們常常不顧事实，把一种民族語言分成了什么貴族語言或資产阶級的語言，无产阶級的語言或农民的語言。在他們看来，阶級的語言旣是实在的，于是民族語言就成了虛構的了。由这一观念出发，他們必然会得出两个錯誤的結論：

第一，他們旣然認为語言是有阶級性的，就必須承認不同民族的同一阶級的語言，它們彼此之間应該比同一人民的不同阶級的語言还要接近些，比方馬尔就是这样以为作为封建时代的古阿尔明尼亞語和作为封建时代的古格魯吉亞語，它們彼此之間比古阿尔明尼亞語和人民的阿尔明尼亞語或古格魯吉亞語和人民的格魯吉亞語彼此之間还更接近，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了②。

第二，他們旣然承認了“阶級的”語言的存在，就应該承認有“阶級的”語法、“阶級的”語音学、“阶級的”形态学、“阶級的”造句法等，因为任何語言都可以分为这些个部門。但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自然每个‘阶級語言’都有自己的‘阶級的’語法；‘无产阶級的’語法和‘資产阶級的’語法。其实这些語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可見这件事并沒有使这些同志覺得难为情，他們相信这样的語法一定会出現的”③。

总之，語言“不是某一个阶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阶級、几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为了滿足某一个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的問題》，第11頁。

② 参看本書第二章第八节，第 62 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16 頁。

阶級的需要，而是为了滿足全社会的需要、滿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級的需要"①。"語言的存在与語言的創造也就是为了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而替全社会服务，就是为了使語言成为对社会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东西，对社会是統一的东西。它要对社会所有組成員同样服务而不管这些組成員的阶級地位怎样。只要語言离开这个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損害另一些社会集团的立場上时，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質，它就会終止其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它就会变成某一些社会集团的同行語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②。全民語言中虽然有习慣語和同行語的存在，并且这些习慣語和同行語可能是有阶級性的，但是"有习慣語和同行語的存在并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有全民語言的存在，因为习慣語和同行語是全民語言的支派，并且服从于全民語言；語言的"阶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公式"③。

4.語言是一种符号系統

語言其实是一种从材料上說，即从声音上說，是物質的、物理的，而从涵义和使用上說却是社会的、集体的符号系統。对于語言是符号系統这个观念，人們可以有唯物主义的了解，也可以有唯心主义的了解。

語言是人类集体中人們的交际工具。語言之所以能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是因为它有声音做它的"物質外壳"，語言假如沒有这个"物質外壳"就失去了它的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見的。可是西方有些資产阶級的語言学家，比方索緒尔，对于語言的声音的本質却不是这样了解的。

索緒尔在他的《普通語言学教程》里把語言分成了符号，被表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4頁。

② 同上，第5頁。

③ 同上，第20頁。

示者和表示者三样东西。被表示者就是指的我們的概念，表示者是指的一种“声音形象”，純粹是心理的現象，因为我們就全不动口，也可以在心中自言自語、或默念詩篇。語言的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只是概念和声音形象。声音形象不是物質的声音，而只是声音的心理印象，因此符号也不是物質的，而只是心理的。我們眞不明白，假如語言的符号是心理的，而不是物質的，哪末語言怎能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呢？这就是索緒尔对語言是符号系統这一观念的唯心主义的了解！

其次，在詞与物之間，卽表示者与被表示者之間，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在对这問題的解答上也可以显示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不同。

詞与物，卽表示者与被表示者之間的关系問題本来是語言哲学里面最老的問題之一。在古代希腊，一般哲学家和語法学家对这問題的看法就分成了“按性質的”(phusei)和“按規定的”(thesei)两派。主張“按性質的”認为一切名称都决定于被称呼的物体的性質；他們說，假如不是这样，那末我們为什么不能随便用任何的詞来称呼任何的物体呢？这代表着当时的一般唯心主义者的看法。主張“按規定的”却断言物体的名称是按照人們的規定得来的；假如名称决定于物体的性質，那末同一个物体在各种不同的語言中就只能有一个同一的名称，而不会有不同的称呼，所以名称不是决定于物体的。这代表着当时的一般唯物主义者的看法。这两种看法一直堅持下来，長期沒有得到解决。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够全面的。主張“按性質的”本身意味着物体的名称是由上帝决定的固然是一种非常荒謬的說法；主張“按規定的”若不明白語言的社会本質也不見得正确。

詞与物之間沒有自然的、必然的联系，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同一样东西，我們汉族的人可以把它叫做〔niou〕(牛)，說俄語的人可以把它叫做〔bik〕(бык)，說英語的人可以把它叫做〔ɔks〕(ox)，說法語的可以把它叫做〔bœf〕(bœuf)，可見語言的符号有一个任意的

性質，可以由各族的人民任意选擇；但这选擇之权并不操之于个人，而实操之于全社会，个人是不能任意把它变更的。

語言符号的任意性質曾有人加以反駁，其中可以归納为以下两說：

第一是主張摹声說的。他們認为各种語言里都有一些摹声詞，例如汉語的“鴉”、“鵲”、“貓”、“鴨”等。可見詞与物之間有时实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不是由人們任意选擇的。其实所謂摹声詞在各种語言里都是数目很少的，既成为詞后就逃不出語音变化的規律。并且就是摹声詞也不見得每种語言都完全相同。同一样东西，这种語言用摹声詞，那种語言不一定用摹声詞；用一样东西的声音，比方鴨的叫声，汉語把它摹拟成“鴨”，英語把它摹拟成 quack-quack，法語把它摹拟成 couin-couin，丹麦語把他摹拟成 rap-rap。这不还是也有任意性質的嗎？

第二是主張感叹說的。主張这一說的人認为各种語言里的感叹詞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表示者与被表示者之間显然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而不是由人任意选擇的。其实也并不尽然。最显著的，比方同表示悲痛这种情感的，汉語用 ai (唉)、俄語用 ои，英語用 oh，德語用 au，法語用 aie，可見就是感叹詞的声音也常常要受社会的傳統习慣支配，我們不懂得那种語言就往往不知道它所表示的是哪一种情感。何况有許多感叹詞，并不一定是表示叹声的呢！

由上面所說的看来，可見語言的符号有任意的性質是无可否認的。正因为这样世界上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語言，也正因为这样語言才能够发生变化。

5. 語言的职能

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因为它是社会里人們的交际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語言本質的基本原則，也就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本原則。

根据这个基本原則，我們可以肯定交际职能就是語言的基本职

能。任何語言，只要它具有这个交际职能，被用来做交际工具，就是活的；假如失去了这个职能，不再是人們的交际工具，那只能算是死的語言。

在另一方面，一切工具，只要能履行这个交际职能，那末按职能說，也可以叫作語言；比方聾啞人所用的手勢也可以叫做語言，因为它能履行語言的这个交际职能，不过它的功用沒有有声語言的那么重要吧了。

可是語言的功用并不只限于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馬克思）。“思想的眞实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斯大林）。語言并且是思維的工具，即作为分析思想、体現思想和表現思想的工具。可見語言除交际职能外还有另一个职能，我們管它叫做表达职能。

語言的这两个职能，即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的交际职能和作为分析思想、体現思想、表現思想的表达职能，其間的相互关系怎样呢？对語言的本質来說，哪一个更重要呢？在这一个問題的解答上也可以显示出人們对語言本質理解的社会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观点。

乍一看来，在語言的这两个职能中，表达职能仿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交际职能要以表达职能为先决条件才有可能，因为我們要跟别人交际、交流思想时必須把思想表达出来，否則无从进行。大家都知道，語言过程是在个人方面进行的。生理学告訴我們，在語言过程中，即在正常的言語活动中，最少須有两个神經中樞参加进去：一个是音响中樞或听覺中樞，一般叫做維尔尼克中樞，位于大腦左半球高顳回附近；另一个是語言发动中樞，一般叫做卜洛卡中樞，在大腦左半腦低額回。这两个中樞中任何一个受到損害都会破坏言語活动的正常程序，这是在病理学方面得到了証明的。由这一事实出发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結論：

（一）語言（言語活动）表現为一种个人的反应——这是生理学的观念。

（二）語言（言語活动）表現为人的，或正确些說，个别的人的心理

(或心理生理)的活动——这是心理学的观念。

生理学的观念也好,心理学的观念也好,都是个人主义的观念。由这一观念所得出的邏輯上的結論就会把着重点放在說話者或听話者个人所进行的过程上面,認为語言的两个职能——交际职能和表达职能——中表达职能占着优先地位。

这样的理解,初看起来,仿佛是很自然,很可以使人信服的,其实是沒有理解到这两个职能間的相互关系。关于这两个职能在語言学中的相互关系問題与关于个人和社会在社会学中的相互关系問題是有同等意义的。

在語言的生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实是交际职能,而不是表达职能,我們只要注意到下列的一些情况就可以了然。

第一,任何語言都不会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因为每种語言都是在集体中应用的。假如只靠个人,只靠說話者而沒有听話者就不会有語言。有些人有时虽然可以自言自語,可以独白,但他們所用的还只是通常用来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而不会是另外的一种語言。在这种情况下,說話者要以一种新的、特殊的語言来代替他日常所用的語言是办不到的。

第二,語言不可能是只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产生的。理由很簡單,因为"个人"在集体生活之外不可能創制思想。如果以为語言只是为了表达个人思想而产生的,那末这种語言是不能发展的,因为在社会以外,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語言唯其是交际工具才能获得这表达职能,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很显然,語言不用来做交际工具就不可能是思維的工具。一个人到了另外的一个語言环境里,在他沒有充分掌握那新的語言时,他还用他的本族語言去思維;但当他掌握了那新語言作为交际工具之后,假如他不再用本族語言去作交流思想的工具,那么这語言就会慢慢在他的腦子里淡忘,他就不再用本族語言去思維而用那新的語言了。由此可見語言的表达职能是依賴于交际职能的,不然的話,为什么一个人到了另外的一个語言环境里就不能保存自己的本族語言

作为思維的工具以至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天呢？为什么当他的本族語言不再是交际工具的时候就不再用它来思維呢？显而易見，語言的表达职能的命运是决定于它的交际职能的。任何語言被排挤出去不再用来作为交际工具时就无法保持它作为思維的工具。所以我們要用交际职能的观点去把語言看作交际工具才能了解語言的本質。假如只就表达职能去观察語言，那就是用說話者的观点去看語言。

但是我們說語言有交际职能，这是不是只用听話者的观点去看語言呢？不是的。交际职能是指的說話者和听話者交談。所以就交际职能去看語言就意味着用更广泛的观点，就語言本質的更全面的范圍去观察語言，換句話說，把語言看作交际工具就意味着科学地去看語言。我們对于語言的个人主义的或社会的观点的特点就在于着重語言的交际职能或表达职能。因此，上面所說許多資产阶級語言学家对于語言的看法都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近几十年来，有些語言学家，如德国的布勒 (Buhler) 等，除开語言的这两个职能之外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职能 — 闡述职能（德語 Darstellungsfunktion）。他們認为語言事实不仅表达、交际，并且闡述。換句話說，他們認为語言事实有三个职能：表达职能，交际职能和闡述职能，就是看誰表达，向誰交际和闡述些什么。他們認为这个闡述职能是語言所固有的，我們說到語言和語言事实时必須顧到这个职能才算完备。他們近年来把許多注意力都集中到語言的这个闡述职能上面去。

这种理論我們不能認为是在科学上站得住的。当然，用語言事实我們闡述一些东西，这是毫无疑問的。可是这个职能——闡述一些什么东西——实在已經包括在表达职能里面，作为它的一个自然的組成部分，因为我們不可能表达思想而不表达某些內容，“闡述”某些东西。所以闡述职能不能分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职能，尤其是不能成为一个基本的职能。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假如从一个众所週知的事实出发，詞表示某些意义，为人利用来做交际的工具；沒有說話的人，語言事实就將

什么也不闡述，任何意义也沒有。(沒有說話的人仍然存在着客观实在，这只是詞义的确定的因素，但不能用来說明沒有說話的人語言事实也可以存在)。企图証明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場，超出了一般科学的范圍，尤其是超出了語言学的范圍了。

总而言之，語言的本質是跟語言的职能联系着的。我們不能把这两种东西互相对立起来，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們說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就因为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交际职能就是它的基本职能。

6.語言中的社会性与个人性，語义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

我們說語言是社会現象，語言是人类集体的财产，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这是就語言的社会性来說的。这对于語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明白了这一点才談得上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語言有它的交际职能。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并不絕对否認語言有它的个人性。在同一个語言社会里，要每一个人都完全同样地运用那語言的事实，都完全同样地运用那語言的每一个詞和每一个句子是做不到的，并且也沒有这种必要。对說話者来說，在不致引起誤会，不发生理解上的困难这一条件之下，偶然离开公認的标准采用一些新的詞和新的語法結構形式在經驗上是允許的。这就是我們所說的語言的个人性。

为了进一步理解語言的社会性和个人性及其間的相互关系，我們应該明白在語言事实的意义中，特别是詞的意义中，有所謂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什么叫做語言中的客观因素呢？这就是說，在使用同一种語言的人，他們說話时所用的詞和句子的意义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語言中最主要的东西；語言有了这客观因素才能具有交际职能，才能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

什么叫做語言中的主观因素呢？这就是說一个詞或詞組的意义，在說話者和听話者的認識上可能帶有一些因人而异的主观的色彩。这些主观的色彩就構成了語言中的主观因素。

詞或詞組的客观意义在社会上是巩固了的，其中所滲杂的一些主观的色彩通常对于詞义的本質不会起什么重大的作用，并且很少是能够影响到說話者的說話效果的。比方“烏鴉”这个詞，在說話者使用时，他的心目中可能想到它的聒聒不休的噪声，也可能想到它的烏黑的色泽；說“河边”可能滲杂有河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的印象，說“夜来香”可能滲杂有它的馥郁的香味的印象；在听話者听来最先理解到的总是关于这个詞或詞組的普通意义，至于說話者使用时所滲杂的主观的色彩絕大多数是无从理解的。可是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或依靠語言的环境，說話者的这些主观的意图还是可以体会出来的。比方說“鴉雀无声”，我們可以体会到說話者的意图是指的“鴉”和“雀”沒有发出它們平时那种嘈杂的叫声，用来描写一个地方的幽静；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是指的烏鴉的烏黑的色泽；說“麻雀虽小，五臟俱全”是指的麻雀的形体之小而不是别的。一块磚头說話者使用时可以想到它的厚薄，也可以想到它的微小的价值，單用起来听話者是无法理解的；但若說：“磚儿何厚？瓦儿何薄？”（水滸）或“拋磚引玉”，那么說話者的主观意图就可以借着全句的意义把它体会出来。由此可見一切語言的主观因素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实有它的客观的基础。西方有些資产阶級語言学家，如德国的洪葆德（W. Humboldt）和他的随从者，特别强調語言中的主观因素，作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証，說什么“一切理解都是不理解”，这就是漠視了語言的客观因素，漠視了語言的客观的意义。事实上語言是人們的交际的工具，千万年来保証着人們能够互相了解，团結在社会里，組織共同劳动，不断地創造和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以至今天。原始人类的語言虽然很簡陋，缺点也比較地多，但在人們的实踐中不断加以改进，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假如語言的主观因素，即分离的因素占着主导的地位，那么語言就不可能成为人們的交际的工具，而一切人类的进步都是不可想象的了。

可能有人这样想：文艺作品的語言，尤其是那些抒情作品的語言，与我們日常說話所用的語言和科学的語言不同，按它的本質来

說，会为語言的主观的理解开辟着一条寬广的道路。这是无可否認的。事实上我們也常常看到文学家于遣詞造句方面确比我們日常生活和科学家所用的語言多一些主观的色彩，个别的还可以創造一些新的詞和新的語法結構形式，所以我們說文学家是語言的巨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交际职能是語言的基本职能。語言的活动是社会的。文学家无論怎样把語言加工，无論怎样創造新詞和新的語法結構形式，也必須以一般的語言做基础。假如語言的客观意义不是比主观的、个人的意义占着显著的优势，那末就作家来說，就是只为他自己而写作，难以指望从讀者方面得到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的理解。从前欧洲文学中有一种所謂未来派，企图离开現存的語言规范，另造出一些不能视为語言事实的声音結合体和語法結構，那除注定了要失敗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别的結果的。

7.語言系統的意义及其特点

任何語言都是自成一个系統的。这就是說，任何語言的內部構造都有一个完整的系統，語音方面如此，語法方面如此，詞汇方面也如此。比方每种語言有多少个音，怎样把这些音結合成各种音节，怎样把音节結合成詞，怎样把詞加以变化，加以組合構成各种句子，都有一定的系統，整个語言也自成一个系統。这个系統是一种語言一种語言不同的，甚而至是一种方言一种方言不同的。但不同之中也自有其一致的地方，有些一致的地方多些，有些一致的地方少些，但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一致性。在每个系統中每个环节，每个事实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我們研究任何現象(包括自然現象和社会現象)都不能把它們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互不相干的东西，而必須把被研究的对象看作有內在联系的整体。这是任何科学相同的。語言学也是这样。在語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語言現象看作彼此联系着的，从而找出整个系統中的各个环节；把語言看作是与它所服务的社会联系着的，从而找出它与社会的关系。

在語言系統中存在着根本不同的两方面：材料方面与結構方面。所謂材料方面就是指的由声音構成代表着一定意义的詞汇；所謂結構方面就是指的把詞加以变化，加以組合，構成句子的語法構造。任何語言都有許多詞。詞好象建筑业中的材料。沒有材料，任何房屋都是建筑不起来的；但是光有材料也并不就等于有了房屋，我們还要把它加以变化，加以結構才能成为房子。同样，語言的詞也不就是語言，虽然沒有詞任何語言都是不可想象的。"当語言的詞汇接受了語言語法的支配时候就会有极大的意义"①。

語言的詞汇就是語言中所有的詞的总合。但語言中的詞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些是某种职业所專用的、有些是某种專业所專用的，有些是某个社会集团所專用的，还有些是阶級习慣語。这些都是我們所說的社会习慣語。此外也有一些是同一社会里不分职业，不分阶层，不分文化程度，全体人們所公用的，这就是我們所說的基本詞汇。一般地說来，基本詞汇比語言的詞汇窄小，生命比較長久，并且有構成新詞的能力，它是有全民性的。斯大林說："語言的詞汇中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基本詞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为基本詞汇的核心。基本詞汇是比語言的詞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时期中生存着，并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础"②。

語法構造决定于詞的形态学特点和联詞成句的造句法特点。这是一种語言一种語言不同的。有些語言形态很复杂，每个名詞、动詞以至形容詞、代名詞等都有一定的变化；有些形态比較簡單，几乎全部語法構造的重量都放在造句法上面，但是无論如何，每种語言都有它的語法構造。斯大林說："語法（形态学，造句法）是詞的变化規則及联詞成句的規則的綜合"③。

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就是語言的最主要的特征。"語言的語法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1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

結構和基本詞汇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的特点的本質"①。

8.語言与思維

斯大林說："語言是工具、手段，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②，又說："語言是直接与思維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③。由此可見語言之所以能成为人們的交际工具，交流思想以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是因为它与思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什么叫做思維呢？思維与認識是分不开的。我們的認識通常从感覚和知覚开始。比方每次下雨，地面淋湿了，屋頂淋湿了，任何沒有东西擋住的地方都淋湿了。这是我們所亲自目击的。經过多次观察之后我們就可以概括成一个結論：雨下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把地面、屋頂等处淋湿。这不是由某一次下雨的部分特点决定的，而是由所有下到一定程度的雨的一般特性决定的。我們在事物和現象之間建立了一种联系后有时就沒有直接感知事物也可以从这种联系中把它推論出来。例如我們一早醒来，打开窗子一望，晨曦虽然冉冉上升，但是俯首一看，地面、屋頂等处都是湿淋淋的，这样就沒有直接感知，也会認識到那一天晚上曾下过一場雨来。这就是一种間接認識的过程。世界上許多事物都不是我們所能直接观察得到的，可是我們也可以凭着这种对于事物和現象間的联系与关系的認識把它推論出来。所以我們說思維是反映事物的一般特性及发現事物間有規律的联系与关系的一种过程：思維的职能就是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規律，給人充当認識世界和积极改造世界的武器。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4頁。

② 同上，第20頁。

③ 同上，第20頁。

思維常常是跟語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沒有語言我們固然无法进行思維；沒有思維人們也不会有語言。这其間的关系我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一)人們是借着語言的帮助来思維的。沒有語言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思維。如果你問一个人："你是用什么語言来思維的？"他將毫不覚得惊奇，并且会馬上告訴你："我是用汉語思維的"，或"我是用越南語思維的"，等等。假如一个人会几种語言，并且常常用这几种語言做交际工具，那末他会有时用这种語言，有时用那种語言进行思維；但假如其中一种或两种失去了作用，不再用来做交际工具，那末它就慢慢在那个人的腦子中淡忘，不再用它来思維了。

(二)人們是借着語言的帮助来互相交流思想的。人們的思想不可能是只为个人而产生的；有了思想还須与别人交流，而語言就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

9. 一般人对于語言过程与思維过程相互联系的不正确的理解

思維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語言一方面帮助人們进行思維（沒有語言就不能进行思維），另一方面帮助人們交流思想（沒有語言也就无从交流思想），可見語言与思維是紧密地相联系着的。可是語言过程与思維过程之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人們对于这一点却常有各种不正确的理解。

有些人認为我們的思想老早就是以一种現成的形式在我們的意識中存在着的，我們的言語不过在外面把这些已經分解了的、現成的思想套着吧了。这样的理解是不合乎事实的。我們的思維总是借助于詞来进行的。在沒有得到詞的表达以前，現成的、确定了的、分解了的思想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們的意識中最多只有一些思想內容或思想材料，有时以感覚的形式出現，有时以一般的、还沒有分解的表象（或观念）出現。我們要把这些思想內容或材料分解成詞，并且在詞与詞之間建立起一种关系来才能成为思想。比方我們跑到花园里看見一朵紅花。这朵紅花的形狀和顏色刺激着我們的視官，使我們

对它有一种感覺和知覺；我們离开花园后，这朵紅花也会在我們的腦子里留下一种表象（或观念）。可是有了紅花的感覺、知覺或表象并不意味着对于紅花有了某种思想。我們必須把它分解成"花"作为現实对象和"紅"作为該对象的属性才能够有"这是一朵紅花"或"这朵花是紅的"等思想。在这个分解过程中沒有詞是办不到的。思想內容——感覺、知覺、表象等——要通过詞并且在詞中才能形成思想。詞体現思想；在沒有体現为詞以前，我們的意識中只有一些思想內容，而不是現成的思想。斯大林說："有些人說：思想是在它們用言辞表达出来之前在人的头腦中产生的，是沒有語言材料，沒有語言外衣，可以說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这种說法完全不对。不論人的头腦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語言的术語和詞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又說："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談到与語言的'自然物質'不相联系的思維，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維"②。

此外，有一种"內部語言"也可以使我們在分解思想时对語言和思維的相互联系弄得模糊不清。所謂"內部語言"即我們借以进行思維的一种內部的、无声的言語过程。这种"內部語言"虽也以某种具体語言做基础，但究竟与那訴諸别人的听覺或視覺旨在为人所了解的外部語言有所不同。它是为說話者本人服务的，所以并不要求很完整。由"內部語言"轉移到外部語言往往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人就把这种"內部語言"与思維等同起来，視为同一的东西。这同样是沒有根据的。

总而言之，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語言与思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不可互缺的。沒有語言，人們將无法进行思維。馬克思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斯大林說："思想的眞实性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8—39頁。

② 同上，第39頁。

是表現在語言之中”①，就是这种意思。

10.語言与思想

思想內容是許多种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邏輯学等的客观对象。語言学的对象只是表現思想內容和思維的語言。有些人說，思想是有阶級性的。語言旣是思想的直接現实，也应該有阶級性。这样的理解是錯誤的。

首先，大家知道我們这里所說的思想包括一切思維活动的結果和認識活动的成果，不一定都是有阶級性的。比方我們說：“这是一本書”，“那是一朵紅花”，它究竟代表什么阶級的思想呢？旣然不代表任何阶級的思想，那么表达这种思想的語言就不能說是有阶級性的。

其次，思想当然也可以指某一种表現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需要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的思想体系，例如奴隶主的思想体系、封建主的思想体系、資产阶級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級的思想体系等等。思想体系属于上层建筑方面的現象，是上层建筑的組成部分，它当然是有阶級性的。但我們却不能說表現各种思想体系的語言也因此而具有阶級性。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語言在人类集体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是全民的交际的工具，它可以一視同仁地替各阶級服务。比方且拿現代汉語来說，它可以替資产阶級服务，也可以替无产阶級服务，并且都服务得一样好．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所以我們不能因为語言可以表現各种思想和思想体系而說它具有阶級性。

11.語言与文化

另有些人認为語言是与文化相联系的；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資产阶級的文化和无产阶級的文化，因此語言也应該有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3! 頁。

两种。这样的理解同样是錯誤的。

无可否認，民族語言是在資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一起形成的。民族有資产阶級民族，也有社会主义民族：前者以資产阶級及其民族主义政党为主要領导力量，他們的文化是資产阶級的文化；后者以工人阶級及其国际主义政党为領导力量，他們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語言与文化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我們却不能把它們混为一談。文化可以有資产阶級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无可否認的；但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永远是全民性的。它可以替資产阶級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而民族文化的內容可以是資产阶級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說：“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錯誤是他們沒有看見文化和語言之間的差別，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內容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語言則在几个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同样地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①。

12.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語言与思維的基本理論

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教导我們，語言与思維同是社会的产物，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現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写道：“語言和意識同样是早就有了的。……語言正象意識一样，它只是由于必要，由于与别人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意識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它始終是社会的产物”②。

我們可以想到，原始人类的活动范圍是不广的，他們所接触到的事物是不多的，因此他們的意識也是很簡單的。他們最先意識到跟他們接近的可以感覺到的环境，理解到他們跟别人的联系，理解到他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6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出版社版，第64頁。

們跟周圍的人有进行交际的必要，也就是說，他們开始理解到人一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意識是在社会劳动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首先表現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反映。

可是人的意識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因为人消极地、直观地反映自然界，而是因为人能动地改变自然界。在影响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人的意識就越来越完备而深刻地反映着自然界的事物，反映着这些事物的属性和自然界的規律。在物質生产的过程中，人的意識也越来越丰富。馬克思說："人們从积极的活动开始，并借这些活动来掌握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从而滿足自已的需要。在反复进行中，那些能够滿足人們需要的东西就在人們的腦里牢記下来。因此人們也学会了从'理論上'把那些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的外界事物和其他一切事物区别开来。后来，在达到了某种发展水平的时候，在人們的需要和人們用来滿足自已需要的活动形式逐漸地增加起来和进一步发展以后，人們就給一整类一整类的事物以各种名称，而这些事物是人們凭着經驗早就和外界的其他事物区分开了的"①。由此可見人的思維是从劳动和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可是人的思維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沒有語言是不可能的。語言一开始就是人們的交际工具，表达思想的工具。語言，即由詞組成的語言，是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和意識一起产生的，并且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人們进行交际和表达思想的工具。

語言和思維同时产生，彼此不能單独存在。語言与思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何以故呢？因为第一，思維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規律，而語言把关于这些規律的思想記載下来，巩固起来，使成为他人可以了解的东西，这是它們的职能的不同；第二，同一的思想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成为各种不同的民族語言，即在同一种語言里也可以有古今不同的形式。从这一方面看，語

---

① 馬克思：《对阿道尔夫瓦格納的書的評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15卷，第461頁。

言与思維也是不相同的。

当然，自阶級社会出現后，人类社会中分成了統治的阶級和被統治的阶級，剝削的阶級与被剝削的阶級。不同阶級的人对于某些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所用的語言也有一些不同的詞語，但語言的基础是在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这是全社会的人所共同使用的。每次社会变革之后，有些陈旧的詞被廢弃了或改变了意义，由于新事物和新观念的产生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詞和語，但語言的基础却并沒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我們不应該因为語言中有不同的阶級习慣語而否定了語言的全民性。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它可以替資产阶級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我們也不应該因为文化有資产阶級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而認为語言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

乙、語言的起源

1.这个問題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中的地位

語言的起源問題是語言学里面一个爭論最多，意見最分歧，同时又是最惹人注目的問題。根据各种文献所載，在語言学沒有成立以前，很早的时候，在古代希腊和近东的一些文明古国就有許多人对这問題深感兴趣。我們在上面說过，在古代希腊，一般哲学家和語法学家对事物之有各种名称是“按性質”(phusei)的呢？还是“按規定”(thesei)的呢？曾引起过很激烈的爭論。这表面上看来好象只是关于詞与物之間的关系的問題，但是詞鋒所及必不可避免地会牽涉到語言的起源問題，事实上主張“按性質”的就認为事物的名称是由上帝給与的。可見語言的起源这問題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經被提了出来。

不仅在希腊是这样，在近东的一些古国里大家对这問題也很感兴趣。根据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記》所載，在紀元前六世紀，埃及有一个法老(国王)叫做卜薩梅蒂赫(Psammetichus)的，他很想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和哪一种語言是最古的。經过長

久考虑后，他决定用一种实驗的方法把它考究出来，于是叫人把两个刚生下来的小孩带到一个很荒僻的沒有人烟的地方去学牧羊，每天只給他們羊乳吃，并且严禁人家对他們說話。过了一定的时候，有一天，他們忽然发出“Bekos”这样的声音来。那法老傳令察詢在什么語言中有这个詞，后来查到腓尔基語有这个詞，是“面包”的意思，于是确定了腓尔基族是世界上最古的民族，而腓尔基語是世界上最古的語言。以常理推之，希罗多德的这个故事并不可靠，因为假如这两个小孩沒有听見过人家用“Bekos”这样的声音来表示“面包”这个意思，他們无論如何是不能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由此可見在紀元前六世紀的时候埃及人对于語言的起源这个問題就已經很感兴趣。

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紀，各派学者參加这問題的討論的不知凡几，其中包括哲学家、經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如英国的洛克（Lock），亞当斯密士（Adam Smith），德国的萊伯尼茲（Leibniz），赫尔德（Herder），馮德（Wundt），法国的盧騒（J. J. Rousseau），勒南（Renan）等等，議論紛紛，各有各的看法。但是說来奇怪，自語言学成立后，大家对这問題的兴趣却反为大大減低了，尤其是一般語言学家多已不願意考虑这个問題。法国巴黎語言学会会章自1866年起甚至規定了“不接受任何关于語言起源及世界共同語方案的报告”。美国語言学家輝特尼（Whitney）曾感慨系之地說：“在語言学中，沒有一个論題象語言的起源这样曾被各派的大小学者頻繁地、詳尽地討論过，也沒有一个論題象語言的起源这样被討論得費力多而收效少；关于这問題的大多数記述都只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話……除作者本人外几乎沒有一个人肯相信。因此这个問題在一般神志清醒的語文学者当中得到了一个很坏的名声”①，由此可見他們对这問題的厌惡。法国房德里耶斯（J. Vendryès）在他的著作《語言》中并且公然宣称：“語言的起源問題不屬于語言学的范圍”②。

① 輝特尼：《东方学与語言学研究》，第1册，第279頁。

② 房德里耶斯：《語言》，1952年，巴黎，第5頁。

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家这个对于語言的起源問題的态度在方法上是錯誤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認为語言学沒有权力拒絕这个問題的研究，正如生物学不能拒絕生命起源問題的研究一样。語言的起源問題是語言学中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不过我們也得承認这个問題不是語言学本身所能單独解决的。語言的起源这問題的解决有賴于另一个更普通的問題，即人类起源問題的解决，也正如生物学要借賴于其他自然科学如地質学、生物化学等的帮助而提出并解决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問題一样。在語言学中，假如不考虑人类如何形成，那末对于人类語言如何产生的問題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概念。人类語言产生的科学理論应該以人类起源、人类社会起源的科学理論为基础。

同时，我們現在来討論語言的起源这个問題也应該有一个范圍。

首先，我們要把各种具体語言如俄語、英語、德語、法語等的起源和一般人类語言的起源区别清楚。根据近代科学家的考証，从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長植物和动物的时候算起到現在大約已有一万万多年，人类的历史大約也已有好几十万年。在这几十万年当中，有历史記載的不过几千年。从前有些語言学家認为我們只要把各种具体語言的历史用历史比較法加以整理就可以探知原始人类的語言。这可以說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我們就算把世界上一切有历史記載的具体語言的起源都探考清楚——我們目前距离这一点还很远——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年。想就一万年前的語言去探知几十万年前的語言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們現在研究語言的起源問題也不是要确定人类最原始的語言究竟是怎样的。从前有些資产阶級語言学家認为我們只要看一般嬰孩怎样学会說話就可以知道原始人类怎样开始有語言，另有些以为我們只要看現在一些所謂“未开化”的民族語言怎样就可以知道原始人类的語言怎样。这些都是徒劳无功，毫无根据的看法，因为第一，我們知道一般嬰孩与原始人类的处境不同。在嬰孩沒有出生以前，社会上已經有一种語言存在着，等到嬰孩出生和長大后慢慢学

会了这种語言去做他們跟别人的交际工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跟原始人类要自己創造語言的情况完全不同。第二，現在有些比較落后的民族，他們的語言也已經各有很悠久的历史，有些結構很复杂，有些結構比較簡單，其間差别很大，我們也不能据此来断定原始人类的語言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民族的語言的主要特点只在于詞汇比較貧乏，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却可以发展得很快，至于他們的語法構造我們很难說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来研究語言的起源应該只限于揭露人类語言可能萌芽的条件，卽人类能够开始說話时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而不是要知道原始人类的語言究竟怎样。

2.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語言起源的基本原理

关于語言的起源問題，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給了我們一个唯一合乎科学原理的正确的解釋。根据这个原理，語言是原始人类在太古时代，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为了适应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語言。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假定人类的祖先是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大約地質学家叫做第三紀的末期）在熱帶某一个地方（大概在現已沉到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上）居住着的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他們起初都是用四条腿跑路的。

在从猿轉变到人的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是学会了直立行走。从那时候开始，他們的手变得自由了，不独可以用来抵御敌人，并且可以从事各种很簡單的劳动活动和制造一些很粗笨的，用石头做成的劳动工具。这可能經过了很長久的时期。恩格斯說："从生活在树上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的确經过了几十万年……但是人类社会毕竟出現了"①。猿群与人类社会間具有特征的差别就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版，第8頁。

是劳动——应用劳动工具去从事劳动。

劳动和劳动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由于劳动和劳动的发展使人扩大了对自然界的統治。由于劳动和劳动的发展使原已很合群的人类祖先結合得更加紧密。人的发音器官和腦髓自人类祖先学会直立行走后就已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更使人們慢慢达到了“有什么东西非說不可的地步”①。

这种需要更促进了人的发音器官和腦髓的发展，使他們逐渐能够进行抽象的思維和发出一个个清晰的声音，从而产生了語言。所以人类的語言实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劳动过程中为了适应互相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尽管原始人类最早的語言是由不很清晰的音节構成的，所表示的概念也还很模糊，但終究是有声語言。

恩格斯这样結合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去研究語言的起源是唯一正确，完全符合于現代的科学知識的。这种理論使几千年来各派学者聚訟紛紜的关于語言的起源問題得到了一个原則上的解决。

3.資产阶級各派学者对于語言起源問題的唯心观点

語言由劳动和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理論是唯一正确的。它与資产阶級各派学者对这問題的一切唯心主义的理論都有本質上的不同。

資产阶級各派学者关于語言起源的理論很多，我們不准备在这里把它們一一列举出来，并且也沒有这种必要。一般地說来，在較早的时期，他們多相信人类語言的产生是由于“神的賦与”或人的“內部精神”活动的結果。十八世紀出現了盧騷的“社会契約”学說，根据这一原則，他認为語言是在原始社会人們有意識地約定的。十九世紀达尔文的进化論使大家对于人类的起源有了比較正确的認識，但是关于語言的起源，他却把人类祖先发出的叫喊声比之于鳥类寻求异性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版，第 6 頁。

的歌唱，企图把它跟保存种族的本能联系起来。这些都是荒誕无稽，沒有任何根据的，早已沒有人相信了。近几十年来，比較流行，仍为一些人所倡导的，实只有摹声說、感叹說和手势論等三种，現在分别述評如下：

根据摹声說的說法，人类祖先的語言是由于摹拟自然界的声音和野兽的吼声而产生的，最先为德国生物学家赫德尔所倡导，直到美国輝特尼还主張这一說，他們并且举出了各种語言的一些摹声詞来做例証。无可否認，各种語言中都有一些拟声詞，例如汉語的鴉、鵲、貓、鴨等等；但究其实，这些摹声詞在各种語言中数量并不很多，并且都是比較后来才有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假如以为事物的名称都是由摹拟事物的声音而产生的，那末許多不发声音的物体，它們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有些物体的名称，这种語言用摹声詞，而另一些語言却不一定用摹声詞呢？

根据感叹說的說法，人类的語言是在某些情緒的影响下由一些不由自主的叹声发展而来的。原始人类与外界事物接触时，由于为恐怖、欢乐，悲痛等情感所主使，不免自然而然地发出一些声音来。这些声音后来逐漸发展成为各别的詞儿。他們沒有想到这些表示情感的声音都只是情感的直接表現，而并不是所要表达的情感的名称。在由表示情感的叹声到表示一定事物的詞之間实隔着一条很寬的鴻溝。

这两种理論，一种主張語言的詞是由摹拟事物的声音而产生的，一种主張是由表示某种情感的声音发展而来的，其間虽然有很大的差別，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只从个人方面去考究語言的起源，仿佛語言中一切的詞都只是由个人創造的，不需要在集体中去进行，所以我們把它們叫做个人主义的理論。这些个人主义理論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全离开集体劳动，离开物質生产的过程和发展，离开人們对交际的要求和需要去考察語言的产生，所以都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学者談到語言起源的不多。《礼記》乐記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刘师培根据这一点認为人

类的語言起于喜、怒、哀、惧、爱、惡等六情①。楊树达虽然把語言的起源分为发声、摹声和摹德业三个时期，但也承認以恐惧、警告、叹息之声为最早②。这些都是近于感叹論的理論。張世祿于《語言学原理》中論到語言的起源时，列举了各种学說后独贊同精神作用說③。这些都或多或少受了西洋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影响。

4.关于无声語言第一性的問題

最后我們說到手势論。这是近五十年来最流行的一种論調，許多語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如英国的巴格特 (R. Paget)，荷蘭的金納根 (J. van Ginnekin)，德国的馮德以至苏联的馬尔都主張这一說。

馮德是德国的心理学家，1901 年出版了一本《人种心理学》，于第一卷中詳細討論到这个問題。他在原則上虽然承認手势和声音是相等的，都是一种"表現的动作" (Ausdrucksbewegungen)；可是他認为按功用說，人类最先用手势来表現概念，只用声音来表現感覚；用声音表現概念只是以后的事。换句話說，他認为手势語是第一性的，有声語言是以后由手势語发展出来的。

馬尔关于手势語的理論也与此相类似。他認为人类起初并沒有有声語言，而只有一种"手的語言"，因为原始人类还不能"思想"，只用一种前邏輯的思維来进行思考。这种前邏輯的思維完全适合于用手来表示，所以又叫做"手的思維"。"手的思維"是与"手的語言"相符合的。这种"手的語言"大概持續了"一百万年到一百五十万年"，它"不仅使人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形象化的概念，与集体中的全体人員交往，并且还可以作为人們与别的部落及本部落的交际的工具，使人有可能发展其概念"④。有声語言是以后才有的。它总共存在了五万年到五十万年，起初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質，为特权阶級——

① 刘师培：《正名隅論》。

② 楊树达：《高等国文法》，第 2—7 頁。

③ 張世祿：《語言学原理》，第 123—126 頁。

④ 馬尔：《語言与思維》，《馬尔选集》，俄文版第 3 卷，第 119 頁。

术士—— 所專有，人們珍視它，并保守秘密，不讓別的人知道。所以当时有声語言唯一的使命就是充当术士与部落图騰交际的工具①。总而言之，馬尔認为“手的語言”是第一性的，它在一百万年到一百五十万年間作为人們的交际的工具；而有声語言却是以后才有的，它并不是人們的交际工具，而只是特权阶級——术士——与部落图騰交际的工具。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个結論，卽凡主張手势論的都認为手势語是第一性的，而有声語言却是第二性的，由手势語发展出来的。有些人并且企图引用一些考古学上的和生理学上的証据来証明他們的理論的正确。

关于考古学上的証据，他們常指出近年来在各地出土的一些石器时代的化石人(比方所謂“海德堡人”)是沒有舌骨人，由此可以証明原始人类沒有有声語言，他們只用手来談話。这其实并不能算是什么証据，最多只能說明原始人类还不能发出清晰的声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但是不能发出清晰的声音并不等于沒有有声語言。

作为生理学上的証据的，有些人又常引聾啞的人以为例。聾啞的人沒有語言，所以常用手势来跟别人交談，可見用手势表达思想并不是不可能的。这其实也不能算是什么証据。斯大林于答别尔金和富列尔两同志的信中特别指出，聾啞的人不能跟会說話的正常人相比；語言学所研究的是会說話的正常人，而非不正常的不会說話的聾啞的人。聾啞的人虽不能說話，但是他們却能够根据他們日常生活中由于視覚、触覚、味覚、嗅覚而形成的对于外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覚和观念而产生他們的思想②。并且聾啞的人采用手势也是以有声語言做根据的。我們可以借助于手势使他們了解我們日常說話的方法和規則，使他們能够讀書、写字以及跟别人交流思想，不过那是用了視覚来代替听覚使他們能够用符号跟别人交际罢了。

总起来說，在人类社会中，有声語言是第一性的，这是无可否認

① 馬尔：«关于雅弗学說与馬克思主义的巴庫討論会»，第7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45—47頁。

的事实。手势語虽也有一定的用处，但只能处于一个輔助的地位，幷且只限于特別的用途。它不能表示复杂的思想，也不能发展我們的思維。認为它可以在一百万年以至一百五十万年以前充当人們的交际工具，那是不可思議的。斯大林說：“有声語言或詞的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卽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人种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卽令是，比方說，象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或更原始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有声語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結合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爭幷达到我們今天所有进步力量之一，”又說：“在这一方面，所謂手势語言的意义——由于它极端貧乏和有限——是小得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能这样或那样代替有声語言的語言代用品，而是人們有时用来强調自己說話中的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这个輔助手段在表現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語言和有声語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鋤与現代的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①。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是把有声語言看作第一性的。

丙、語言的发展

1. 語言的发展及其基础

語言是为了适应人們在社会中对于交际的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語言自产生后卽不断地变化着，发展着。語言的变化一般都是很緩慢的，所以往往不易为人所覺察。但假如我們把一种語言在不同时期的狀态（例如古代汉語和現代汉語）或不同地区的狀态（例如北京話和广州話）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其間的差别。这些差别都是語言变化的結果，而語言变化就是語言发展过程的內容。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46頁。

任何語言都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語言的发展究竟决定于什么呢？或换句話說，什么是語言发展的基础呢？从前資产阶級語言学家对这一点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些說是由于語言的自然增長（自然主义派），有些說是由于个人心理的推动，（个人心理主义派），有些說是由于个人精神的創造（唯美主义派）等等，显然都是沒有根据的。斯大林教导我們說："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語言也將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①。这充分說明語言不只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語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发展就是語言发展的基础。

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它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而服务于社会，帮助人們在一切活动的范圍中調整其共同的工作。这一切活动的范圍包括生产的領域，也包括經济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沒有語言替社会服务。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共同劳动的形式一直到我們今天电气、原子、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根据集体主义的原則改造生活的时代，都一往直前地发展着。語言既替社会服务，社会发展，它就不能不跟着发展。石器时代的語言已不能替我們今天的社会服务，所以社会发展就是語言发展的条件。

在另一方面，語言是替全民服务的。人类集体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在这发展的过程中，曾經过許多次的分散聚合，語言也不能不跟着由氏族語言发展为部落語言，由部落語言发展为部族語言，由部族語言发展为民族語言。从这方面看，語言的发展也是跟与它有关的人民的历史紧密地联系着的。

語言的发展既然以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跟人民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語言的历史固然可以供給我們許多关于社会发展史和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20 頁。

人民历史上的資料；另一方面，我們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懂得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語言发展的历史。斯大林說：“社会以外，无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发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語言的发展以社会的发展为条件，以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語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間存在着一种內部的联系。但这是不是說語言的发展就只机械地、簡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呢？不是的。我們說語言的发展以社会的发展为条件，以社会的发展为基础，意思只是說語言的发展是要受社会的发展制約的。語言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种依賴性，但是这种依賴并不象上层建筑之依賴于經济基础。理由很簡單，因为語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現象，既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筑一类，也不可以列入經济基础一类。它是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而替社会服务的，既不随着經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也不随着經济基础的变化消灭而变化消灭。語言的这个特点就决定了語言发展的特点。

任何語言的发展都有它的不受社会經济制度支配的发展內部規律。斯大林說：“語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②。这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就是根据語言的特征和語言发展的特征而决定的。恩格斯关于这一点也曾有过非常肯定的指示。他在于 1890 年 9 月 21 日給布洛赫的信中說：“我們創造我們自己的历史，但首先是在非常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創造的。在这里面，經济的条件是最后决定的东西……但如果有这样的主張，說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国中，布蘭登堡之被决定成为一个强国……恰恰就是由于經济的必然性，而并不是也由于其他的因素，那就未免有些迂陋了。要想把以前和现在的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存在，或高德意志輔音变化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20 页。

② 同上，第 28—29 页。

(这輔音变化把德国在地理上由苏台德到陶奴士山脉所形成的障壁扩大成形式上的分裂)的起源給以經济上的說明而不至于鬧笑話，那是很困难的"①。由这一段話可以看見恩格斯認为要援引經济現象或基础現象来解釋語言的变化是很可笑的，也就是說，恩格斯承認語言有它的不受經济制度支配的发展內部規律。

語言的发展既然有它的內部規律，这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語言发展內部規律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它牽涉到語言結構各方面的改变，語言性質的改变，語言历史各个事实的改变，但其中有一个基本定則，即語言既不是上层建筑，它就不可能象上层建筑那样用消灭現存的和建設新的方法来发展。斯大林說："如果以为語言的发展也好象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現存的和建設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是严重的錯誤。事实上語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現存的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語言从一种質过渡到另一种質不是經过爆发，不是經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經过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积累，經过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来实現的"②。

2.語言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

語言的发展既然是受社会的发展制約的，因此語言发展的速度就常以社会发展的速度为轉移。比方有些僻处山間的居民，他們的語言常比城市工业中心地区居民的发展得慢些。我国許多少数民族的語言如苗語、黎語等也有这同样的情况。他們过去因为長期处在山脈間，社会发展得比較慢，有些虽然隔得很远，但他們的語言間的差别并不很大。

就在同一种語言里，其中各方面发展的速度也是不平衡的。斯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1948年俄文版，第2卷，第468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5頁。

大林說:“……語言的詞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經常变动中”①，又說:“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輸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来充实它的詞汇。語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汇，并改进自己的語法構造”②。就以現代汉語为例。我国自解放战爭胜利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导下，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新鮮事物层出不穷，因此現代汉語里也增加了許多新的詞和語，如人民政府，人民政权，人民代表，人民委員会，政治协商会議，共同綱領，人民宪法，少数民族自治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改造，批評与自我批評，教研組，課堂討論，生产实习，优等生，五級記分制，工作日，工作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双鏵犁，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縫鋼管，高切片，劳动模范，劳动英雄等等。当然，这些新詞中許多都是在旧詞的基础上構成的，也有一些外来語的借詞，但不管怎样，它們发展的速度是我們覺察得到的。

語言的詞汇虽然几乎处在經常变动中，可是基本詞汇却变动得很慢。例如汉語里的天、地、山、水、鳥、魚、人、手、父、母、子、女、一、二、三、四、五、我、你、他等等一般历史都很長，經过千百年代并沒有失去它們的效用。当然，基本詞汇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变化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少量被廢弃不用或改变了意义，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分，比方党、人民政府、无产阶級、人民解放軍等都应該認为是加入了汉語基本詞汇的詞，使它逐步变得更丰富。但是一般地說来，基本詞汇的发展却比語言的詞汇要慢得多。

除基本詞汇之外，語法構造也变动得很慢。比方只拿現代汉語来說，它当然也逐漸得到改善，比以前的更完密，但若拿来和几百年前的比較，并沒有什么基本上的改变。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2頁。

② 同上，第8頁。

語音的变动照例也是很少的，通常要几百年才能覺察得出来。

由于語言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一种語言里面常見有一些最古老的現象和最新的事实同时并存而人不以为奇。例如汉語里的天、地、人、山、水、鳥、虫、魚等詞在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經有了，它可以和最新的拖拉机，原子能等同时存在于現代汉語里。古代汉語主要以虛詞和詞序表示語法关系，这一点直到現在还保存了下来。斯大林說："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还在奴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語言是不复杂的，詞汇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語法構造，虽然这种構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語法構造"①。

3.語言发展的过程

从远古到現代，各种語言发展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但总括起来不外分化和統一两个基本过程。

所謂分化过程就是指的由同一种語言分成了各別的方言，这些方言間的差別逐漸扩大，結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变成独立的語言。統一过程却是指的扩大了各方言或各語言間的共同的、相似的特点，使它們逐漸接近起来，結果可以成为統一的共同語。这两种发展过程的方向是相反的，所得結果也是相反的。

世界上任何語言的方言都是語言分化过程的結果。比方且拿汉語来說，大家知道汉語現在有許多种方言。这些方言間的差別主要是在語音方面，其次是詞汇，語法上的差別虽然不是沒有，但是并不很大。这些差別都曾經过一种分化的过程。例如 k 这个音，古代属"見"母，在元朝以前，无論跟任何元音結合，发音都是相同的。其后在北方以至西南一帶，同这个音，在 i，y 之前逐漸变成了 tɕ，如現在北方話的"基"〔tɕi〕、"居"〔tɕy〕等；但在南方的某些地区（比方广州）却沒有变，直到現在还是念 k，这样一来，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地区就起了分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他在詞汇、語法方面也会有同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24 頁。

样的情况，总合起来就成了各别的方言。

語言分化为方言，如果因为某种关系，停止了交际，那末其間差别越来越大，結果就会变成独立的語言。現在許多同族的亲属語言都是由古代分化过程产生的。比方由古代拉丁語变成現代許多罗馬族語言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統一过程却剛好相反。从前沒有接触的地方后来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們的語言就逐漸接近起来。这种語言的接近可能发生于同一种語言的各种方言之間，也可能发生于各同族的亲属語言或毫无关系的語言之間，都由历史条件来决定。凡两种語言接近就会发生語言的融合或交配。斯大林說："在两种語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种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并繼續按其发展的內部規律发展着，另一种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①，但是不可能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語言，"如果以为两种語言融合的結果，能得出一种第三种語言，不象这两种語言中的任何一种，并在本質上与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区别的話，这种想法是完全錯誤的"②。这就是說，两种語言融合或交配，通常都是其中一种成为胜利者，一种成为失敗者，不可能得出一种不象这种語言，又不象那种語言的第三种語言。

两种語言融合或交配可以使其中一种成为胜利者，另一种成为失敗者，这胜利的語言或失敗的語言以什么为条件呢？也就是說，什么使得一种語言成为胜利者或失敗者呢？是不是那战胜的民族（部落、部族）的語言一定成为胜利的語言而战敗的民族（部落、部族）的語言一定成为失敗的語言呢？那不一定。当然，历史上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胜利的語言往往就是战胜的民族（部落、部族）的語言，如罗馬帝国时代拉丁語之在欧洲許多地区，汉語从前在中国东南、西南各地也可以这样說，但那必須有一种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或人数上的优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28 頁。

② 同上，第 27 頁。

势与之配合，并且是出于自願的；汉族从前曾先后为蒙古族和满族所侵服，但結果蒙古語和滿洲語在中国本部內反为汉語所同化，那是因为他們在文化上和人数上跟汉族差得太远了。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是語言中最穩固的部分，在語言融合或交配时这两部分常可起一种抗拒作用，就在一种語言为另一种語言所同化后也还或多或少保存有一些遺跡，但假如这两部分大体上已經失去，就不再成为一种語言了。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由氏族語言发展为部落語言这一阶段上，往往是分化作用占优势。恩格斯認为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社会分裂成若干部分而停止交际是正常的現象。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相同的語言就会逐漸分化成若干各别的方言。“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就是部落的一个特征。“在事实上，部落与方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实，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到今日，未必完全停止”①。由部落发展到部族，其間曾經过合并和交际的过程。部落的合并替阶級和国家准备好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原已分裂的語言或方言就不再繼續分化下去，其間共同的特点会逐漸增加起来，使这些語言或方言逐步互相接近，向着統一的途徑发展。每个部族都有它的統一的共同語，各地的方言和土語不能不服从于这个部族的語言。但是这里也有例外。假如国家因某种关系而瓦解，各地区分裂，各自开始独立发展，那末語言就有了分化的条件。斯大林說：“一个部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經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它的統一的語言因为国家崩潰便瓦解了；至于还沒有在統一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躍起来并成为形成單独独立語言的基础。例如，对于統一的蒙古語言，情形可能就正是这样”②。

民族形成于資本主义上升时期。資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强大的政治經济的集中足可使各地的方言土語向某一政治、經济、文化中心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8 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44 頁。

地区的方言逐渐集中起来，成为統一的、共同的民族語言。

民族語言是各民族所特有的共同語，是民族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特征。这些民族共同語將来发展的趋向怎样呢？这是要受社会发展的规律制約的。在剝削阶級統治的社会里，也就是說在敌对阶級構成的社会里，語言的相互关系通常形成語言間的斗爭，而且在这一斗爭中有一些語言成了胜利者，而另一些語言成了失敗者。这是历史事实昭示我們的。現在世界上这种斗爭还在进行着。可是当适当的社会条件形成的时候，也就是說，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圍內胜利，“世界帝国主义將不复存在，剝削阶級將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將被消灭，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將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权利的平等將被实現，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將被取消，各民族間的合作將被建立，而各民族的語言將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丰富起来的可能”① 的时候，語言的合作將会代替語言的斗爭，結果各民族語言將会溶合成为一种人类統一的共同語。

但是这种人类統一的共同語不是短时期內所能形成的。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范圍內胜利的时期，甚而至在全世界范圍內胜利的最初阶段，那还是先前被压迫諸民族和民族語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还是确立民族平等，消灭各民族間相互猜疑的心理，調整和巩固各民族間国际主义联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主义策略的統一不是要求剷除多样性，不是要求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适当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变更这些原则的形式，以求适合于各种民族差别及各种民族国家差别”②。“若以为世界帝国主义失敗后就会立刻发生民族差别和民族語言消亡过程，可以用从上面施号发令的手段一举而实現这种过程，那就想錯了”，因为“企图用从上面施号发令办法，用强迫手段来实現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53頁。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汉文版，第71頁。

民族溶合，那就无异是替帝国主义帮忙，戕害民族解放事业，葬送那組織各民族互相合作及亲密联合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是与同化政策毫无二致的”，而“同化政策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武庫所排斥的手段，因为同化政策是反人民，卽反革命的政策，是极有害的政策”①。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級專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上，“当世界社会主义經济体系已充分巩固而社会主义已深入于各族人民日常生活时，当各个民族已实地确信一个共同語言优越于各个民族語言时，民族差别及民族語言才会开始消亡而讓位給大家共同的世界語言”②。在这发展的过程中，起先形成几个区域性的語言，与各民族語言同时并存，然后溶合成一种共同的国际語言。“这种語言当然既不会是德語，也不会是俄語，更不会是英語，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区域語言的精华的新語言”③。

总起来說，語言的分化过程和統一过程的比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一样的。在古代，特别是在还沒有阶級以前，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有利于語言的分化；近代历史时期的生活条件却加强了語言的統一过程。現在世界上大多数同族的亲属語言大抵都发生于远古的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說在近代就沒有語言的分化过程发生，比方上面所說的蒙古語和苏联現在的俄罗斯語、烏克蘭語、白俄罗斯語都是在过去不很久以前起分化的。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說在古代的时候就絕对沒有語言的統一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說：“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內說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④，这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合在一起就会融合成为一种語言。可見在人类历史发展很早的阶段就可能有語言的統一过程发生。分化过程的結果可以使語言的数

① 斯大林：《民族問題与列宁主义》，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1年汉文版，第20—21頁。

② 同上。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54頁。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7頁。

量增加，統一过程的結果可以使語言的数量减少。在古代語言的分化过程的比重占优势，但我們不应該因此認为人类最早只有一种語言，其后才分化成許多种語言。語言不是只在一个地方，一个集团里发生，而是在許多地方，适当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些在許多地方适当的条件下产生的語言一方面因分化过程的結果而增加，另一方面因統一过程的結果而减少。这两个过程从最古的时候就已經开始，其中哪一个占优势完全由社会的条件来决定。

4.各种語言事实的变化中可以作为特征的趋势

以上所說的都是語言发展的一般的內部規律。此外也有一些是与各种語言的个別現象有关的。

在語音方面，許多語言的历史表明都有舌根輔音的数量逐漸减少，舌尖輔音的数量逐漸增加的趋势。比方試比較拉丁語的 cluo 和俄語的 слово(詞儿)，写法虽然都用了一个 c，而拉丁語念成〔k〕，俄語念成〔s〕。这就是一个由舌根輔音变为舌尖輔音的例子。当然，这些輔音的变化許多都是受了其他的音的影响的，例如英語、法語等的 c，g 在后元音〔a〕〔o〕〔u〕之前都念成〔k〕、〔g〕，比方英語的 car(車)，cotton(棉花)，cure(医治)，法語的 car(因为)，colère(憤怒)，couleur(顏色)等等；但在前元音〔e〕，〔i〕之前却分別念成了〔s〕，〔dz〕或〔ʒ〕，例如英語的 center(中心)，city(城市)，general(普通的)，ginger(薑)(也有一些仍念〔g〕的)，法語的 centre(中心)，ciel(天)，général(普通的)，gigot(羊腿)等等。俄語 бог(神)，друг(朋友)等的 г 在 божий(神的)，божественный(神圣的)，дружба(友情)，дружеский(友爱的)等里都变成了 ж。古代汉語的〔к〕，〔к‘〕，〔x〕(即“見”母字、“溪”母字和“曉”母字)在〔i〕〔y〕之前(即“齐齿呼”和“撮口呼”)在現代汉語都变成了〔tɕ〕，〔tɕ‘〕，〔ɕ〕如“基”〔tɕi〕，“起”〔tɕi〕，“希”〔ɕi〕等等。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

在語法方面，許多語言的形态(如名詞变格和动詞变位的形式)都已逐漸变成簡單，把語法構造的重心逐漸移到造句法上去。例如印

欧系的古代語言如梵語、希腊語、拉丁語的名詞、形容詞和动詞都有很复杂的詞形变化，可是到了一些現代語言如英語、法語等已經变得非常簡單。比方法語的 homme (人)和意大利語的 uomo(人)，一个形式就代替了拉丁語的 homo, hominem, homini, homine 等好几个形式。在古英語里，表示“好”这个意思的还有 god, godne, gode, godum, godes, godre, godra, goda, godan, godena 等形式，各有各的用途，現在都已变成一个簡單的 good 了。古峨特語过去时的“有”依照人称和式的不同共有 habaida, habaides, habaidedu, habaideduts, habaidedum, habaideduþ, habaidedun, habaidedjau, habaidedeis, habaidedi, habaideiwa, habaidedeits, habaidedeima, habaidedeip, habaidedeina 等十几个形式，現代英語都归并成了一个簡短的 had。在这些古代語里，因为每个名詞都有一定的詞尾表示它在一句中的功能，所以它的先后次序并不重要。例如拉丁語的 Paulus amat Petrum (保罗爱彼得)，Paulus 的 -us 表示主格，Petrum 的 -um 表示宾格，宾主既定，所以这几个詞我們无論把它們排成 Paulus amat Petrum, Petrum amat Paulus 或 Petrum Paulus amat，意思都是一样。可是到了英語或法語就必須把它說成 Paul loves Peter 和 Paul aime Pierre，因为这两名詞已經沒有任何的变格形式了。

由于这些詞形变化的簡化，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句子中詞与詞間的关系的变化。就造句法的观点看，在一个句子里面，詞与詞之間可以有四种关系，即并列关系、一致关系、支配关系和附加关系。并列关系是平等的，即沒有主从的分别的，各个成分都处在平等的地位；其他三种却必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和一个从属的成分，如宾語从属于动詞，形容詞从属于它所限制的名詞，副詞从属于它所限制的动詞或形容詞等等。在这些关系中，假如从属成分在某些語法范疇如数、人称、性等上必須与主要成分相一致的叫做一致关系；主要成分要求从属成分作某些变化的叫做支配关系；主要成分和从属成分沒有一致关系，也沒有支配关系，只附加在它的前面或后面的叫做附加关

系。在印欧系的各种古代語言中，謂語在数和人称各方面必須与主語相一致，形容詞在数、性各方面必須与它所限制的名詞相一致，在这些成分之間就存在着一种一致关系；动詞要求它的宾語作各种变格，其間就存在着一种支配关系；副詞本身沒有什么变化，只附加在它所修飾的詞的前面或后面，其間就只存在着一种附加关系。現代英語和法語的詞形变化变簡單了許多，因此詞与詞間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許多名詞、形容詞和副詞都要靠詞序来表示它們在一个句子中的相互关系了。

此外，在各种語言的詞汇和形态諸事实的发展中，还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古代汉語"牛"，黑唇的叫做"犉"，黑眼的叫做"牰"，黑耳的叫做"犚"，黑腹的叫做"牧"，黑脚的叫做"犈"，身長的叫做"牬"，絕有力的叫做"犌"；"馬"，公的叫做"騭"，母的叫做"騇"，膝上都白的叫做"馵"，膝下都白的叫做"驓"，四只蹄都白的叫做"騚"，前脚都白的叫做"騱"，后脚都白的叫做"翑"，前右脚白的叫做"启"，前左脚白的叫做"踦"，后右脚白的叫做"驤"，后左脚白的叫做"馵"；"豬"，公的叫做"豭"，母的叫做"豝"，四只蹄都白的叫做"豥"，五尺高的叫做"豟"；"狗"，長嘴的叫做"獫"，短嘴的叫做"猲獢"，絕有力的叫做"狣"，長毛的叫做"尨"等等，現在都已廢弃，而只通称为"牛"，"馬"，"豬"，"狗"等，这些都是詞汇中由具体到抽象的范例。

古代梵語、希腊語的名詞和动詞除單数、复数外还有一个双数，古俄語里也还有一个双数，例如несевь是"我們倆帶"的意思，сыны是"两个儿子"的意思，其后这具体的范疇双数已讓位給复数。拉丁語"cantaveram et saltaveram et luseram et riseram"是"我曾唱歌，跳舞，遊戏和笑"的意思，其中許多具体的范疇如人称、时、体等都要用一个特殊的詞尾把它們表示出来，其后变成了法語的"j'ai chanté, dancé, joué, et ri"，把这些表示具体范疇的詞尾都加以抽象化成了代名詞和助动詞等形式。这些都可以反映出語言发展中思想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趋势。

上面所說的都是各种語言事实发展中的一些規律性。这些規律性当然有一些是涉及許多种語言的，但也有一些只涉及少数語言或一种語言的。这些只涉及少数語言或一种語言的就構成了个别的、特殊的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世界上各种語言都是特殊的社会現象，都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当然有其共同性，因此在发展中，也有它們的一般的发展內部規律。但是从另一方面說，每种具体語言都有它的特殊的結構，特殊的語音系統、語法構造和詞汇，因此在各种具体語言中，語言的一般的发展內部規律活动的表現方式也就各不相同，这就是說，每种具体語言都有它的特殊的发展內部規律。我們研究各种語言的发展內部規律时要善于把这些一般的发展內部規律和特殊的发展內部規律区别开来。

第三章　語言学的特殊方法

語言学是一种科学。既是一种科学，它就必然具有一般科学所共有的通性，应用着一般科学所通用的方法，比方怎样就客观現象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成为各种規律；怎样就客观現象的有規律的运动加以整理，使成为各种发展的規律等等。

另一方面，語言学又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互相了解并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范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語言。語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現象。它有一般自然現象和其他社会現象所沒有的專門特点，因此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語言学所用的方法也自有它的特殊性。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矛盾論》中告訴我們："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学的对象……固然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現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发現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別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領域"①。可見任何科学都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語言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除应用着一般科学所共有的普通方法之外，还有它的特殊方法。語言学特殊方法是什么呢？我們現在分开两方面来說：一是历史語言学的特殊方法，一是靜态分析的特殊方法。

一　历史語言学的特殊方法

历史語言学是語言学里面一个重要部分。我們对于一种語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5—776頁。

若只認識到它在某一时代的狀态，比方說現代的狀态，知道了它的各方面的結構是怎样的，这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它何以会有这样的狀态，它的各方面何以会有这样的結構，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样还不能說对这种語言有了真正的了解，更談不上怎样朝着理想的方向去影响这种語言的发展。所以我們对于一种語言不只要知道它現在是怎样，并且要知道它曾經是怎样和現在何以会是这样，并从其中找出它的发展規律来，而这就是历史語言学的任务。

1.历史比較法是历史語言学的特殊方法

研究历史語言学头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当然是要把一种語言的不同时代的文献依照年代的先后次序排列起来，找出各时代的狀态及其間的相互关系。但是光有这一点是万万不够的。何以故呢？我們現在分开两方面来說明：

第一，任何語言的不同时代的文献都是一些書面的語言。当然，我們对于許多古代語言的事实都要借助于古代文献去考察，比方我們要考察古代汉語或古代印度語，古代希腊語或古代拉丁語，都要凭借一些古代的史料。这些史料，用批評的眼光加以分析詮釋，可以給我們許多帮助，且常可以使我們对于古代語言的某些狀态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任何書面的語言，哪怕是最好的，也不能把各时代的口語和口語中的变化如实地、精确地記載下来。各种語言的書面形式往往是固定了的，很少随时代而变化。就算有些不是完全固定了的，在古代的时候，各人的写作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也常受着前代形式的支配。比方我們試把先秦时代和秦汉时代的一些文献来加以比較，例如把《詩經》和《論語》，或《春秋》、《左傳》和《史記》加以比較，无可否認其中是存在着一些区别的。但是这些区别，与其說是語言特点的本質上的，不如說是与体裁和风格有关的，实則大家所写的都是一种所謂“古文”，其間的結構并沒有很大的差异。唐宋以后出現了“語体”，和“文言”的区别比較大些，但其間的关系如何，我們光从文献上也很难看得出来，因为这种“語体”是繼承着

当时的口語的，而不是直接繼承着書面語言的。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其他如印度語、希腊語和拉丁語等等也有同样的情形。

第二，我們在前一章曾經說过，語言在发展中常起分化作用和統一作用。由一种語言分化为許多种方言或語言，复由許多种方言或語言統一为一种語言，这是世界上各种語言所共有的現象。任何种書面語言都不可能把这些方言或語言都記載下来。直到現在，有許多方言和語言还沒有書面的記載，我們若只靠各时代的文献去加以考察，显而易見是絕对不够的。

根据上面所說的两个理由，我們要研究語言的历史就不能單靠某一种語言的历代的文献，除此之外还要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历史比較法。

2.語言科学以前的語言比較及其特点

什么叫做历史比較法呢？历史比較法就是采用比較的方式来研究語言历史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十九世紀开始的二十五年間才建立起来的。但这是不是說：在这以前就沒有人应用过語言的比較呢？不是的。远的且不必說，在十六、十七世紀就有一些耶苏会教士如彼勃里安德(Th. Bibliander)，洛查(Roccha)，美基塞路斯(Megiserus)，俺勃洛西奥(T. Ambrosio)，格斯納(Gesner)，貝里翁(Perion)，基沙尔(Quichard)，斯加里謝(J. J. Scaliger)等做过一些語言搜集和比較的工作，其中且有一些談論到人类原始的語言和語言的譜系分类的，比方彼勃里安德曾于1549年搜集了十四种語言，把其中威尔斯語归入希腊語，說是由希腊人經过馬賽、法国傳到威尔斯的；波斯人是塞姆族的后裔，所以他們的語言应該屬于塞姆語；塞尔維亞語和格魯吉亞語同屬希腊的方言；土耳其語屬阿尔明尼亞語，因为听說在阿尔明尼亞有人說土耳其語。基沙尔于1608年著《語源的和諧》一書，把語言分为四族：(一)包括希伯萊語、叙利亞語等；(二)包括希腊語；(三)包括拉丁語、意大利語、法蘭西語、西班牙語；

(四)包括德語、佛拉芒語、英語，并且認为希伯萊語是人类最原始的語言。斯加里謝于1619年著《欧洲語言分布論》就地理上的关系把欧洲語言分为十一族，內包括拉丁語、希腊語、日耳曼語、斯拉夫語、阿尔巴尼亞語、愛尔蘭語、威尔斯語、巴斯克語、韃靼語、匈牙利語、芬蘭語等。

十八世紀哲学家喜欢談論語言的問題，因为他們認为語言与思想有关。德国哲学家萊伯尼茲(Leibniz)对于語言的研究尤其热忱。他不相信希伯萊語是人类最原始的語言。他主張研究語言应該从現代語言开始，把它們互相比較，找出其間的相同点和相异点，进一步才去研究前一代的人所曾研究过的古代語言，发現它們的亲属关系，再去追溯最古的語言。因此他尽量去搜集一切現存的活語言做标本。他曾請求他所認識的一切人給他以帮助，其中包括傳教士、旅行家、大使、亲王以至皇帝等，1916年著《語言杂纂》一書加以分类。

語言的搜集在十八世紀的俄国成了一种很盛行的风气。女皇迦德鄰二世曾把二百多个基本詞列成表格，交由科学院等政府机关分別譯成各种大大小小的語言，当时俄国的駐外大使、德国的学者和美国的第一任大总統华盛頓都曾帮过她的忙。1787年由巴拉斯教授主編成一本欽定的《全球語言比較詞汇》，里面共有285个詞，包括欧洲語言51种，亞洲語言149种，共200种，1791年出第4版，扩充成欧洲語言55种，亞洲語言171种，非洲語言30种，美洲語言23种，共279种。

1800年西班牙耶稣会教士赫尔伐斯(Lorenzo Hervasvy Panduro)由各地教士帮助用西班牙語輯成《各著名民族語言目录》一書，里面包括300种語言。其后德国阿德隆(Adelung)一半根据赫尔伐斯的《目录》，一半根据俄国的《比較詞汇》輯成《普通語言学》(Mithridates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一書，于1806年出第1册，阿德隆死后由法特(Vater)續編，于1809年出第2册，法特死后由阿德隆和法特的儿子續編，于1816年至1817年出第3、第4册，把各种語言依照地理上的分布排列起来，里面也談到一些語言的分类。

以上所說的是語言科学建立以前一般人对于語言的比較工作的大概情况。虽然他們有时也談到語言的亲属关系，也談到語言的变化，但多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他們常常只从表面上比較了一些个别的詞，并且不只是基本詞汇的詞，任何的詞都不分皂白地拿来比較，其中并且包括着借詞，語法構造反为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这样的比較就算有些是正确的，比方現代欧洲許多种語言的亲属关系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被他們看了出来，但这只能算是偶然的。

我們說这只能算是偶然的，因为他們除此之外还作出了許多不正确的結論。比方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彼勃里安德把波斯語和塞姆語联在一起，把土耳其語和阿尔明尼亚語联在一起，把塞尔維亚語和格魯吉亚語看作希腊語的方言都是不正确的。1773 年法国謝伯冷(Gebelin)曾著《原始世界与現代世界的比較》一書，其中語言一章把波斯語、阿尔明尼亚語、馬来語等同列为希伯莱方言，巴斯克語列为克勒特方言，并且說在美洲土語中可以找到希伯莱語、希腊語、英語和法語的亲属語言，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德国哲学家萊伯尼兹認为格魯吉亚語与希腊語有亲属关系，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格魯吉亚語有 organo (机关，器官)这一个詞，其实这个詞是由希腊語借来的。諸如此类的例，举不胜举。

总的說起来，在語言科学沒有建立以前，西欧虽然有些人曾做过一些語言比較的工作，但他們的这种語言的比較并不是以历史为根据的。他們的目的只在建立一种所謂比較詞汇，对語言的历史研究不能有很大帮助，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在語言学中，只有根据檢查过的历史資料的比較，跟語言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比較才能起一种可以作为語言历史研究工具的作用。所以我們断定这种科学前的語言的比較和科学时期的語言的比較是有本質上的区别的。

3.历史比較法的特殊作用

我們現在所說的历史比較法是在所比較的諸語言事实的历史基础上和为历史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沒有共同的历史来源的語

言事实就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当然，若只就表面上看，各种語言之間都可能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詞，例如英語的 bad (坏的)和波斯語的 bad(坏的)，法語的 feu(火)和德語的 Feuer(火)，希腊語的 potamos (河流)和美洲易洛魁語的 potmac (河流) 等意义和声音都很相同或相似，但是因为在历史上沒有共同的来源，我們就不能拿来比較。可是这一点从前常为各种各样的語言比較者所忽视，在我国也曾有过这种情形。比方李玄伯在他所著的“中国古代新研究” 中說：“focus 者，拉丁所以称圣火也。中国古代‘火’音近‘佛’，略如法語之 feu，現在广东、陝西所讀的仍如是。focus 之重音原在 foc，由 focus 而变为‘火’之古音，亦如拉丁語 focus 之变为法語之 feu，失其尾音而已”。实則汉語“火”古音属“曉”母，与“佛”音之属“并”母毫不相干，跟拉丁語的 focus 更是风馬牛不相及；这样把两个沒有共同历史来源的詞胡扯在一块来加以比較是毫无道理的。

其次，現在各种語言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借詞。这些借詞都是一种語言向另一种語言借来的，所以在意义和声音上都很相同或相似。比方葡萄牙語里有个 chaa，意大利語里有个 cia，俄語里有个 чай，和汉語的“茶”音义都相同或相近。同这一个“茶”，荷蘭語叫做 teh，英語叫做 tea，德語叫做 Thee，法語叫做 thé，也和我国廈門話的相同或相近。但是这些都是外国語向汉語或汉語方言借去的借詞，并沒有历史上的共同来源。此外日本語、朝鮮語和越南語有許多与汉語相同或相似的詞，英語与法語、拉丁語也有許多这一类相同或相近的詞，但我們也不能拿来比較，因为它們都是借詞。

以上所說的都是一些詞汇方面的偶然的相同或相似。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相同点是属于类型上的，語法上的，非偶然的。比方土耳其語、日本語、格魯吉亞語等都是属于黏着語类型的，这就是說，都是用前加成分或后加成分来表示語法关系的；阿拉伯語和希腊語、拉丁語等都是属于屈折語类型的，这就是說，都是用元音和輔音的屈折来表示語法关系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拿来比較，因为它們在历史上沒有共同的来源。

世界上凡有共同的历史来源的語言(或方言)都是一种語言的分化过程的結果。語言的基本特点是它的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因此，凡由一种語言分化出来的語言(或方言)之間照例必多少保存有一些基本詞汇上的和語法構造上的共同点，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保存有一些語音成分上的共同点，并且这些共同点都是有規律的。比方我們把法語的 père (父亲)，勃罗旺斯語 (provençal，現在是法国的一种方言) 的 paire，意大利語的 padre，西班牙語的 padre 等加以比較，从历史上追溯知道它們同出于一个原始的 pater；同样，法語的 mère (母亲)，勃罗旺斯語的 maire，意大利語的 madre，西班牙語的 madre 等同出于一个原始的 mater；法語的 cheval(馬)，勃罗旺斯語的 cavall，意大利語的 cavallo，西班牙語的 caballo 等同出于一个原始的 caballus；法語的 vache (母牛)，勃罗旺斯語的 vacca，意大利語的 vacca，西班牙語的 vaca 等同出于一个原始的 vacca 等等。这些原始的形式都是拉丁語的形式，所以我們說这几种語言都是由拉丁語分化出来的。

法語、勃罗旺斯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都是由拉丁語分化出来的，用上面所說的比較的方法就这几种語言的詞重建起来的原始的形式，大部分都可以在拉丁語里找得到，但是也有一些找不到，因为我們知道这几种語言并不是直接由書面的拉丁語或古典拉丁語分化出来的，而是由一种口头的拉丁語或称民間拉丁語发展下来的。民間拉丁語一般沒有文字的記載，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怎么样。可是用这种比較的方法却可以把它大致重建出来。比方法語有一个 poire (梨)，意大利語有一个 pira，西班牙語有一个 pera，我們用比較的方法可以就这几个詞重建出一个原始的形式 pira。但是古典拉丁語并沒有 pira 这个形式而只有一个 piram。后来有人果然在个别的用民間拉丁語写的碑銘中找到了这个形式，得到了事实的証明。同样，就法語的 ménage (家务)，意大利語的 maneggio，西班牙語的 manejo 等我們可以用比較的方法重建出一个原始的形式 mansionaticum，可是古典拉丁語里从来就沒有用过这样的形式，但我們知道民間拉

丁語里必曾有过这个形式。由此可見历史比較法不仅可以帮助我們了解語言的历史发展，有时幷且可以用来重建出过去历史文献中沒有記載过的发展的阶段。这可以說是历史比較法的一种特殊的作用。

在各种語言的历史发展中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一些絕对的时代和一些相对的时代。所謂絕对的时代即在历史上証明了的时代，比方古典拉丁語时代、法語时代、意大利語时代，西班牙語时代等等；可是在古典拉丁語时代和法語时代、意大利語时代、西班牙語时代之間应該还存在着一个相对的时代，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共同罗馬語时代，即古典拉丁語和各罗馬族語言之間的过渡时代。这个相对的时代一般沒有文字的記載，但我們却可以用历史比較法把它重建出来。在波斯語方面，我們現在只具有一种紀元前五世紀大流士(Darius)时代的古波斯語和一种紀元三世紀薩山(Sassanide)时代的伯尔威語(Pelvi)。自紀元前五世紀到紀元三世紀之間却一点文献也沒有，我們也只能就伊蘭族的各种語言和方言用历史比較法把它重建出来。我国古代汉語和后来出現的代表着現代汉語的白話文之間也应該有一个过渡的相对的时代。这个过渡的相对的时代也只有就各种方言用历史比較法才能够把它重建出来，而首先就必須做好各大方言区如吳語区、閩語区、粵語区等等的比較研究的工作。

4. 历史比較法和語言的譜系分类

历史比較法，大家知道，是根据語言譜系的分类作出来的，同时又是研究各亲属語言历史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关于各种語言的譜系分类，我們在上面說过，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时候就有人曾經試探过；但是因为那时还沒有历史比較法，所以所得出的結論多是近于臆测的。直到十九世紀初，大家对这个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才有人把它正式提了出来。第一个人应該算是丹麦的拉斯克。他于所著《古代冰島語的起源》一書的自序中有过几句話这样說："經驗表明詞与詞間的一致很不可靠。由于异族人民的接触，許多詞会从一种語

言傳到另一种語言，虽然这些語言的来源和彼此間的形态絕不相同……語法的一致是語言的亲属关系或原始同一性的可靠的証据，因为一种語言，虽然經过混杂，很少或竟从不借用别种語言的形态或变化的規則。"他在同一个地方又說："一种語言，无論怎样混杂，只要它具有最基本的、最具体的、最不可少的詞和另一种語言相同，它們还是属于同一个譜系的"。这几句說話，在現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他就根据这个原則利用語法現象的比較和語音的对应規則找出了古冰島語的来源，断定它属于峨特語族(按即日耳曼語族)，而峨特語又与古斯拉夫語、波罗的語、希腊語、拉丁語等同一个語系。

葆樸的《論梵語动詞变位系統和希腊語、拉丁語、波斯語、日耳曼語动詞变位系統的比較》出版于1816年，就这几种亲属語言的动詞变位系統作了一个有系統的比較研究。梵語和欧洲好几种語言的亲属关系的发現本来并不是自葆樸开始的。在十五世紀就有一个意大利人薩塞提(F. Sassetti)說过梵語有几个詞和意大利語的很相象。十八世紀英国瓊斯(W. Jones)也曾在一篇論文里提到梵語在动詞詞根和語法形式上和希腊語、拉丁語的有許多相同点；这几种語言同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1808年德国施勒格尔(F. Schlegel)还出过《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一書，企图就語法方面証明梵語、希腊語、拉丁語、日耳曼語的亲属关系。可是他們所进行的都是一些零碎的、不成系統的比較，直到葆樸才第一次把这几种亲属語言的动詞变位系統作了一个有系統的比較。葆樸不精于声韵学，里面有許多見解在現在看来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但是能够把历史比較法运用到整个印欧語系的他实是第一个人。他于1833年还出了一本《梵語、禪德語、阿尔明尼亞語、希腊語、拉丁語、古斯拉夫語、峨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把比較的范圍更扩大了。

此外，雅各伯·格里木的《德語語法》出版于1819年，沃斯托可夫的《斯拉夫語言論》出版于1820年，都是把历史比較法应用于某一較小的語族——日耳曼語族和斯拉夫語族的，对于这些語族的历史語音学和語音变化規律的研究都有过一定的貢献。往后探討印欧語

系的比較語法的，在西欧有施来赫尔、勃魯格曼、德尔勃吕克、索胥尔、梅耶諸人，在俄国有佛尔吐拿托夫（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保哥洛紀茨基（В.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諸人。在方法的精确性和某些結論方面，俄国比較語法学家的都超过了西欧那些学者們的。

除印欧語系外，也有人采用历史比較法去研究其他語系如含姆語系、塞姆語系、芬蘭·烏格利語系、伊伯利亞·高加索語系、满州通古斯語系、玻利尼西亞語系、班图語系等的，有些已經研究得相当清楚，有些却还有待于进一步去研究。关于汉藏語系的比較語法著作最早的一本应該算是雷頓（J. Leiden）于1808年发表的那篇《論印度支那民族的語言和文学》①。其后华德西門（Walter Simon）也曾出过一本《藏汉語詞的比較》，里面缺点甚多。近几十年来，有些西洋傳教士在东南亞和我国各处搜集了一些材料，編輯过一些詞典，但是因为他們沒有受过語言学的訓練，其中往往錯誤百出，沒有很大价值。有些比較有研究的語言学家如高本汉、馬伯乐等就汉語和越南語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有时也应用到历史比較法，但都沒有把它推广到整个汉藏語系去。我国語言学家如罗常培先生等于对日抗战期間在云南各地做了許多語言調查的工作，搜集了不少的材料，现在还繼續进行，对汉藏語系的比較研究將有很大帮助。直到現在，我們已經約略可以看到，这一語系所包括的范圍很广，其中大約可以分为汉台、藏緬、苗瑤三个語族，流行区域自印度边境克什米尔（Kashmir）經西藏高原沿着亞洲的中部和南部，向东一直伸展到太平洋岸。属于汉台語族的主要有汉語、泰語、僮語、黎語、越南語等，其中还可以分成許多語支；属于藏緬語族的主要有西藏語、緬甸語、彝語等，里面也可以分成許多語支。苗語和瑤語不属于上述的两个語族，应該自成一个語族。汉藏語系的各种語言，除开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有声調、單音节詞根占优勢、有类别詞、主要以輔助詞和詞序表示語法等外，其間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① 載《亞細亞研究》，第10期。

5.历史比較法的基本定則

历史比較法旣然是根据語言譜系分类作出，同时又是用来研究亲属語言的历史的，我們运用时最基本的定則就是要就所比較的諸語言事实中找出它們的亲属关系。

我們知道任何語言或方言都不是由某一种語言逕直地发展出来的。事实上，或由于特殊的創新，或由于与其他語言的混杂，任何語言或方言都有一些它們所特有的詞。比方我們且就广州話和北京話来說，它們里面就有一些全不相同的詞語，例如广州話的“踎”〔mɐu〕和北京話的“蹲”，广州話的“孬”〔jɐi〕和北京話的“坏”，广州話的“黄犬”〔woŋhyn〕和北京話的“蚯蚓”等等，这些都是毫不相干，沒有共同的来源的，我們就不能拿来比較。假如两种語言（或方言）有的只是这一类的詞，那就不能說有什么亲属关系了。

其次，各种語言或方言之間也有一些完全相同的詞。例如广州話管車輪的膠內胚叫做“呔”，北京話叫做“胎”，写法虽然不同（那是書写上偶然的事实），而讀音完全相同。其他如“打”，“东”，“姑”，“瓜”等等，无論意义、讀音、写法都完全相同。这一类的詞有些原来就是已經相同的，有些是同向另一种語言借来或它們互相間借用的。假如語言中有的只是这一类的詞，那就不能成为不同的方言或亲属語言，我們也用不着来比較了。

事实上，任何有亲属关系的語言或方言，我們在它們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显示出它們的历史共同性同时又是发生了分化的材料，例如：

	北京話	广州話		北京話	广州話
天	t'ian	t'in	答	ta	taːp
年	nian	nin	杂	tsa	tsaːp
見	tɕian	kin	八	pa	paːt
交	tɕiau	kaːu	法	fa	faːt
居	tɕy	kœy	一	i	jɐt

近	tɕin	kɐn	七	tɕʻi	tsʻɐt
民	min	mɐn	益	i	jik
宾	pin	pɐn	力	li	lik

从这些例子里我們可以看出这两种方言中有許多对应的規則，比如北京話的-ian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广州話的-in相对应；北京話的tɕ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广州話的k-相对应，北京話的-in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广州話的-ɐn相对应；北京話的-a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广州話的-aːp或-aːt相对应；北京話的-i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广州話的-at或-ik相对应等等。这些語音的对应都是在各亲属語言或方言的比較过程中确立起来了，进一步它又成了語言或方言比較研究的可靠的支柱，所以在历史比較法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所比較的諸語言事实中，我們应該知道，有些要素是比其他要素古些的，另外有些要素又可能比这些要素都更古，我們把多种亲属語言或方言加以比較时更可以显示出这种情况。比方我們試看以下的一些例子：

	北京話	上海話	福州話	广州話
伊	i	i	i	i
义	i	ȵi	ŋi	i
一	i	iʔ	ɛik	jɐt
益	i	iaʔ	ɛik	jik
邑	i	iʔ	ɛik	jɐp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中，稍懂汉語音韵学的都可以看到，除“伊”各种方言相同外，“义”的形式以福州話的最古；“一”，“益”，“邑”等的形式，上海話的比北京話的古，福州話的比上海話的古，广州話的又比福州話的古。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汉語入声字发展的过程和各方言所代表的每个发展的阶段。我們得到了这些材料就可以用一种历史統計的方法参考其他的材料为每个形式拟出一个每种方言都适用的“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如把“伊”拟为〔i〕，“义”拟为〔ŋjie〕，“一”拟为〔jět〕，“益”拟为〔jɛk〕，“邑”拟为〔jəp〕等等。这就是所謂

“語言的重建”。这种“重建”不仅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各种語言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且可以帮助我們弄清楚它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知道各亲属語言或方言的現存的詞汇和語法事实在这发展过程中占着一个怎样的地位。

6.比較分析的复杂情况

語言的重建虽然很重要，但是我們也要知道任何語言发展的途徑都是相当复杂的。一种語言分化为多种方言或語言之后，就各有它們自己的发展內部規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会起統一作用，因此它們間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各亲属語言的历史告訴我們，它們在时間上相隔得越久，在地区上相离的越远，它們間的相同点也就会越少，有些簡直要很細心才能够看得出来。比方且拿一些古代印欧系語的例子来說，梵語管“二”叫做 dva，希腊語叫做 dyo，拉丁語叫做 duo，其間关系很容易看得出来，古斯拉夫語叫做 двa 也很相近。可是同这一个詞阿尔明尼亞語却叫做 erku，若只从表面上看，其中沒有一个音是相同的。但假如我們把一些其他的詞加以比較，其間也不是沒有关系的。例如希腊語的“長”叫做 dwaron，阿尔明尼亞語叫做 erkar；希腊語的“怕”叫做 deos，阿尔明尼亞語叫做 erkiwɫ，希腊語的“我怕”叫做 deidoike，阿尔明尼亞語叫做 erkeag，可見阿尔明尼亞語的 erk- 实可与其他古代印欧系語的 dw- 相对应。但我們若只从表面上看是很容易把它忽略过去的。

其次談到語法，一般地說来，那是語言中最穩固的一部分．可是在有些語言里它却变化得相当快。比方拉丁語的名詞有六个格，即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离格，每个格都有一个特殊的詞尾把它表示出来，但是到了法語却連一个格也沒有了。古拉丁語用詞尾表示名詞的領属关系。例如 liber Petri，即“彼得的書”的意思，“彼得”和“書”之間的关系要靠 Petri 的詞尾 -i 表示出来，可是到了法語的 le livre de Pierre 却改用了一个前置詞 de。这些例子，若只从表面上看，也是很难找出其間的关系的。

至于詞汇，我們在上面說过，进行語言比較时应該把一切借詞撇开，專去比較各种語言所原有的詞。可是在一些語言中，哪些詞是原有的，哪些詞是借來的，却很不容易分辨出來。就我們的經驗，基本詞汇应該是原有的，基本詞汇中动詞和形容詞又比名詞容易是原有的；但在德語中一个强性的 schreiben（写）却是从拉丁語的 scribere 借來的，与英語的 write 并不相同。我們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語言时也常遇到这种困难。比方粵北瑤語管“茶”叫做〔ta〕，管“眼睛”叫做〔mai-tiŋ〕，〔ta〕和〔tiŋ〕与汉語的“茶”和“睛”有关系那是毫无疑問的；但那是瑤語原有的呢、还是从汉語借来的呢，一时就頗不容易确定。

在詞形和詞义方面也有一些很复杂的情况。比方古高德語管“这一天”叫做 hiu tagu，tagu 和英語的 day 同一个来源，后来 hiu tagu 減縮成了 hiutu，再变成了現代德語的 heute，这 tagu 的痕迹就已經差不多找不到了。希腊語有 organon（工具）这个詞，后来傳入了欧洲許多种語言，在拉丁語变成了 organum，到法語却分成了 orgue（风琴）和 organe（器官、机关）兩个詞，假如我們不明白它的历史就很难加以解释。

由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看来，可見要就各亲属語言进行比較分析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其中有些地方是相当复杂的。

7. 历史比較法的缺点

历史比較法，我們在上面說过，是研究語言历史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这是不是說它就沒有一点缺点了呢？不是的。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說过，历史比較法“有其严重的缺点”①。历史比較法的缺点主要表現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历史比較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为我們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須在亲属語言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可是現在世界上有些語言，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32 頁。

比方日本語、朝鮮語和欧洲的巴斯克語等，哪些是它們的亲属語言，直到現在，大家还找不出来。这样一来，我們就无从去进行比較研究，也就无从进一步去了解它們的历史了。

第二，在各不同語系的亲属語言当中，它們的共同特点的数量是不相等的。就現有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塞姆語系和突厥語系的比印欧語系的多些，芬蘭語系的就少得多。汉藏語系的諸語言，因为它們分隔了很久，并且分布的地区很广，其間的共同特点也是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詞源关系上找不到足够的、确实可靠的証据，把它們加以比較就常显得軟弱无力，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历史比較法所用的事实材料，其价值是不一致的。比方且拿印欧系諸語言来說，在希腊語我們可以找到紀元前七世紀的文字記載，在古斯拉夫語却到了紀元九世紀才有書面記載，拉脫維亞語到了十五世紀才有書面記載，立陶宛語到了十六世紀才有書面記載，其間相隔达千余年，而它們所保存的古代的特点却是不能以时間的先后来判断的。就我們所知，立陶宛語所保存的古代的特点就比任何印欧系古代語言的都还要多。但从事語言比較的往往沒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所作出的結論常犯了时代上的錯誤。在汉藏語系方面也有这种情况。汉語自紀元前十四世紀就有了文字記載，而西藏語却自紀元七世紀，緬甸語自十一世紀才有書面記載，其他有些語言直到現在还沒有文字，要把它們加以比較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第四，采用历史比較法虽可以帮助我們了解語言的发展的道路，重建出一些原始語言的狀态，但是有些古代的特点往往因为在还沒有書面記載以前就已經失去，我們就現有的材料就沒法把它重建出来，尤其是史前的古代語是这样。

由此可見历史比較法虽有一定的用处，但也存在着許多严重的缺点，其中最基本的就在于不能常常很精密地指明語言发展的道路，不能常常保証照顧到語言的历史。历史比較法有許多地方还需要加以精确化，加以改进，使能成为彻底了解語言发展史的可靠的和有力的手段。

可是我們要怎样去改进历史比較法使它更加精确化呢？那就要进一步去研究各种語言的結構和它們的发展的內部規律，进一步去研究各种方言，把各种有亲属关系的語言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將会給我們以許多可以拿来比較的新的材料。历史比較法的缺点不是存在于这方法的本身，而是存在于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和可以用来比較的材料的缺少。无可否認，直到現在，我們对于各种語言包括它們的方言的描写的和各种語言发展規律的研究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的。比方若能把各种語义学的規律及其制約性研究清楚將大有助于語言的比較，使它成为更正确，可以避免一些偶然的和任意的拟测，而这就牽涉到許多实踐的問題。总之，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必須与語言的分析描写研究結合起来进行，因为这两种研究常常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

8.亲属語言和基础語的概念

历史比較法，就目前来說，虽然有它的严重的缺点，但誰也不能否認它是历史語言学中唯一可靠的方法。

談起历史語言学我們常說它包含有“向前看”的和“向后看”的两种情景。

什么叫做“向前看”的情景呢？那就是以某一种古代語为出发点，沿着历史发展的道路向下推移的情景，比方由古拉丁語向下推移到各罗馬族語言，由古俄罗斯語向下推移到俄罗斯語、烏克蘭語、白俄罗斯語、或由古代汉語向下推移到現代汉語和各种方言等等。

什么叫做“向后看”的情景呢？所謂“向后看”的情景就是以一种現代的語言或方言为出发点，向上追溯到与它有历史关系的最古的語言，例如以現代法語、現代意大利語或現代西班牙語为出发点向上追溯到拉丁語，以現代俄語、現代烏克蘭語或現代白俄罗斯語为出发点向上追溯到古俄罗斯語，或以現代汉語或某种汉語方言为出发点向上追溯到古代汉語等等。

不論是“向前看”的情景还是“向后看”的情景，我們如果只靠一

种語言的过去的文献做材料都常会遇到一些无法塡补的空白点，比方由拉丁語去研究現代法語、現代意大利語或現在西班牙語等常会覺得有些形式是无法解釋的。反过来也是一样。隨后就这几种語言用历史比較法加以比較才知道它們幷不是由古拉丁語直接演变而来的，而中間实隔有一种民間拉丁語。在日耳曼系語言方面，大家最先找到了烏尔斐拉斯所用的峨特語，其后又找到了古高德語、古盎格魯撒克遜語、古北欧語等的文献，但是最后发現的这几种古代語言幷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是由峨特語派生出来的，而是和峨特語一样都由一种更古的共同日耳曼語发展下来的。进一步就一些欧洲的和亞洲的古代語言如希腊語、拉丁語、古日耳曼語、古斯拉夫語、梵語、古波斯語等加以比較，知道它們都是由一种更古的史前的印欧語发展出来的。这些有共同历史来源的語言我們都管它們叫做亲屬語言，而它們所由产生的发源的語言就叫做基础語。

这些用历史比較法尋求出来的基础語，我們可以看到，不是每种都有历史的文献証明的，其中有些，如上面所說的民間拉丁語、共同日耳曼語，以至古印欧語等等，一般都沒有文字的記載。我們就管它們叫做假定的基础語。虽然是假定的，但是用历史比較法加以比較我們却可以断定古代必曾有过这些語言存在，不过就現在所有的材料还不能把它們的一切形式都加以确定吧了。

用亲屬語言的重建可以找出語言的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历史比較研究的唯一的任务。这种重建有些是完全正确的，有些却只能算是假定的。怎样的可以算是完全正确的，怎样的只能算是假定的呢？这主要要看所用来比較的語言事实的数量和它們的性質。一般地說来，比較近代的語言或方言，它們的書面的和口头的材料都很丰富，比較容易掌握，只要我們尽量去发掘，那末可以用来比較的材料还是很多的，所作出的結論也多是正确的。至于史前的語言，因为时間太久，比方古印欧語大約在五千年前就已經不存在了，其中許多語言在沒有文字紀載以前就已經消灭，許多可以用来重建語言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是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比較法就只能帮助我們找出

一种可以給我們用来構成一个語系的相近的系統，指示出一种語言历史发展的道路，而不可能把一种眞实語言和它一切可能的表达方式都構拟出来。西方有些資产阶級語言学家比方施来赫尔，他曾于1868年企图用历史比較法重建出一段古印欧語的故事叫做《綿羊和馬》，当时曾有人譽为大胆的天才，这其实是錯誤的。更有些人希望將来能就各語系的最原始的基础語如古印欧語、古汉藏語等等用历史比較法重建出一种全人类的“母語”，从历史語言学的历史观点来看，那更是荒诞的，不合理的。

9.語言的亲属关系的概念

关于語言的“亲属关系”这个术語，过去許多語言学家都曾有过不正确的了解，有些甚至提出了“母語”、“女語”、“姊妹語”、“兄弟語”、“堂兄弟語”等等名称。这些都是把語言現象和生物現象相比附而来的。其实任何語言或方言都不是如生物現象一样由某一种語言“产生”出来的，因为語言是不断地、緩慢地发展的，由某种語言发展为某些方言或語言，我們說不出这些方言或語言是哪一天“产生”的，或它們所由发展的語言是哪一天“死亡”的。此外，生物現象由一个生物产生出另一些生物之后，母子可以并存，甚至三代、四代同堂，但在語言的領域里这是不可能的。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与生物是自然現象截然不同，所以把語言和生物相比附是錯誤的，不正确的。

但我們是不是因此要否認語言的亲属关系呢？这也是不必要的。斯大林說：“其实不能否認語言的亲属关系，如各种斯拉夫民族語言的亲属关系是无疑地存在的”①。这是根据語言的共同来源去了解的，而不是把語言看作一种生物現象。

10.恩格斯和斯大林对历史語言学及历史比較法的評价

历史語言学采用历史比較法来研究語言的发生和发展，恩格斯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2頁。

和斯大林都曾給以很高的評价。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严厉駁斥了杜林对历史語言学所表示的鄙視的态度。杜林曾說过："对于語言的眞正有敎育的研究应当从一种总的語法中去求得，特别是从'本民族語言的材料和形式'中去求得。"恩格斯駁斥他說："但是要能了解'本民族語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顧本民族語言自身的已死的形态，二又不顧各种有亲属关系的活的語言和死的語言，那末上述的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我們又陷于被禁止的領域中了"①。恩格斯还指責杜林要把全部現代的历史語言学从他的敎育計划中勾去，在他的語言研究上只剩下一种旧式的技术語法。这种語法采用旧时古典文学的模型，并且因为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帶着自己的全部詭辯性和任意性。恩格斯强調地指出："显然的，我們所遇到的这位語文学者从来沒有听見过六十年来这样巨大地、这样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語言学，所以他不是从葆樸、格里木、狄玆而是从久已去世的海衷士(Heyse)和培克尔(Becker)中去寻求'最近代的敎育要素'"②。由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認为要了解"本民族語言的材料和形式"不能不注意到該語言的发生和它的逐步的发展，不能不研究它的已死的形态和各种与它有亲属关系的活的語言和死的語言，因为研究語言而缺乏历史的基础就会产生詭辯性和任意性。他对于近六十年来历史語言学中采用历史比較法所得到的巨大的、成功的发展也是极为推崇的。

我們在斯大林关于語言学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也可以得到他对于历史比較法的評价和与历史語言学有关的基本概念。他認为"历史比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但是"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并且明白指出："馬尔日空一切地指斥研究語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認为这是'母語'理論的表現。其实不能否認語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版，第416頁。

② 同上。

言的亲属关系，如各种斯拉夫民族語言的亲属关系是无疑地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語言的亲属关系，是会使語言学在研究語言发展規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①。可見斯大林不只肯定了語言亲属关系的存在，并且認为用历史比較法研究語言的亲属关系可以推动研究語言的工作，对于語言发展規律的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1.馬尔对于历史比較法的看法及其批判

馬尔的"語言新学說"是反对語言的譜系分类和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他在《論雅弗語言理論》中提到語言譜系分类法是"种族的分类法"，历史比較語言学不外是"資产阶級的印欧語言学"，"和衰落的資产阶級社会有血肉的联系"②，因此他要用阶段分类法去对抗譜系分类法，用古生物学的要素分析法去对抗历史比較法。

什么叫做阶段分类法和古生物学的要素分析法呢？

馬尔認为人类的語言最初是由 сал，бер，йон，рош 四个要素开始的，現在世界上一切語言的一切詞都只由这四个要素組成。他在同一个地方并且强調說："任何語言的詞汇中都沒有包含超过这四个要素的东西"③。在他看来，任何語言的任何詞都是由一个、两个或最多三个要素組成的（其中由两个或三个要素組成的都是交配的結果）。換句話說，馬尔認为一切語言都是由同一材料（四要素）構成的。唯其有共同的原始材料，所以一切語言都不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这样說来，現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語言是怎样来的呢？或換句話說，各种語言的不同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依照馬尔的說法，各种語言沒有不同的原始材料，沒有不同的来源，而只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切語言的不同都是由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决定的。他于1928年在所著的《为什么很难成为一个語言学理論家》中并且提出了一个方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2頁。

② 《馬尔选集》，卷3，第1頁。

③ 同上，卷1，第405頁。

类，說各种語言依照"它們产生的时期"形成了以下四个語群：

第一个語群由詞根語（單音节語）和多詞义語如（一）汉語，（二）非洲的一些活的語言所組成，代表着"第一时期系統的語言"，即在发展阶段上是最古的。

第二个語群由（一）芬蘭烏戈尔諸語言，（二）土耳其諸語言，（三）蒙古諸語言所組成，代表着"第二时期系統的語言"。

第三个語群由（一）雅弗諸語言，（二）含姆諸語言所組成，代表着"第三时期系統的語言"。

第四个語群由（一）塞姆諸語言，（二）印欧諸語言如印度語、希腊語、拉丁語等所組成，代表着"第四时期系統的語言"①。

馬尔虽然把各种語言依照"它們产生的时期"分成了以上所說的四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每种語言根据什么标准，即某种語言，它的詞汇和語法構造应当具有什么特点才可以归属于某一阶段，他却沒有說明，他的繼承者也沒有說明，只是由宁諾夫曾企图拿造句法的特点，即句子的構造，特别是主語的語法表达做基础来建立一个阶段的概念，但是并沒有得到成功。不过假如我們把他所列的各种語言加以分析比較却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分类是大致以語法类型为依据并且参照譜系分类法而决定下来的，比方把汉語和非洲的一些所謂詞根語归入第一个語群，認为在发展阶段上是最古的；把塞姆諸語言和印欧諸語言如印度語、希腊語、拉丁語等屈折語归入第四个語群，認为它們代表着"第四时期系統的語言"，即发展的最高阶段；另外把芬蘭烏戈尔諸語言、土耳其諸語言、蒙古諸語言和雅弗諸語言（按指伊伯利亞高加索諸語言）等黏着語（只含姆語言除外）任意归入第二个和第三个語群，代表着"第二时期系統"和"第三时期系統"的語言，即发展的較高阶段等。馬尔口口声声說要反对西欧資产阶級語言学的种族主义的分类法，但从他这个阶段分类法中我們却看不出它与施来赫尔的所謂"語言进化三阶段"有什么根本上的区

① 《馬尔选集》，卷2，第405頁。

别。

关于各阶段的发展过程，馬尔并且提出了下面的三个原則：

（一）阶段的发展——一个阶段为另一个阶段所代替——是用爆发的方式来实现的；

（二）在同一的語言創造过程中，存在着許多新阶段的語言和由它們产生的各种語言；

（三）“脫离了一般世界运动的人民，其特点是有着被代替了的系統的語言”。

这三个原則，馬尔自称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决定的，其实是与馬克思主义毫无相同之点的。

首先，馬克思主义不承認語言的发展中有所謂“爆发”。斯大林已經用事实証明任何語言的发展都不是經过爆发，而是經过逐渐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积累、經过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来实現的。这一点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这里不再重述了。

其次，馬尔为了証明他的第二个原則的正确，硬說：“印欧諸語言只是那些雅弗諸語言的新层”①。但是这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印欧諸語言的哪些詞汇現象、語法結構現象、形态学現象是由“雅弗”諸語言的事实变化出来的呢？他却一点也沒有說明。其实，現在印欧諸語言和“雅弗”諸語言并存正好說明它們沒有共同来源，因为我們在上面說过，語言不是生物的現象，假如印欧諸語言真是由“雅弗”語言变来的，它們就不可能同时并存。

再次，馬尔認为“全世界的語言都是同一語言起源过程的产物，依照产生的时間不同而属于前后更替的某一系統，并且那些被代替了的系統的語言把脫离了一般的世界运动的人民区别开来，不管他們是否再被世界經济和世界輿論吸引到世界生活的进程中来……”②。这显然是用来說明为什么汉語直到現在还如他所想象的停留在

① 馬尔：《伊伯利亚、額特魯思、伊塔尔的交配了的部落环境》．《馬尔选集》．卷1，第187頁。

② 《馬尔选集》，卷2，第135頁。

最初的、最古的阶段上，为什么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的諸語言一般都不能有所进展，都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上，理由就因为它們"是脫离了一般世界运动的"人民的語言，不管这些人民后来是否加入一般世界发展的洪流，而他們的語言已被冻結在原有的阶段上，"不再前进"。姑不論他这样汚衊汉語是最初的、最古的阶段上的語言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各种語言在不同时代发展的速度尽管不同，但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沒有过缺乏发展能力的人民和語言，从来就沒有过冻結了不再前进的語言。馬尔这样去了解語言发展的过程是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

現在我們再来看馬尔怎样要用古生物学的要素分析法去对抗历史比較法。

历史比較法是用比較的方式去研究語言的发生和发展的。这个方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使历史語言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馬尔却深惡痛絕，說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并企图用他的古生物学的四要素分析法去和它对抗。其間过程我們研究起来是很有趣的。

大家知道，馬尔的語言学研究工作是以他于 1908 年发表的一篇討論格魯吉亞与塞姆語有亲属关系的論文开始的。这篇論文后来竟成了他作为論"雅弗"語的"雅弗語言学"的基础。为了証明这两种語言有近亲的关系，他曾研究了許多沒有文字的伊伯利亞高加索的語言，把它們命名为"雅弗"系語言。他自 1920 年起并把西欧的巴斯克語、額特魯里亞語和古希腊境內的皮拉格語也拉进了这个語系，認为在地中海区域、"雅弗"語发生在印欧語和塞姆語之前，而"雅弗"部族是創造地中海文化的第一个成分。可是他拿来比較的語言越多，就发覺到可以用来比較的可靠的材料越少（这是把非亲属語言拿来比較必然得到的結果），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結論，說一切語言都发源于共同的原始材料。这些共同的原始材料他起初以为有十二种要素，后来减縮为四种，即他的鼎鼎大名的四种要素。由此可見馬尔的語言研究实踐工作本来是以企图建立格魯吉亞語和塞姆語的亲属关

系开始的，而結果却得出了一般地否認語言来源的亲属关系的結論。

馬尔要四种要素，依照他的說法，也可以拿大写的拉丁字母 A, B, C, D 来表示，都是他拿部落的詞 Sal, Ber, Yon, Roš 来命名的。这四种要素不只是人类語言的共同来源，現在世界上一切語言的一切詞都不外由这四种要素組成。在这四种要素中，每一种要素都可以产生許多变形，如由 Sal 可以产生 zal çal, żal, tal, ṭal, dal, šor, šur, žor, tor, dor, hal, kal, gal, or, ur 等等；由 yon 可以产生 san, zan, can, žan, šon, šun, tan, dan, ton, han, yan, kan, gan, on, un 等等。这样一来，世界上任何語言的任何詞就都可以和这四种要素中的某一个变形配搭起来，例如格魯吉亞語的 mor (木头)可以和汉語的 mu (木)、俄語的 Бор (松树)相比較，因为它們都同屬于 Ber 这个要素；但格魯吉亞語的 pur-cel(树叶)却由 Ber-Sal 两个要素組成，是两个要素交配的詞；同样，巴斯克語的 ar-te (橡树)，ar-to (玉蜀黍)和拉丁語的 ar-bor (树)由 Sal-Yon 两个要素組成，也是两个要素交配的詞。这些要素的变形既可以不与某些固定的語言相联系，变形的发生又不受时間的限制，可見馬尔依照这四个要素所定的語音变化的公式是普遍的和超时間的。

馬尔这些任意捏造的要素和任意捏造的变形結果使他得到了一个寬广的余地，任意去比較各种屬于不同来源和不同发展时期的語言的事实。比方他比較了各种語言中与“树木”、“橡树”、“橡树果”、“面包”等意义有关的如希腊語的bal-an-os(橡树果)，拉丁語的pan-is(面包)，格魯吉亞語的 xor-bal (小麦)，格魯吉亞語的pur (面包)，汉語的 mu (木)，格魯吉亞語的 mu-xa (橡树)等之后認为这些詞都发源于共同的詞干，因而断定当初人类依靠吃橡树果过生活；甚而至如格魯吉亞語的 ǧon-e (力量)，gon-eb-a (智慧)，俄語的 o-гонь (火)，конь (馬)，阿瓦尔語的 хуп-зах (地名)等也要按“古生物学的思維規范”把它們联系起来，因为他們同出于一个原始的要素 Sal。但所得出的結論是否正确呢？他却沒有証明，也无从証明，結果只能使人莫名其妙。关于这一点，斯大林給了他一个很正确的評价：“馬尔大

肆叫囂，指斥历史比較法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說，历史比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还是比馬尔眞正唯心主义的四种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为前者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后者只是要人躺着，环繞着鼎鼎大名的四种要素去作无意义的推敲猜想而已"①。

二 語言靜态分析的特殊方法

1.什么叫做語言的靜态分析

任何語言都有它的横的一面，也有它的縱的一面。所謂横的一面就是指的一种語言于某一时期的狀态，它的各方面的結構，比方現代汉語的狀态，現代汉語的各方面的結構等等；所謂縱的一面却是指的一种語言于不同时代的发展，如怎样由古代汉語发展为現代汉語，怎样由古代俄語发展为現代俄語等等。就縱的一面研究各种語言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找出它們的发展規律的叫做历史語言学；就横的一面研究各种語言于发展中某一特定时期的狀态，分析它們的各方面的結構，从而找出其中的各种規則、各种定律的，叫做靜态語言学或描写語言学。

我們知道，任何語言的結構的各个环节都是自成一个系統的，整个語言也構成一个更完整的系統，就某一种語言于某一时期的各种現象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它的整个系統来，就是語言的靜态或描写分析的任务。

2.語言的結構

任何語言都有它的一种特殊的結構。語言的結構是什么呢？

斯大林教导我們說："語言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語法構造和基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2頁。

本詞汇"①，又說："……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的特点的本質"②。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就是某种語言的基础，每种語言的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語言的結構里面的最主要的东西。

什么叫做基本詞汇呢？斯大林說："語言的詞汇中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基本詞汇……基本詞汇是比語言的詞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时期中生存着，并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础"③。

对于基本詞汇这个概念，我們首先应該了解为一切語言，哪怕是最落后的，都必然具有的最低限度的詞，其中包括一些与亲属关系有关的詞，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等；一些与身体各部分有关的詞，如头、手、脚、眼睛、耳朵、嘴、鼻子等等；一些与自然界有关的詞，如天、地、太阳、月亮、山、水、风、雨、草、树、鳥、兽等等和一些与各种体力活动和精神活动有关的詞，如生、死、坐、睡、站立、起来、吃、喝、听、看、說話、唱歌、工作以至一、二、三、四……我、你、他……等等。这些最低限度的詞虽然在各种語言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它們是每一种語言所必不可少的；沒有这些最低限度的詞，任何語言都不能成其为語言。

其后随着文化的增長和人民生活和活动条件的改进，基本詞汇逐漸增加，由于阶級的出現和分工制度的建立，結果語言的詞汇也就日益丰富，其中除全民日常所使用的基本詞汇之外还产生了許多各阶层、各行业和各專业所專用的社会习慣語。就整个語言的詞汇来說，基本詞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它与全民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生命特別長久（不是完全沒有改变），并且成了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础。語言的詞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文化、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6頁。

② 同上，第24頁。

③ 同上，第21頁。

的。一种語言越发达，它的詞汇也就越丰富。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基本詞汇与一般詞汇常常是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

語法構造包括形态学的特点和造句法的特点。斯大林說："語法(形态学，造句法)是詞的变化規則及联詞成句的規則的綜合"①，又說："語法把詞的变化和联詞成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綜合起来，并用这些共同之点組成語法規則，語法定律"②。

詞汇好比建筑业中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我們还須加以变化，加以組合才能構成各种建筑物。語法就是把詞加以变化，加以組合，造成句子和各种句子成分的全部規則。

語音是語言的詞汇和語法構造所賴以表現的形式。人类的語言是有声語言，任何語言的詞汇和語法構造都是脫离不了声音的。語音就是語言的"物質外壳"，它在同一范圍內也象基本詞汇和語法構造一样是語言的特点的本質。

3.各种活語言系統的特点所造成的靜态分析的困难

我們在上面把各种語言的結構大致分成語音、語法和詞汇三部分。每一部分在各种語言里都各自構成一个系統。每一种語言的系統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各种不同的語言中有些比較接近些，有些却相差得很远，沒有两种語言的系統是完全一致的。

比方且先就語音方面来說。每种語言乃至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語音系統。这些語音系統中有些音是相同的，但也有許多是不相同的。例如許多印度語言如梵語、巴利語等都有清音、濁音、送气清音、送气濁音等四种閉塞音如 p, b, p‘, b‘, t, d, t‘, d‘, k, g, k‘, g‘ 等等；現代汉語只有清音和送气清音如 p, p‘, t, t‘, k, k‘ 等等；現代俄語、法語、英語、德語却只有清音和濁音如 p, b, t, d, k, g 等等，而它們的发音方法也不完全相同。鼻音現代汉語只有 m, n, ŋ, (ŋ只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1頁。

② 同上，第23頁。

作收音用)而沒有 ɲ；法語只有 m, n, ɲ 而沒有 ŋ；英語和德語也只有 m, n, ŋ 而沒有 ɲ；俄語只有 m, n 而沒有 ɲ, ŋ。音节的構成也各不相同。有些語言，比方汉語，音节的構成比較簡單，开音沒有如 pl, pr, tl, tr, kl, kr 等复輔音，收音只有 n 和 ŋ。有些語言，比方俄語、英語、法語等，开音和收音却可以有两个、三个以至四个輔音，如俄語的 взгляд (观点)，пункт (点)，英語的 street (街)，extinct (消灭)等等。声調、重讀、長音、短音等也各有各的特点，沒有两种語言是完全相同的。

其次說到語法和詞汇，那就更为复杂了。語法我們虽然可以把它分为形态学和造句法两部分，說形态学是研究詞的变化形式的，如名詞的变格和动詞的变位等，而造句法却只研究詞在句子中的功能。其实这两部分是常常互相联系着的。比方我們說俄語的名詞有六个格，如 брат (兄弟——主格)，брата (兄弟——屬格)，брату (兄弟——与格)，брата (兄弟——宾格)，братом (兄弟——造格)，(о)брате (兄弟——前置格)，这是形态学所要研究的，而造句法却只研究每个形式在句子中的用法。其实其間是分不开的，因为我們若不考虑每个名詞在句子中的功能就无从分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每个不同的形式也是因为在俄語里每个名詞有不同的声音表示它在句子中的各种功能而分出来的。所以名詞的变格并不是一个簡單的形式的表格，也不只是一系列邏輯上的抽象概念，而实是此二者的綜合。在不同的語言里，尽管每个名詞在句子中的功能可以相同，而表現的形式不同，所以就不可能有相同的格。

至于詞汇和語法，其間就有許多交叉的地方。我們不能把詞汇簡單地了解为詞典中所載的一个一个的詞，認为与語法毫无关系，这样的了解是不正确的。在各种語言中，一切虛詞或輔助詞都只是語法的手段。它們并沒有象实詞那样的詞汇意义，而只有一些語法意义。許多語言里所用的虛詞实際上只等于另外一些語言里的詞尾，例如法語的 le livre <u>du</u> frère (兄弟的書) 和俄語的 книга брат<u>а</u> (兄弟的書)。在同一种語言里，各种語法范疇的表現方式也不完全

一致。例如俄語的动詞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分别；可是同这一个語法范疇，在有些动詞如 спросить 和 спрашивать（发問）等是用特殊形态来表示的，而在另一些动詞如 сказать 和 говорить（說話）却用了不同的詞。

在構詞法方面，各种語言也显示出很紛歧的現象。同一个概念，有些語言用簡單詞，有些語言用复合詞，有些語言用派生詞，有些語言用前置詞联系着的詞組。例如同是“柴”这个概念，汉語和俄語的 дрова 用簡單詞，英語的 firewood 用复合詞，法語的 bois de chauffage 用詞組；同是“木材”这个概念，汉語用复合詞，俄語的 лес 和英語的 timber 用簡單詞，法語的 bois de construction 用詞組；同是“风磨”这个概念，汉語和英語的 windmill 用复合詞，波蘭語的 wiatrak 用派生詞，法語的 moulinv à vent 用詞組。这样的例，可以举得很多。

各种語言系統中这种紛歧的現象往往造成了語言靜态分析的很大的困难。

4. 語言科学以前的語法傳統观点所造成的靜态分析的困难

各种語言系統中旣存在着这样紛歧的現象，那末我們应該怎样去进行分析研究呢？无可否認，从前一般語言学家在处理这些問題时所受語言科学前語法——即語文学語法和唯理語法——的傳統观点的影响是很深的。語文学語法中以瓦罗的《拉丁語研究》和多納特的《語法术》为最有势力。这两本著作都是以拉丁語为研究对象的。拉丁語是一种屈折类型的語言。瓦罗起初把拉丁語的詞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格的变化的叫做名詞，第二类是有时的变化的叫做动詞，第三类是有格的变化也有时的变化的叫做分詞，第四类是沒有格的变化也沒有时的变化的叫做虛詞，可見他是純粹以形态的有无来作区分詞类的标准的。多納特的《語法术》虽然有所补充，把詞增益成为八类，但也是就形态方面着眼的。这种詞类区分的方法一直統治着許多人的腦子。

唯理語法是十七世紀法国一些笛卡儿的信徒如阿尔諾(Arnauld)，蘭斯洛(Lancelot)等在波尔洛亞雅尔修道院里搞出來的。他們企图从邏輯出发去研究語言，把語法和邏輯混为一談，仿佛全世界只能有一种語法，漠視了語言的发展，也漠視了語言的民族特点。这种不正确的傳統观点在各国的語言学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們对各种具体語言进行靜态分析研究固然不应該割断历史，完全抹煞前人的成績；但是因为語言的现象是复杂的，各民族的語言系統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們就只有采用唯物的观点，辯証的方法，处处从实际出发，結合时間、空間、条件的特点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5.語音学和音位学

任何語言都是脫离不了声音的，研究語言的声音的有一种語音学，也有一种音位学。这两种学問的性質如何？其間的关系怎样呢？这是我們现在所要討論的。

每种語言的声音都是自成一个系統的。假如我們把这些声音加以分析，看它們怎样发音，怎样把它們分类，声音和声音結合起来会发生一些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学問我們就管它叫做語音学。

比方我們把現代汉語加以分析，知道它具有許多不同的音，如p, p‘, m, f, t, t‘, n, l, k, k‘, ŋ, x,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ts, ts‘, s, i, u, y, a, o, ə, e, ai, ei, au, ou, ɿ, ʅ 等等。这些音我們可以从生理方面和物理方面去加以考察。所謂从生理方面考察，就是看我們发每一个音的时候我們的发音器官如肺部、喉头里面的声帶、口腔里面的唇、齿、舌头、軟腭、小舌等等是如何动作的。所謂从物理方面考察就是看我們发音时空气从肺部輸出后，通过声帶，怎样在各部分发音器官所構成的共鳴器的調节下变成各种不同的声音，有时并且可以采用各种物理学的仪器如浪紋計、測音器等去探測各种音波的特点，决定每个音的高低、强弱、長短和音色。

各种語言的声音我們可以按照它們是否帶有噪音而分成輔音和

元音两大类：帶有噪音的，不管有沒有乐音，都叫做輔音，如汉語的 p, p‘, m, f, t, t‘, n, l, k, k‘, ŋ, x, ʂ, ʐ, ɕ, s 等等；不帶有噪音而只是純粹的乐音的叫做元音，如汉語的 i, u, y, a, o, ə, e, ɿ, ʅ 等等。

輔音中我們还可以按照它們的发音部位分成双唇音，如汉語的 p, p‘, m；唇齿音，如汉語的 f；舌尖音，如汉語的 t, t‘, n, l, ts, ts‘, s；舌面前音(即卷舌音)，如汉語的 tʂ, tʂ‘, ʂ, ʐ；舌面中音，如汉語的 tɕ, tɕ‘, ɕ；舌根音，如汉語的 k, k‘, ŋ, x 等等；按照它們的发音方法分成閉塞音，如汉語的 p, p‘, t, t‘, k, k‘；鼻音，如汉語的 m, n, ŋ；塞擦音，如汉語的 tʂ, tʂ‘, tɕ, tɕ‘, ts, ts‘；边音，如汉語的 l；摩擦音，如汉語的 f, ʂ, ʐ, ɕ, s, x 等等；按照声帶作用分成清音，如汉語的 p, f, t, k, x, tʂ, ʂ, tɕ, ɕ, ts, s；濁音，如汉語的 m, n, ŋ, ʐ；送气清音，如汉語的 p‘, t‘, k‘, tʂ‘, tɕ‘, ts‘ 等等。

元音中又可以按照发音时口腔的开閉程度分成开元音，如汉語的 a；半开元音，如汉語的 ɔ；半閉元音，如汉語的 o, e；閉元音，如汉語的 i, u, y, ɿ, ʃ 等等；按照舌部的前后分成前元音，如汉語的 ɿ, ʃ, i, y, e, a；后元音，如汉語的 o, u；央元音，如汉語的 ə 等等；按照唇的平圓分成平脣元音，如汉語的 ɿ, ʃ, i, e, a, ə；圓唇元音，如汉語的 y, o, u 等等。至于 ai, ei, au, ou 等，那是由两个元音結合而成的，我們管它們叫做复合元音。

我們說話的时候，各种声音是常常互相联結起来的。声音与声音結合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比方在汉語里，同一个 t，和 i 結合时发音部位比較靠前，和 u 結合时发音部位比較靠后，和 a 結合时在它們的当間儿；同一个 n，在元音的前面时(例如 na)发音比較完整，在元音的后面时(例如 an)却只发出一部分；同一个 a，和 n 結合时发音部位比較靠前，和 ŋ 結合时发音部位比較靠后，如果前面还有一个 i 或 y，如 t‘ian (天)，tɕ‘yan (圈)，tɕiaŋ (江)等，这个音就常常变成 ɛ 或 æ。这些都是語音学所要研究的。这种研究不独可以显示出各种語言发音的特点，并且往往可以用来解釋它們在历史上的演变。

比方古代汉語的 k 何以在 i, y 之前都变成了現代汉語的 tç, 在其他元音之前却沒有变；古代汉語入声字的收音 p, t, k 何以在現代汉語里已經消失，都可以根据这一些特点来加以解釋，所以这种語音的分析研究在科学上都是正当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忘記，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語音只是語言的"自然物質"，語言的外壳。我們研究語言的声音，固然不能忽視它本身的性質和特征，同时也必須强調我們并不是为了研究語音而研究語音，而是为了要来解决語言学上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語音与語音結合和由这种結合所发生的变化有些是有意义的价值的，有些却是沒有意义的价值的；哪些是有意义的价值的，哪些是沒有意义的价值的，也往往随語言或方言而不同。比方 a 和 i 或 u 相結合，我們可以把 a 念的長些如 aːi, aːu, 也可以把它念得短些如 ai, au。但这長 a 和短 a 的分別并不是在每种語言或方言里都有意义的价值的：在我国汉語方言中只在广州話里有意义上的分別，如 aːi (嗌)和 ai (翳), kaːi (街)和 kai (鸡), tsaːi (齋)和 tsai (挤), aːu (坳)和 au (澳)、kaːu (教)和 kau (救), laːu (捞)和 lau (流) 等等。① 但在北京話里就沒有这种分別，例如 ai (爱), tsai (齋), kau (高), lau (老) 等等. 我們把其中的 a 念得長些或短些都不致影响意义的不同(一般是念成長音)，最多只能說咬音不大正确吧了。又如上面所說在 ti, ta, tu 这几个音組里，t 的发音部位虽略有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并沒有意义的价值，但假如我們把 t 换成 t' 就会产生意义上的不同，如 ti (低)和 t'i (梯), ta (町)和 t'a (他), tu (都)和 t'u (秃) 等等。这种能区别不同意义的語音的基本單位我們就管它叫做音位。从語言的社会本質着眼，研究語言声音中能区别不同意义的音位的就叫做音位学。

由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到語音学和音位学都是跟語言的声音有关的。这两种学問究竟有沒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区别又在哪里呢？

① 在广州話 ai, au 里的 a 念短音时已变成 ɐ。

假如我們把它們加以比較，那末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形：即有些音，語音学認为是两个音的，音位学却認为只是一个音位，或語音学認为是一个音的，而音位学却認为两个音位。

这句話怎样說呢？我們不妨举以下的一些例来加以說明。

比方現代汉語里的 t'ian (天)，現在一般人把它念成 t'ien，这就是說，a 在 i 和 n 之間变成了 ε。这个 ε，語音学当然把它認为与 a 不同的音；可是語音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在意义上并沒有什么不同，所以音位学就把它們只看作同一个音位，而 ε 却只是 a 的变体。

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形。比方俄語的 лук [ɫuk] (葱)和 луг [ɫuk] (牧場)都同收一个 к，прут [prut] (树条儿)和 пруд [prut] (水池)都同收一个 t，語音学当然把它們認为相同的音；可是这四个詞的属格(第二格)都得加上一个詞尾 a，如 лука、луга、прута，пруда，在这样的情形下，лука 念成 [ɫukə] 而 луга 却念成 [ɫugə]，прута 念成 [prutə] 而 пруда 却念成 [prudə]，因此 лук 和 луг 或 прут 和 пруд 收音的发音虽是相同，而音位学却把它們認为是不同的音位，луг 之所以念为 [ɫuk] 和 пруд 之所以念为 [prut]，那只是 g 和 d 这两个音位的变体。研究这种現象的一般叫做形态音位学。由此可見我們要研究某种語言的音位学常須以这种語言的声音的分析描写为基础，从語义、語法各方面去考察才能决定它的音位。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語音学所著重的是語言声音的分析描写，其目的是在精确地描繪各种語音的面貌及其特点，而这些材料如何为那語言所利用却不是它的主要目的；音位学却特別重視各种語言如何利用它的語音来構成表示不同意义的音位，或換句話說，語音学著重語音的分析描写，而音位学却著重把各种語音綜合成表示不同意义的音位。

語音学和音位学的区别旣如上述，那末其間的相互关系又怎样呢？关于这一点，我們先来了解一下这两种学問成立的經过和发展的历史是有好处的。

大家知道語言声音之被研究虽然很早，但語音学之成为一种科

学实是十九世紀初的事情。那时比較語言学已經成立，但一般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却多只拘泥于書面上的写法，对实际語音的分析却很忽略。格里木本以語音定律的建立著称，但他对于語音性質的了解，却也錯誤到把古日耳曼語的 th 認为是两个音，并且說是送气的閉塞音。到了十九世紀中才有一些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如德国的勃律克(Brücke) 和赫尔姆霍茨 (Helmholtz) 等利用語言发音做实驗的材料，結果建立了所謂生理語音学和物理語音学。这种方法后来到了一些語音学家如英国的貝尔(Bell)、斯維特 (H. Sweet)，德国的西佛士和法国的盧斯洛 (Rousselot) 等的手里，就專去从事語音的分析描写，尽量求其細密。

音位学这个名辞最先是由索緒尔提出来的，但他对于音位学究竟是什么却有許多不正确的了解。他在他的《普通語言学教程》里有几句話这样說："我們可以在一些專著，特别是在英国語音学家的著述里找到語言声音的細密分析。这些著述是否可使音位学（按即語音学）适应于它作为語言学附属科学的目的呢？这許多汇集起来的細节本身并沒有任何的价値；唯一重要的只是綜合。語言学家并不需要是精密的音位学家(按即語音学家)；他只要求人們供給他一定数目的必需的材料去从事語言的研究。有一点是这种音位学（按即語音学)的方法特别缺乏的：它过分忘記了在語言里不只有声音，并且有广泛的口头上的声音；它对这些声音間的相互关系还注意得不够"①。

索緒尔虽然提出了音位学这个名辞，但他所了解的音位学并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音位学；他对于語音学与音位学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有不正确的了解。他在同一書里說："声音的生理学（德語 Laut- 或 Sprachphysiologie) 常被称为"語音学"（德語 Phonetik，英語 phonetics)。在我們看来，这个名辞是不适当的；我們現在用音位学来代替它，因为語音学起初只指并且应当繼續指語音发展的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第 77 頁。

研究；我們不能用一个相同的名称把两种絕对不同的研究混淆起来。語音学是一种历史科学：它分析結果，分析变化，是随时变动的。音位学是在时間之外的，因为发音的机构常常总是相类同的"①。由此可見他要把語音学只限于历史語音学，而把音位学来代替描写語音学。由于他認为語音学是一种历史科学，只研究語音的发展，而語音的发展却是由于言語所使然，因而把它与音位学看作两种絕对不同的研究而互相对立起来，这正如他把"言語"与"語言"互相对立一样是毫无根据的。此外他还說："发音动作并不能構成語言，我們把产生每个声音印象所必需的发音器官的动作解释清楚并不能解决語言的任何問題。語言只是一种以这些声音印象的心理对立为基础的系統……分析时最重要的是这些对立的活动，而不是如何获得这些对立的步驟"②。他这样只从心理方面去解释語言的声音，認为那只是一种声音印象，心理的对立，結果就把作为語言"自然物質"的声音都非物質化了。

索緒尔的关于音位学的学說到了特魯貝茲柯伊和布拉格結構主义語言学派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們都把音位学看作一种研究表达不同意义的音組的学問，只限于研究語言的声音，而与研究个人言語声音的語音学互相对立起来，也同样是沒有根据的。

眞正合乎科学的音位学的理論是由俄国博杜恩德古尔特內（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和他的学生克魯舍夫斯基（Н. В. Крушевский）与謝尔巴（Л. В. Щерба）建立起来的，尤以謝尔巴为最重要。

博杜恩德古尔特內虽然也曾建議要把語音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着重研究語音本身在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的特点的叫做"体質語音学"，一部分是着重研究語音在功能上卽意义上的特点的叫做"心理語音学"，但他并不主張把这两部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認为

① 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教程》，第 56 頁。
② 同上。

語音学应該"包括所有的語音事实、无論是体質語音学的或心理語音学的事实"①。当然、博杜恩德古尔特內的关于音位学的理論还帶有許多心理学的成分，比方他認为音位只是一种語言中說話的人心里想发的抽象的声音，因为受了不同的語音环境的影响成了不同的具体的声音②，但他却坚持了語音学的完整性。

克魯舍夫斯基进一步发揮了音位的理論和原則。他說語音学的單位不一定是單純的音，也可能是两个音的結合，并且把音位的概念联系到亲属語言內部对应的形态單位上去、跟詞源学联系起来。

謝尔巴可以說是俄国音位学說的完成者。他在1911年和1912年发表的«俄語发音教程»和«俄語元音的質和量»两篇論文里都把能分辨詞义的語音看作不同的音位，不能分辨詞义的語音認为同一音位的变体。他后来在«法語語音学»一書里更把音位解釋为語言的"声音类型"，并强調指出音位就是決定意义的語音單位。"在活的口語中发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声音比我們通常所想象的多得多。在每种語言里，各种不同的声音都結合成能分辨詞和詞形的数目較少的声音类型，来为人类交际的目的服务"③。这些声音类型就是我們所說的音位。它們是一般的，其他个别的声音都是音位的变体，只有受过語音学專門訓練的人才能学会听得出来。謝尔巴这样解釋音位和音位的变体是与辯証唯物論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理論相一致的。列宁說："一般的东西只在个别的东西中，通过个别的东西才能存在"④。音位是一般的，音位的变体是个别的。音位也只有通过音位的变体才能存在。

由此可見語音学与音位学并不是什么对立的东西，其間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們无宁說音位学就是語音学的一部分。謝尔巴說得好："要研究某种語言的音位系統、解釋每一音位的'詞义方面的'

① 博杜恩德古尔特內：«語音交替理論的实驗»，第9頁。

② 博杜恩德古尔特內：«一种語音交替的原理»，第19节。

③ 謝尔巴：«法語語音学»，第19頁。

④ 列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第216頁。

（音位学方面的）标誌，只有在研究該語言的具体发音的基础上和在这种发音的个别因素之間的各种具体关系的基础上去进行才有可能……也只有靠这样的研究才能了解音位学的許多現象”①。这对于我們目前进行文字改革和調査少数民族語言、为他們創立文字的工作上都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6.語言和文字

任何語言都是脫离不了声音的，但不見得每种語言都有文字。語言的起源很早——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語言——，但文字却是后来很久才有的。

人类語言都用声音来表达思想，但声音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傳之久远，为了补救声音的这个缺点，必須用一种符号把它紀录下来，这就成了文字。

文字看似簡單，其实是并不簡單的。要創立文字，首先必須对声音有相当認識，其次用什么符号来紀录这些声音也要經过一番考究，而这对于原始人类說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人类長期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这是不是說他們沒有这种需要呢？不是的。或者由于要把消息或命令傳达到远方，或者由于要把經驗或意志留傳到后代，任何人类社会都有把他們的思想紀录下来的需要。可是原始人类并不懂得用一种簡單的符号来代表他們的說話的声音。在文字沒有出現之前，他們实曾經过不少的摸索。

就我們所知，人类起初大概是用实物来帮助他們記忆的。我們古書中有“上古結繩而治”的傳說，所謂“大事作大結，小事作小結”，就是用一种繩子作結来帮助記忆事情的大小的。据說南美洲秘魯古代也曾用过这类似的办法，叫做“基普斯”（Quipus），即“結”的意思，在一条大繩子上面，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結上各种不同顏色的小繩

① 謝尔巴：《語言学的一般問題》，《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1945年，第4卷第5期，第185—186頁。

子来代表不同的意义，例如用紅色来代表兵，黄色来代表黄金，白色来代表白銀，綠色来代表谷实，一个結表示十，两个結表示二十 一个双結表示一百，两个双結表示二百等等。南美洲印第安人中还有一种“貝帶”（Wampum），用繩子或树皮纖維穿上各种不同的貝壳来記載事情或向远方傳达消息。澳洲土人中也有一种“使者棍”（messenger's stick），在一条棍子上刻上各种花紋或插进各种东西，代表各种意义，用来傳达消息或命令，性質也与此相类似。这些用实物代表意义的办法只能利用联想起一种帮助記忆的作用，只是一种符号，还不是文字，因为这些符号不能代表人們的各种概念，并且不能把它念出来。

与实物并行或比实物稍后的还有一种用图画表示意义的办法。图画有些比較簡單，有些比較复杂；簡單的可以表示个别的事物，复杂的却常用来表示一件事件，一种情景。現在有些沒有文字的人民有时还用这种方法去跟别人通音訊。据說南美洲印第安人中有一个奥基布哇族（Ojibwa）的女子，有一次，曾在一块赤楊树皮上用图画写情書給他的爱人，上面画了一只熊代表她自己的图騰，一条狗代表她的爱人的图騰，用綫条表示所应走的道路，画一个布帳表示他們要聚会的地点，一个月亮表示时間，她的爱人收到了果然依时到来。有些是用簡單的图画来表示个别事物的，比方画一只鹿来表示鹿这种动物，但是这个图形除表示“鹿”这个形象外，有时还包含有“在某处打獵获得这个鹿”的意思，所以在某种場合下还是有帮助記忆的意味。

用图画表示意义可以說是由实物帮助記忆过渡到表形文字的一座桥樑。那些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图画再变簡單些，使能代表表示那事物的声音，就成了表形文字了。

全世界各种語言所用的文字体系不外四个来源：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楔形文字，一个是埃及的神圣書体，一个是中美洲馬雅人（Maïas）所用的图形文字，一个就是我国的汉字。这四个文字体系所有的符号虽不相同，但是它們的发展却有一个共

同的傾向，就是由表形趋向于表意，由表意趋向于表音。

楔形文字在古代曾为苏美利人、巴比倫人、古波斯人、喜地特人所采用，現在已經消亡。

埃及的神圣書体曾演变成僧侶書体和平民書体，自紀元前三世紀埃及为亞历山王所侵服后已日漸衰落，所以三世紀后所用的科泊特文已經改用希腊字母，而埃及的神圣書体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跡了。

中美洲馬雅人所用的图形文字也久已不存在于世。

汉字可以說是現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它的書体虽也曾經过篆、隶、楷、行、草等几度变化，但論起結構来还是同一个体系。这种文字并且曾傳到过日本、朝鮮和越南，演化成了他們的假名、諺文和字喃。

7.汉字的优点和缺点

汉字的結構基于所謂“六書”，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轉注、假借。根据汉朝許愼在“說文解字叙”中所說，它們的定义如下：

（一）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詰詘，日、月是也；

（二）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三）会意者，比类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四）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五）轉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長是也；

我們若加以分析，象形就是純表形的文字，随着形体的曲折画成各种事物，如“日”作Θ、“月”作D、“山”作山、“水”作巛等等。指事的事是指一种抽象的意象，用一种簡單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如“上”作二或丄、“下”作二或丅，此外也有就象形字加符号来表示的，如“刃”作刃、“本”作本、“末”作末等等。这两种都是單体字。会意是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構成一个意义的，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力”“田”为“男”、“女”“帚”为“妇”、“角”“刀”“牛”为“解”等等；形声是一半表形，一半表声的，如“江”从“水”从“工”、“水”表形而

"工"表声；"河"从"水"从"可"、"水"表形而"可"表声等等。这两种都是合体字。轉注是同一个詞根分化出来的同义字，用来互相訓釋的，如"老"可以訓"考"、"考"可以訓"老"等等。假借就是本来沒有这个字，因为同音而假借的，如由"号令"的"令"假借为"县令"的"令"、由"長远"的"長"假借为"君長"的"長"等等。这两类都是以表音为主的。由这一点我們可以看出汉字发展的程序也是由表形而趋向于表意、由表意而趋向于表音的。

汉字是我們汉族几千年来用来紀录汉語的工具，在甲骨文中已有三千多个，到汉朝許愼著《說文解字》收集了 9353 个，清朝的《康熙字典》共有四万多个，数量不断增加，现在已达六万多个。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得这样長久，并且为我們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遺产，自然有它的优点，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不必諱言，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

汉字的优点在哪里呢？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說，汉字的形体美丽庄严，涵义寬广，容易帮助讀者的联想；有些人說，汉字是單音节的，沒有語尾的限制，可以随意顚倒配合，構成整齐的韵文和对偶，并且使人发生神秘的感想；另有些人說，汉字字形結構可以表现古代社会心理，使人油然兴起怀古的幽思。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主观的看法，并且昧于文字的眞正作用。我們在上面說过，語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思想的，文字的优点要看如何用一些簡單的符号忠实地表出語言的各种声音。汉字的結構复杂，組成一个个四四方方的形体，看起来仿佛很美观，很庄严；汉字用偏旁，仿佛容易使人把两样东西相比拟，引起一种联想，例如"背道而馳"的"馳"字从"馬"，可以使人想起两匹馬背着道路奔跑；"糾紛""紛繁"这几个字都从"糸"，容易使人想起一团团糾纏不淸的絲綫，但是这种"好处"只能供一些文字学專家和从前有閑阶級的文人去欣赏，对于一般人民大众并沒有什么裨益。文字的美丽应該建筑在語言的基础上。汉語自有它的优美处；但汉語的优美并不是靠这些复杂的形体和偏旁来表现的。汉語并不是純粹的單音节語，尤其是在近代汉語里許多詞都已有变成多音节的傾向，也产生了一些詞尾。从前許多文人狃于古代

的习惯，把汉語的詞任意加以閹割，随便顚倒配置，反使意义晦澀，这是与語言的交际职能背道而馳的。汉字中有些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确能表現古代的社会心理，例如上面所举的"力""田"为"男"就表示男子在外用力耕田；"女""帚"为"妇"就表示妇人在家里用帚扫扫地；"王"字据說是一貫三，"三"表示天、地、人而王参通之；"父"字据說是"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手)举杖"；"安"字訓"靜"从女在宀下，表示把女子关在家里就可以安靜；"斬"字从車斤，表示效法車裂用斧鉞杀人。这些都是古代社会心理的表現。此外如"奸"、"妄"、"妬"、"婪"等等許多坏的字眼都从"女"，那簡直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許多民族的名称如"蛮"、"蜑"、"玁狁"、"獞"、(現已改为"僮")、"猺"(現以改为"瑤")、"玀玀"(現已改称"彝")等等都从"虫"，从"犬"，就把我国的少数民族看作虫豸猛兽了。这种封建主义的社会心理值得我們去怀念嗎？有人只从这方面去看汉字的优点，并且希望人家油然兴起怀古的幽思，那不是别有用意，就是蠢材！

那末汉字的眞正优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們站在語言学的立場来說，汉字的优点大致表現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汉字可以区别一些同音詞。汉語虽然不是純粹的單音节語，但是无可否認，單音詞是比較多的，尤以古代汉語为然。比方且就《广韵》一書来說，里面共有 26194 个字，分配于 206 个韵，3823 个音节，每个音节都有許多发音相同的字。当然，这些字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單独構成一个詞的，并且有許多是廢用了的，但是一般地說来，同音詞还是相当多的。这些同音的詞就只好靠不同的形体把它們区别开来。現代汉語据說計有 420 个音节，加以声調的区别，最多不过 1680 个音节(有些是不能表示意义的)。1930 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共有 930 个字，里面只分 265 个音节，加以四声的区别，最多不过 1060个音节(也有些是不能表示意义的)。現代汉語的詞以多音节的占优势，并且有許多类别詞和詞头、詞尾等。我們固然不必过分誇大这个問題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能盲目地无視这个問題的存在。从古

至今，在書面語言中，汉字在这一方面确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我国自古即存在着許多种語言和方言。根据許慎《說文解字敍》中所說，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言語异声，文字异形"的。其后随着汉部族的形成和長大，許多語言都因受汉語的影响变成了各地的方言。汉朝揚雄作《方言》，里面共分五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有些流行的区域比較寬广，有些比較狹小。这本書当然还是很不完备的。我国因为經略久远，幅員广大，从前交通不便，長期处在封建統治下，所以方言也比較复杂，这是当然的事情。現在許多地区的人民聚首一堂，用本地方言說起話来往往不能相通；但是用汉字写下来，只要不是文盲，大家都可以了解。政府的文告，各地出版的报章杂誌，文人所写的書籍，可以通行于全国各个方言不同的地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汉字是"尙形"的。同一个詞，或同一篇文章，各地的讀音尽管不同，但并不妨碍于它的意义的了解。这不能不說是汉字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可是上述的这种情况是就大家都已認識了汉字来說的。我国汉族現有五億多人，大多数都还是文盲。如何使得大家都能掌握文字、看得懂各种書籍文件，問題就在这里。

我国文盲之多，原因当然不只一种，如从前封建反动政权不关心人民大众利益，教育不发达，劳动人民备受剝削压迫，生活困难，沒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些都是无可否認的事实；但是除此之外，汉字本身的缺点也不能不負起一部分責任。

汉字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难認、难写、难学。

我們在上面說过，汉字的結構基于所謂"六書"，其中象形和指事是表形的，会意是表意的，形声、轉注、假借是着重表音的，在古代本来还算有一定的規則；可是后来經过几度变化，到了今天，許多都已走了样。例如"日"和"鳥"这两个字，我們哪里看見过一个長方形的太阳和一只四条腿的鳥呢？

現在我們所用的汉字，以形声字为最多，但其他各种結構的还是同时存在。在一个字里面往往包含有几个成分，有表音的音符，也有

表意的意符，晋符和意符常常糾纏不清，难以辨别。比方一个“沐”字，从“水”，从“木”，我們說它是形声字，“水”是表意的意符，“木”是表音的音符；可是同一样構造的“休”字却是会意字，“人”和“木”都是表意的意符，表示“人”在“木”旁休息；“牀”字又是形声字，“爿”是表音的音符，“木”倒反是表意的意符。同一个范疇的“意”所用的意符并不是相同的，如“唱”从“口”，“詠”从“言”，而“歌”从“欠”；同一个范疇的“音”也沒有相同的音符，如“愚”从“禺”，“餘”从“余”，“娛”从“吳”，“盂”从“于”，“榆”从“俞”，“漁”从“魚”，“腴”从“臾”，“妤”从“予”，而“轝”从“與”等等。加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字音字义都起了变化，許多音符已不象音符，意符也不象意符。例如“釋”，“澤”，“譯”，“鐸”等都从“睪”得声，而讀音并不相同；“騙”字从“馬”，原意是“躍而乘馬”，現在我們說“欺騙”，“騙人”，誰也想不到它跟馬有什么关系了。最复杂的是有些字的各种成分并沒有一定的位置，有些已被隔开，或已变了样子，比方“歲”字本来是由“步”“戌”合成的，而“步”字被割裂了；“截”字本来是由“戈”“雀”合成的，而“雀”字被割裂并且变了形了。象这样的字就只好一个一个的死記，很难看出有什么规律。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里說得好：“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分重大的遺产，应該感謝的。但是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声的諧声字的現在，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了”①。

8.关于汉字改革問題

汉字的这些缺点是严重的。几千年来，由于封建統治阶級的操縱壟断，一般供奉封建貴族的文人故弄玄虛，把它裝扮得非常神秘，无形中成了特殊阶級的專利品，严重地脫离了人民大众。唐宋以后盛行科举，把民間所通行的一些簡体叫做“俗字”、“别字”，不許使用，否則不能獵取“功名”，并且为士大夫所恥笑。这种风气一直延長下来，很少改变。到了清朝末年，帝国主义着着向我国进迫，沒落的統

① 魯迅：«且介亭杂文»，人民出版社版，第 88 頁。

治阶級无力抵抗，整个国家几濒于危。那时西方資产阶級的政治理論已經傳到中国，一些愛国之士看到国势日弱，認为是由于教育不普及，而教育不普及是由于汉字的繁难，于是紛紛倡議要进行改革。可是他們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除統治阶級无所动于中外，一般知識分子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其中反对汉字改革的主要有以下两派：

第一派主張廢除汉語和汉字而代以世界語（Esperanto）或另一种外国語。他們認为在我国談到学术和文化都需要外来的語言，汉語中除掉一些如"太阳"，"月亮"，"你"，"我"，"他"之类的詞外什么也沒有，値不得为它創立什么拚音文字；文字不过是代表語言的无意識的符号，只求簡單明确，便于交际，文字与語言都不必要与民族历史有什么关系。这种主張是当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

另一派認为汉字不能廢除，因为廢除了汉字就是淹沒了我国的文化；改用外国字母就是丧失了我們的民族精神。这是一般复古存文者所坚持的。

前一种主張昧于語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任何民族都不輕易放弃自己的語言而改用另一种語言。汉族有几千年的文化，汉語的詞汇丰富，可以表达任何細致的思想感情。近几十年来由于科学发达，向外国語言借用了一些科学术語，这是任何語言所不可免的。这些科学术語都是国际所通用的，我們很难說是哪一种語言所特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主張根本就是一种民族虛无主义的說法，是不值我們一駁的。

其次，那些复古存文派的看法也是不对的。文字虽然可以說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并不等于文化；文字是記录語言的工具，也并不就等于語言。斯大林說："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它既可以替資产阶級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①，又說："……文化按其內容說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語言則在几个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19頁。

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同样地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①。这是語言与文化的差别。文字是紀录語言的工具，也仅仅是紀录語言的工具；同一种語言，我們改变它的写法也并不致影响那語言的实質。复古存文派这样把文字与文化糾纏不清，把字母与民族精神混为一談，也是毫无根据的。

汉字必須加以改革的主張，在長期間虽然遭受了許多人的反对，可是自甲午中东战役后，汉字的繁难和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已漸为更多的人所認識。福建盧戇章于1892年著有《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和《中国切音新字》，由他的同乡林輅存呈請都察院代奏頒行，理由就是"字学繁难，請用切音以便学問"，但結果却以"泥今忘古，狃近昧远"而被批駁了。1908年著名音韵学家劳乃宣复以"中国文字奧博，字多至于数万，通儒不能徧識"不如"欧美二十六字母，日本以五十假名，括一切文字"，將他所著的《簡字譜录》摺請審核公布，結果也沒有下落。其后繼續創制其他方案的很多，有些是仿照西洋教士所創罗馬拼音字，制造字母，用来代替汉文或輔助汉文的；有些是仿照日本假名制制造拼音簡字，用来改良反切，輔助讀音的，漸漸汇成了一条洪流。1913年"讀音統一会"成立，由各地征集和調查来的音符有好几十种，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縮写的、图画的，各种花样都有。經过了許久的爭辯討論，才由魯迅先生等提議通过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注音字母"。1916年复拟定了"国語罗馬字拼音法式"一种，于1928年由大学院公布，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汉語書写拉丁化方案"于1934年由苏联介紹到我国，就是現在所知道的"拉丁化新文字"。

9. 从西方各国創制文字、改革文字的經过看我国的汉字改革問題

文字改革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問題，在西方許多国家也常常听到要进行文字改革的呼声。

这句話怎样說呢？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19頁。

大家知道現在世界上各种語言文字所用的字母，除极少数的几种外，都是由腓尼基字母变来的。腓尼基字母本源出于美索不达米亞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神圣書体，其后分成了三支：一支变成了阿拉美亞、希伯萊、叙利亞、阿拉伯等語言文字所用的字母；一支变成了阿比西尼亞文和梵文、巴利文所用的字母，复由梵文、巴利文的字母演变成了西藏文、緬甸文、暹罗文、高棉文、老撾文等的字母；一支变成了希腊字母，复由希腊字母演变成了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峨特文所用的字母。

希腊字母虽源出于腓尼基字母，但为了适应希腊語的語音特点，已經改变了許多，由希腊字母演变成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峨特字母，也曾有所改变。現在欧洲許多种語言文字都是采用拉丁字母的，可是它們采用时，并沒有增加或减少，而只是照搬，遇到有些音拉丁字母沒有适当的符号表示时，就只好用两个或三个字母来表示一个音，如英語的 sh，ng，ea，法語的 ch，gn，德語的 sch 等等，这样一来，就与一个音一个字母的原則相違背了。

其次，我們知道語言的声音常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起变化的，而欧洲現在許多种語言文字的写法自十六世紀以后就很少改变，于是发音与写法之間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例如英語的 knight [nait]（武士），know [nou]（知道），write [rait]（写），right [rait]（正确，权利），法語的 août [u]（八月），vingts [vɛ̃]（二十），beaux [bo]（美丽），doutent [dut]（怀疑——第三人称，复数，現在）等等都有許多发音与写法不相符的地方。发音相同而写法不同，或写法相同而发音不同的現象更是触目皆是。据統計，在英語里，同一个 [i] 音約有二十种写法，包括 women（女人——复数）里面的 o 和 e；法語的 [o] 有三十种写法，[ã] 有五十二种写法，[ɛ̃] 有五十五种写法，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欧洲語言文字中这种发音与写法不一致的混乱現象不仅仅增加了学习上的困难，并且在印刷方面也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浪费。为了弥补文字上的这个缺点，有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等都曾

进行过改革。英文和法文現在是世界上拼音文字中最混乱的，老早就有人指出过这两种文字的不合理的写法已經成了英、法两民族的灾难，必須进行改革，可是都被他們的頑固的、保守的統治政权所拒絕了。法蘭西学会是法国学术界的領导机構，它于十七世紀末在所編的《法語詞典》中断言："这种写法可以把文人跟沒有知識的人区别开来"。

俄語的写法用斯拉夫字母，因为創制时沒有照搬希腊字母，所以和英文、法文等比較起来已經合理得多，可是随着語言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沒有发音的字母。1897 年就有一位叫做貝恩涅克(Bernecker)的語文学家指出过，如不加以改革，不但增加了学习上的困难，每年在印刷方面并且白白浪費了四百万盧布，可是在沙皇时代这合理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到了十月革命成功后才把全部三十六个字母减成了三十一个，不独于学习上方便了許多，并且节省了不少人民的財产。

現在世界上各种語言的文字，除开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为各少数民族創立的之外，一般認为以塞尔維亞語和芬蘭語的为最合理。这两种文字都是經过他們的語法学家如吳克（Vuk）等精心研究創制出来的。我国汉字改革虽已醞釀了很久，但在从前反动政府統治下从来沒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毛主席早于 1940 年在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論》中就指示給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众，須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剛十天就在北京設立了一个"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可見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此事的关怀。1952 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成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方向；形式应該是民族的"（見馬叙倫《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成立会开会辞》，《中国語文》創刊号，第 4 頁）。这是完全正确的。文字改革是我国文化建設上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几万万人的文化生活，汉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80 頁。

虽然有它的种种缺点，但已有几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在許多人的腦子里已經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現在改为拼音文字，那是一种体系的根本的改变，比之西方各国的文字改革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我国的文字改革必須是漸进的，不能操切从事；若貿貿然把汉字馬上廢止，將会造成很混乱的現象。从前虽曾有过几种方案，但是是否适用，也要經过一番实驗研究。其他如現代汉語的規范化問題，語法和詞典的編纂問題等等都要跟这一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研究解决才能推行无阻。現在已有一个專門机構“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負責进行，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領导下，經过全国語文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广大人民的支持，我国汉字改革这一艰鉅工作一定是能够完滿地成功的。

10.語法是关于語言結構的科学

“語法”这个詞源出于希腊語的 grammatikē（gramma 是“字母”的意思），汉語或叫做“文通”，或叫做“文典”，或叫做“文法”，現在比較通行的是“語法”。

“語法”作为語言学的术語一般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研究詞的变化和联詞成句的科学，一个是指語言的語法構造本身。任何語言都有它的語法構造，因为語言是人們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光是有詞是不够的；有了詞我們还要按照一定规則加以变化，加以組織，結合成句子，才能有极大的意义，使語言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質。这些規則尽管一种語言一种語言不同，比方有些語言詞形的变化很复杂，有些語言却比較簡單；有些語言詞与詞間的关系着重用詞形的变化来表示，有些語言却着重用虛詞和詞的次序；但是每种語言一定有它的語法構造。这种語法構造往往为說話者所不自覚地运用着；我們若把它加以分析、加以整理，使成为各种規則，各种定律，那就成了語法科学。

語法一般分为形态学和造句法两部分。形态学是研究詞的变化，即研究个别的詞的結構的科学。造句法是研究联詞成句，即研究

句子的結構的科学。正如整个語法一样，形态学和造句法之能成为科学都曾經过一种抽象、概括的过程，把个别的、具体的詞的構造和变化，个别的、具体的句子的結構方式加以抽象化，概括成各种語法規則、語法定律。斯大林說："語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給以詞的变化的規則，不是指具体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律，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語，具体的謂語等等，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无关的。因此語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內容"①。

比方俄語語法的特点在于名詞有格的变化，动詞有位的变化，表示这些詞在句子中的各种关系。我們試拿 книга брата（兄弟的書）和 сестра читает（姊妹念書）做例子。книга 和 брата 之間存在着一种关系，即領属关系。книга 表示属于某个人的某种事物，брата 表示占有某种事物的某个人。сестра 和 читает 之間也有一种关系，即主体和动作关系。сестра 表示做出某种动作的某个人，читает 表示某个人做出的某种动作。就語法来說，哪一个具体的人是占有者，哪一种具体的事物为誰所占有；哪一个具体的人是某种动作的主体，哪一种具体的动作为誰所做出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关系要用哪一种形式或怎样的詞形变化表示出来。在这些例子里，俄語是用特殊的詞尾来表示的，如 книг—а，брат—а，сестр—а，чита—ет 等等。俄語的名詞变格有三类，动詞变位有两类，每一类的詞都要按照一定規則加以变化。汉語的詞虽然沒有象俄語那样的詞形变化，但是在一个句子里詞和詞如何配合来表示其間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規則。比方"張三給我一管笔"，"我給李四两本書"，在这些句子里，就語法来說，誰給誰什么东西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用怎样的格式把它表达出来。"語法把詞的变化和联詞成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綜合起来，并用这些共同之点組成語法規則，語法定律"②。在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 22 頁。

② 同上。

这一方面，語法很象几何学。“几何学上的定理是把具体对象加以抽象化，把各种对象看成沒有具体性的物体，并在决定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不当成某些具体对象間的具体关系，而当成一般沒有任何具体性的物体的相互关系”①。人类的語言是与思維联系着的。“由于有了語法，就使語言有可能賦与人的思想以物質的語言的外壳”，而“語法是人类思維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②。

語法虽然可以分成形态学和造句法两部分，各具体語言的語法对于这两部分的重点也可能有些不同，比方印歐系的許多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它們的詞形变化很复杂，形态学在它們說来就显得很重要；汉語的詞形变化比較簡單，語法構造主要在詞与詞的配合、虛詞的运用和詞的先后次序等，所以它的造句法就特别重要。可是我們在上面說过，語法的这两部分常常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因为一种語言的詞形变化无論怎样复杂，但假如我們不考慮到每个詞在句子中的功能，就无从分出它的各种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語言中，詞在句子中的功能尽管可以相同，但它的表現方式却常不相同。語言只是人們的思想的物質外壳；人們可以有同一的思想，但它的表达方式，就語法方面說，却常随語言而互异。

形态学和造句法在語法里并不是各自孤立的东西，其間实存着一种相互关系，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从前有些語言学家或語法学家对这一点却常有各种不正确的認識。比較突出的如丹麦語言学家叶斯柏森（O. Jespersen）在他的«語法哲学»里認为我們研究語法应該从“从外到內”和“从內到外”两方面去着手。形态学是研究詞的变化形式的，我們看到这些形式然后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应該从“从外到內”去着手。造句法是研究句子的構造的，人們先在心中有了某种思想，然后去寻找表达的方式，所以应該从“从內到外”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2頁。

② 同上。

去着手。他这样不只犯了把語言和思維割裂开来的錯誤，并且忽視了形态学与造句法間的相互关系。苏联馬尔从語言是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把語义学估計过高，認为語法只是“沒有意义的空空洞洞的形式”，語法中只有造句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完全取銷了形态学的地位。他的門徒墨山宁諾夫在所著“普通語言学”里認为“句子中的詞，整个的句子和句子的結合構成了造句法的各个不同方面，在造句法的背景上，詞和句子本身的形式都按照句子的意义而建立起来”①。从这一个見解出发，他虽不否認詞形变化的存在，可是把其中造句法特点所在的部分轉移到了造句法方面去，另一部分，例如構詞法，却轉移到了詞汇学方面去，結果他所分出的語法的各部門就只有語音学（研究在社会上有意义的語音的学問）、詞汇学（研究个別的詞和詞的構造的学問）和造句法（研究詞在句子中和句子与句子如何結合成整体的学問），而完全沒有形态学的地位。我国王力先生和呂叔湘、朱德熙二先生对于汉語語法的研究曾有很大貢献，但是因为他們对形态的概念認識不清，認为汉語沒有屈折作用或形态变化，形态部分可以取銷，汉語語法只有造句法这一部分②，因此在他們所著的語法書里就完全否定了汉語中的形态学。

11.形态学及其特点

形态学是研究詞的構造和詞形变化的一种科学。世界上任何語言都有許多詞。詞的構造方式是各种各样的，但其中必有一个主要的成分，我們管它叫做詞根（可以独立存在的也叫做根詞）。許多詞是由一个詞根單独構成的，例如汉語的“天”，“地”，“人”，“我”，“你”，“他”，俄語的 сад（花园），друг（朋友），род（宗族），英語的 pen（筆），paper（紙），friend（朋友）等等。此外也有由两个詞根（或根

① 墨山宁諾夫：«普通語言学»，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35頁。

② 参看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上册，第8頁和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辞講話»第一講，第4頁。

詞)構成的，如汉語的“鉄路”，“火車”，“黑板”，俄語的мореправание(航海)，самолёт（飞机)，英語的 black-bird（山鳥）blackboard（黑板)，rail-rood（鉄路）等等。这一类詞，我們管它叫做复合詞。

許多語言的許多詞不只有詞根，并且有附加成分。附加成分分三种：一种是附加在詞根前头的叫做前加成分或前綴，例如汉語“第一”，“第二”等的“第”，“初一”，“初二”等的“初”，“无意識地”，“无条件地”等的“无”，俄語 выбежать（跑出)，высказать（說出)等的 вы-，бесформенный（无形的)，бесцветный（无色的）等的 бес-，英語 uncommon（不平常的)，uncomfortable（不舒服的）等的 un-，rebuild（重建)，reappear（再現）等的 re- 等等；一种是附加在詞根后头的叫做后加成分或后綴，例如汉語“作家”，“画家”，“語言学家”等的“家”，“人民性”，“穩固性”等的“性”，俄語 читатель（讀者)，учитель（教师）等的 -тель，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无能)，сложность（复杂性)等的 -ность，英語的 teacher（教师)，writer（作者)等的 -er firmness（坚定）cleanness（洁净)等的 -ness 等等；一种是插入詞根中間的叫做中加成分或中綴，例如塔加洛格(Tagalog）語由 sulat（写)派生的 sumulat（写者——即作家）和 sinulat（被写者——即書)，其中 -um- 和 -in- 都是中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可以和詞根結合起来構成詞干再加上一个詞尾。試以俄語的 за-щит-ник-а（保卫者)一詞为例，其中 щит 是詞根，за- 是前加成分，-ник 是后加成分，这三个成分結合起来構成詞干 за-щит-ник，再加上詞尾 -а 成为 за-щит-ник-а。在这个詞里面，詞根 щит 是詞的主要成分，前加成分 за- 和后加成分 -ник，一个附加在詞根前头，一个附加在詞根后头，其功用都在構成新詞；詞尾是詞的可变的部分，其功用在表示詞与詞間的相互关系。这四个成分在語法上都叫做形态單位(又称詞素)，但其中有一个区别：就是在这个詞里面，詞根、前加成分、后加成分都表示詞汇意义，統叫做構詞法形式，只詞尾表示語法意义，叫做变詞法形式。一个詞不一定四个成分都很齐全，可能只有一个詞根而缺乏其他成分，例如俄語的 лес(森林，

主格)；可能只有詞根和詞尾而沒有前加成分和后加成分，例如俄語的 лес-а（森林的，屬格）；可能只有詞根和后加成分而沒有前加成分和詞尾，例如俄語的 лес-ник（守林人，主格）；可能只有詞根、后加成分和詞尾，而沒有前加成分，例如俄語的 лес-ник-а（守林人的，屬格）；可能只有詞根、前加成分和后加成分而沒有詞尾，例如俄語的 пере-лес-ок（小树林，主格）；也可能这四个成分都齐全，例如俄語的 пере-лес-(о)к-а（小树林的，屬格）。表示語法意义的也不只限于詞尾，例如俄語的 написать（已写，完成体）和 про-читать（已念，完成体）都用前加成分 на- 和 про- 来表示动詞的体。总而言之，任何的詞，其中表示詞汇意义的叫做構詞法形式，表示語法意义的叫做变詞法形式。在語法里面，研究構詞法形式的叫做構詞法，研究变詞法形式的叫做構形法。

划分構詞法形式和变詞法形式的界限对于任何种語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各种語言的詞的構造方式不同，所以其中各个成分的比重也就各不相同。汉語的詞多只有詞根，例如"天"，"地"，"人"，"山"，"水"，"田"，"鉄路"，"黑板"，"構造"，"变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前加成分(一般称为詞头)和后加成分（一般混称詞尾），例如"第一"的"第"，"初三"的"初"，"老虎"的"老"，"非本質的"的"非"，"无条件地"的"无"，"桌子"的"子"，"石头"的"头"、"亮儿"的"儿"，"作家"的"家"，"讀者"的"者"，"穩固性"的"性"，"漂亮的"的"的"，"簡單化"的"化"等等。这些都是構詞法形式。汉語里有沒有变詞法形式呢？在我們看来，比方"我們"，"你們"，"他們"等的"們"，"看过"，"念过"等的"过"，"拿着"，"站着"的"着"，"看了"，"吃了"等的"了"，以至"想起来"的"起来"，"干下去"的"下去"等等都是变詞法形式，因为它們都表示一定的語法意义。

当然，汉語的这些前加成分、后加成分和詞尾也象其他語言的一样，許多都是由实詞变来的，例如"第"原有"次第"的意思，"初"原有"起初"的意思，"老"原有"老大"的意思，"非"原有"不是"的意思，"无"原有"沒有"的意思；"头"原有"头顱"的意思，"儿"和"子"原有

“儿子”的意思，“家”原有“家庭”的意思，“性”原有“性質”的意思，“化”原有“变化”的意思，“了”原有“了結”的意思，“过”原有“經过”的意思，“着”原有“黏附”的意思等等；可是成为附加成分后它們的意义就都逐漸虛化了。在其他語言里也很多这样的情形，例如德語Schönheit（美丽），Weisheit（智慧）等的 -heit 原有“方法”、“样式”的意思，Gesellschaft（社会），Bruderschaft（友誼）等的 -schaft 原有“性質”、“狀态”的意思，法語 fortement（有力地），clairement（清楚地）的 -ment 原有“精神”、“意願”的意思，英語 manly（有丈夫气的），friendly（友爱的）等的 -ly 原有“好象”的意思等等；另外也有一些是由虛詞变成的，例如俄語 вход（入口）的 в-，подход（接近）的 под- 等等。这样由实詞或虛詞变成附加成分都曾經过一种抽象化的过程。

汉語的詞虽然也有它的附加成分，也有它的形态学，可是和印欧系和塞姆系的許多語言比較起来还是簡單得多。在这些語言中，表示語法意义的，除附加成分以外，还有用詞根的內部屈折的，例如英語的 foot : feet（脚），give : gave : given（給），德語的 geben : gab（給），nehmen : nahm : genommen（拿）以至阿拉伯語的 qatala: yaqtula（杀）等等。在这些例子中，詞根和表示語法意义的形态都結合得非常紧密，有时甚至已經分不出来。例如法語“有”的不定式是 avoir，“我有”是 j'ai，“你有”是 tu as，“他有”是 il a，“我們有”是 nous avons，“你們有”是 vous avez，“他們有”是 ils ont，avoir 和 ont 之間已經找不到一点共同之点了。在古印欧語里这种情形更为复杂。比方希腊語 gignomai（我变成）的詞根是 -gn-，egenomen（我从前变成）的詞根是 -gen-，gegona（我已經变成）的詞根是 -gon-，形式并不相同；名詞 goneus（父母）的詞根是 gon-，genos（种族）的詞根是 gen-，形式也不一样。此外也有用声調、重詞和詞根的重叠来表示語法意义的。例如希腊語 patroktónos（杀父亲的）第三个音节念高声調表示主动态，patróktonos（被父亲杀的）第二个音节念高声調表示被动态；俄語 рýки（手）第一个音节念重音表示复数主

格，руки́（手）第二个音节念重音表示單数宾格；梵語 pac 是“煮”的意思，papaca（我煮过了）表示完了时。这些都是所謂屈折語的特征。

另外有一些語言，一个詞根往往可以跟好几个附加成分配合，每个附加成分都表示一个确定的語法意义。比方土耳其語名詞的詞根 ev 是“房子”的意思，coban 是“牧童”的意思，詞尾 -ler 或 -lar 表示复数，-in 表示領属关系，这样 coban-in ev-i 就是“一个牧童的一所房子”，coban -lar- in ev-i 就是“許多牧童的一所房子” coban- in-ev-ler-i 就是“一个牧童的許多房子”，coban-lar-in ev-ler-i 就是“許多牧童的許多房子”；同样，动詞的詞根 sev 是“爱”的意思，詞尾 -dir 表示第三人称，-ler 表示复数，miš 表示过去时，erek 表示將来时，于是 sev-miš-dir-ler 就是“他們从前爱”的意思，sev-erek-dir-ler 就是“他們將要爱”的意思。这样的語言我們管它叫做粘着語。

在各种語言里每一个变詞法形式都表示一定的語法概念。这些語法概念我們把它們归納起来就成为各种語法范疇，例如名詞的格、数、性，动詞的人称、时、体、式、态等等。每一种語法范疇必須有一定的变詞法形式把它表示出来，否則不能成为語法范疇（指形态学的語法范疇）。

可是某种語言沒有某种語法范疇是不是就沒有这种概念呢？不是的。因为同一个概念各种語言可以用个別的詞或其他的語法形式如虛詞和詞序等把它表示出来。但那已經是詞汇学和造句法的問題，而不是形态学的問題。用造句法手段表示的概念我們也可以管它叫做語法范疇（造句法的語法范疇），但如果是用詞汇学手段表示的那就只是邏輯的概念，而不是語法的概念了。另一方面，虛詞和詞序虽也是語法形式，表示一定的語法关系，但它們都是在一个詞的構造之外的，不能算是形态單位。目前許多語法学家把虛詞和詞序叫做广义的形态，那是不对的。

12.詞类及其分类原則

語言中的各种詞，我們就語法方面把它們加以分类，就成了語言

的詞类。

区分詞类应該根据一些什么标准呢？这是語言学里面意見最紛歧的一个問題。依照古希腊語和拉丁語語法学家的办法，每个詞类都要有一定的語法范疇把它表示出来，比方瓦洛就曾說过，有格的变化的叫做名詞，有时的变化的叫做动詞，有格的变化也有时的变化叫做分詞，沒有格的变化也沒有时的变化的叫做虛詞。这在一些詞形变化很复杂的語言說来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办法。但是在另外一些形态比較簡單或已經变成了簡單的語言里就会碰到許多无可克服的困难。比方我們試把拉丁語和法語加以比較。在拉丁語的 pater amat filium（父亲爱儿子）这一个句子里，pater（父亲）和 filium（儿子）都有格的变化，所以它們是名詞。可是同这一个句子，法語叫做 le père aime le fils，père（父亲）和 fils（儿子）都已沒有格的变化，汉語叫做“父亲爱儿子”，“父亲”和“儿子”也沒有格的变化。但它們是不是名詞呢？可見古代希腊語和拉丁語語法学家所定下的这个区分詞类的标准，对于許多种語言說来已經是不适用的了。

另一个标准就是根据詞义，即詞所表达的概念来划分詞类，这特别表現在法国十七世紀唯理語法学派的“普遍語法”里面。依照这一学派的見解，語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人类的思想可以归納成各种概念范疇，按照这些概念范疇去加以分类就可以得到各种詞类。他們不知道語言和邏輯虽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同一的东西。同一概念在各种語言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同一种語言里也可以有古今的不同。由这一观念出发就可以得到一个荒謬的結論，以为世界上各种語言的詞类都是相同的，使所分出来的詞类脫离了語言的語法实际，成为一种超然于語法之外的东西。

再有一种是要根据詞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区分詞类的，比方說做主語或宾語的叫做名詞，做謂語的叫做动詞，做名詞的修飾語的叫做形容詞等等。实际上在各种語言中，做主語和宾語的并不一定是名詞。比方且拿汉語来說，“三十六計，走为上計”，“走”是这一个句子的主語，但它不是名詞；“我喜欢唱歌，他喜欢打球”，“唱歌”和“打球”

都是动詞“喜欢”的宾語，但它們并不是名詞。做謂語的也不一定是动詞；汉語“他的衣服很漂亮”，“漂亮”是这一个句子的謂語，但它不是动詞。“飞鳥”的“飞”是修飾名詞“鳥”的，“走狗”的“走”是修飾名詞“狗”的，但它們都不是形容詞。

由此可見，我們要区分詞类，无論以形态、詞义或詞在句子中的功能为根据，在各种語言里都是行不通的。因而有一种所謂折衷的办法，即某些詞类按照形态来分，某些詞类按照詞义来分，某些詞类按照它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分。法国語言学家馬魯梭 (Malouzeau) 在他所編的《語言学术語詞典》一書中对“詞类”这个术語解釋說：“詞类是傳統語法所賴以区分語言的詞的种类的一些范疇。或者依照基本意义来分(如适宜于指称一种概念的叫做名詞，适宜于指称一种性質的叫做形容詞)，或者依照它們在句子結構中的作用来分(如联系两項的叫做連接詞，限制动詞的叫做副詞)，或者依照它們的構詞方式和屈折方式来分等等。这些分类的原則，沒有一个是有絕对价值的(例如在副詞、前置詞、連接詞中間，往往分不出清楚的界限来)，因此，有时候，在屈折語里，只好按照屈折形式分为三大类：一、名詞(有格变化的詞)；二、动詞(有人称变化的詞)；三、不变的詞”。这就是一种折衷派的典型的說法。

这种說法我們不能認为是正确的，因为它把詞义、形态和詞在句子中的功能割裂开来，彷彿看作是毫不相干的东西。其实任何語言的詞义都是客观現实的反映。客观現实是各种各样的，反映在語言里面就成为各种各样的詞。有些是反映事物的，有些是反映事物的特性的，有些是反映事物的行为或狀态的，有些是反映行为的特性或狀况的，有些是反映事物或行为間的各种关系的，因而有名詞、形容詞、动詞、副詞和各种虛詞的分别。我們要認識到这一点才談得上各种詞类的物質基础。

可是我們說語言的詞类有它的物質基础并不意味着我們可以單凭詞义去区分詞类，因为第一，各族人民对于客观現实的認識是不相同的，这就構成了各种語言的詞义的特点；第二，各种語言对于反映

客观現实的各种概念的表現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在語法方面就構成了它的形态学特点和造句法特点。从这一点看，詞义、形态和詞在句子中的功能之間就有它的統一性。我們現在所說的詞类并不是詞在意义上的分类，而是詞在語法方面的分类，所以不只要照顧到各种語言的詞义上的特点，并且要照顧到它的形态学上的和造句法上的特点。各种語言的形态結構不同，我們就不可能用一种統一的形态学規則去区分各种語言的詞类。

13.关于汉語詞类的問題

汉語的詞类是我国近年来討論最多的一个問題。汉語的形态学虽然比較簡單，但是也有它的形态(包括構詞法形式和变詞法形式)，无論从哪一方面看都应該有它的詞类，按理所爭論的应該只是詞类如何区分的問題，而不是詞类有无的問題。可是近年来連这一問題也被提出来了，这是由于大家对形态这个概念有不同的了解的原故。

具体一点說，假如大家承認現代汉語里“子”，“儿”，“头”，“家”，“者”，“性”等是可以表示名詞詞性的附加成分，“們”是名詞和代名詞的詞尾，“了”，“着”，“过”等是动詞的詞尾，“的”是可以表示形容詞詞性的附加成分，那末尽管汉語的名詞和代名詞沒有格的变化，但是有数的变化，动詞虽沒有时的变化，但是有体的变化，一部分名詞和形容詞并且有它們所固有的附加成分，这几个詞类的区分就不成問題了。但假如連这一点也不承認，問題就跟着复杂了起来。

主張汉語沒有詞类的堅持“們”，“了”，“着”，“过”等不是形态，而只是虛詞，因为和它們結合在一起的詞可以离开它們而独立存在，例如“三个工人”不能說成“三个工人們”，可見它們是“詞以外的輔助成分”①。这我想只是一种誤会。当然，汉語的这些詞尾的使用是有一定的范圍的，比方指人的名詞前面有了可以表示复数的字眼后面就不再用“們”，这正好是汉語的特点，并不是和它結合在一起的詞都可

① 参看高名凱：《再論汉語的詞类分别》，《中国語文》1954年8月号，第16頁。

以随便脫离它而独立存在，例如“我們”，“你們”，“他們”，“朋友們”的“們”哪能說是跟詞的構造沒有关系，是詞以外的輔助成分呢？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說，“子”，“儿”，“头”，“家”等虽然是形态，但不能用来区分詞类，例如“白面”和“白面儿”都是名詞。这是无可否認的。汉語的这些附加成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詞类的，比方“資本”和“資本家”也都同是名詞。但是除此之外，例如“聾”和“聾子”，“亮”和“亮儿”，“苦”和“苦头”，“作”和“作家”，“統治”和“統治者”，“穩固”和“穩固性”等等是不是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詞类的呢？

另外有些人說，汉語的这些附加成分和詞尾并沒有普遍性，有这些形态的只限于一部分的詞，此外有許多詞并沒有这些东西，我們怎样去断定它們属于哪一詞类呢？这我看是許多种語言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就要参照它的詞义的特点和造句法的特点来决定。在汉語里这种情况可能比其他語言的更多些，所以它的詞义的特点和造句法的特点在区分詞类时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国古代沒有“詞类”这个术語，但自唐宋以后就已有了“助字”，“实字”，“虛字”等名称，虽沒有明确的定义，但已为后来把詞分为实詞、虛詞两类开辟了一条道路。語法的有系統的研究始于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他是企图以詞义为区分詞类的标准的，所以說：“字无定义，故无定类”。以后如黎錦熙的“凡詞，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新著国文語法»），刘复的“詞类之所由分，系于詞性”（«中国文法通論»），胡以魯的“因語詞概念之所指，以别詞品”（«国語学草創»），以至王力的“純然从概念的范疇上分类，不受形式的約束”（«中国語法理論»），說法虽略有不同，但是所要根据的都是这同一的标准。可是汉語因为形态比較簡單，詞义的特点在区分詞类时虽很重要，但要純然从詞义出发也很不容易。实际上他們在具体的分类中都或多或少参用了一些造句法上的特点，不过对形态学上的特点还是注意得不够吧了。高名凱最近主張要从形态去区分詞类，但因为他認为汉語沒有可据以区分詞类的形态，所得出的結論却是汉語的实詞沒有詞类。

在我們看来，汉語是有詞类可分的，但区分詞类时不能根据單一的标准。若能把詞义上的特点、形态学上的特点和造句法上的特点配合起来应用，那么如名詞、形容詞、动詞、副詞、指數詞、代名詞、介詞、連接詞、語气詞、叹詞这几个詞类都是可以确定的。

14. 造句法是关于句子構造的科学

造句法是研究句子構造的科学，包括詞与詞結合成詞組和句子的各个成分。

什么叫做句子呢？句子就是一个在語法上照按某种語言的規律組成的完整的并且可以独立的言語單位。所謂完整的就是說能够表示完整的思想的。为了表示完整的思想，一般句子多包含有主語和謂語两部分。主語表示所要說及的人或物，謂語表示主語是什么、做什么或怎么样。比方“鳥飞”，“鳥”表示所要說及的物，它就是主語；“飞”表示“鳥”做什么，是謂語，我們要把这两部分說出来才能表示完整的思想。光說“鳥”，人家会問“鳥做什么？”或“鳥怎么样”？光說“飞”，人家也会問；“什么飞？”意思都不完整。但这也要看是什么情况。有些句子是沒有主語的。比方你說：“下雨了”，人家决不会問：“什么下雨？”也有些帶有表情成分的句子是不需要謂語的。比方你說：“哦，我的老天吶！”或“呔！你这下流的坏东西！”人家也不会問：“你的老天怎么样？”或“你这下流的坏东西做什么？”因为这些句子都已相对地表示了完整的思想。所謂独立的就是說不依附于其他成分的。比方說：“他不来了”，这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句子，表示一个完整的思想；但假如說：“我以为他不来了”，同是这“他不来了”就不能独立，因为它要依附于另一个成分“我以为”才能表示完整的思想；它只是整个句子里的一部分。

句子反映着人們和客观現实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反映着詞或概念間的相互关系。句子是和判断紧密地联系着的，但又与判断不同。判断是一种思維的形式。人們通过判断去肯定或否定某些事物。一切判断都是在句子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一个句子却往往不只

包含有一个判断。例如在汉語"唯智者能之"这一个簡單的句子里就应該有两个判断："智者能之"与"非智者不能"。可見"判断"和"句子"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不相一致的。在另一方面，同一个判断又常可以用不同的句子表达出来。比方在汉語"湯放桀"和"桀見放于湯"这两个句子里，判断是相同的，但句子的結構并不相同：前一句的主語是"湯"，用了主动态的形式，后一句的主語是"桀"，用了被动态的形式。傳統的邏輯常把判断分为主辞、宾辞和系辞等三項，因此以为一个句子也应該包含有主語、謂語和系詞等三部分，甚至許多沒有系詞的句子，如英語的 the man walks (人跑路)和法語的 il chante (他唱歌)等也一定要在里面弄出一个系詞来，認为英語的 the man walks 就是 the manis walking 的变相，法語的 il chante 就是 il est chantant 的变相。其实英語的 the man walks 和 the man is walking 意义并不相同；法語的 il est chantant 从来就沒有人这样說过。这种与实际不相符的所謂"經院式"的說法，現代語言学已經把它根本推翻。可是类似这样的把邏輯現象和語言現象糾纏不清的論調却还常在各种各样的唯心理論中出現。比方馬尔的門徒墨山宁諾夫在他所著的"句子成分和詞类"一書中就曾說过："比方說，邏輯上的主辞由句子中的个别成分表示，也就是說，在一切語言中都是由主語来表示；由宾辞形成的关于行为或狀况的特征，也是由句子中的个别成分来表示的"①。巴斯別洛夫批評他說："可是，人家要問，由句子中个别成分表示着的主辞，在一切語言中，为什么一定由主語来表示呢？在мне не верится (我不相信)这一个句子里，难道宾語 мне 不正是表示着邏輯上的主辞嗎？俄語里的謂語可以由完全詞尾的形容詞来表示［例如 работа очень ценная (工作很有价值)］，难道不正是那被認为帶有表示主辞的标誌的詞被表現在謂語里嗎？"②。事实上，判断中邏輯上的主辞和宾辞与句子中的主語和謂

① 墨山宁諾夫：《句子成分和詞类》，1945 年版，第 190—191 頁。

② 巴斯別洛夫：《斯大林关于語法結構的学說》，《斯大林著作照耀下的語言学問題》論文集，第 116—117 頁。

語也往往是不相符合的。

总而言之，判断和句子虽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一个判断通常分主辞、宾辞、系辞三部分，而句子却常可以只有一部分、两部分或更多的部分。判断中的主辞、宾辞也并不常常等于句子中的主語和謂語。各种語言的句子可以分名詞句和动詞句两种。事实証明动詞句与系詞毫无关系；就在名詞句里，系詞也是后来才有的。

15. 句子中詞与詞的組合

絕少的句子是由一个詞單独構成的。大多数的句子都是由詞与詞結合起来構成的。在一个句子里，詞与詞結合起来就发生各种关系。研究詞与詞的組合及其間的关系就是造句法的一个任务。

語言中詞与詞組合可以表現邏輯上的一个判断，也可以只表現判断的一部分，这要看是哪一类詞和如何的組合。拿汉語来說，名詞或代名詞与动詞或形容詞結合如"鳥飞"、"他跑"、"花紅"、"我鎮定"等可以表現邏輯上的一个判断，其他詞的結合都只能表現判断的一部分。

在一个句子里詞与詞結合成詞組。詞在詞組中就发生各种依存关系。这些关系有些是并列的，有些是主从的。所謂并列的就是說在这些詞組中詞和詞間的地位是平等的。例如汉語："你和我都是一家人"，"他一面唱歌，一面跳舞"，"他又用功，又聪明"，"他买了一本書，两管笔和三本杂誌"等等，在这些句子里"你"和"我"，"唱歌"和"跳舞"，"用功"和"聪明"，"書"、"笔"和"杂誌"等都是詞組中的詞，它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沒有什么主从的分别，而只用一些虛詞如"和"，"一面……一面……"，"又……又……"等把它們联系起来。

另外有一些关系是主从的，就是說，其中有些詞是主要的，有些詞是从属的，例如宾語从属于动詞，形容詞从属于它所限制的名詞，副詞从属于它所限制的动詞、形容詞或副詞等等。造句法是和形态学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們在上面說过，世界上的各种語言，有些形态

很复杂，有些却比較簡單。这反映在造句法上面就可以显示出各种关系的表现方式的不同。比方在汉語“紅花”这一个詞組里，形容詞“紅”从属于它所限制的名詞“花”，“紅”在任何情况下都沒有詞形变化，只用詞的次序表示它和名詞的关系。同这一个詞組，俄語叫做 красный цветок，形容詞 красный 在句子里必須随所限制的名詞 цветок 的性、数、格而起变化，这就是說，在句子里，俄語的形容詞在性、数、格方面必須与它所限制的名詞相一致。这种关系我們管它叫做一致关系。又如汉語的“我讀書”，宾語“書”从属于动詞“讀”，这个名詞沒有形式变化，也用詞的次序表示它和动詞的关系。同这一个句子俄語叫做 я читаю книгу，宾語 книгу 不需与动詞 читаю 相一致，所以不能說有什么一致关系，但动詞 читать 在这个句子里却要求名詞 книга 用宾格(第四格)的形式，книга 受着 читать 的支配。这种关系我們管它叫做支配关系。在 они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ют(他們很好地工作)这个句子里，副詞 хорошо 从属于它所限制的动詞 работают，其間沒有一致关系，也沒有支配关系，一个只附加于另一个的前头，这种关系我們管它叫做附加关系。这些詞与詞間的关系是一种語言一种語言不同的；就在同一种語言里也不完全相同。比方且拿英語来說，在 I read a book (我讀書)这个句子里，动詞 read 并不要求宾語 book 作什么变化；可是在 I see him (我看見他)里，动詞 see 却要求代名詞 him 用宾格的形式。由此可見一种語言的詞在詞組中的各种关系是由那語言的形态性質来决定的。从这一方面看，形态学就是造句法的基础。

16. 句子的成分

句子的成分和詞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詞与詞結合成詞組不能表达完整的思想。它在句法上只能構成句子的这个成分或那个成分而不能構成句子。一个詞組構成句子的哪一个成分須要就整个句子的結構加以分析才能确定。

任何語言都有一些單一成分的句子，例如汉語的“下雨了”，“哦，

我的老天呐!”俄語的 светает (天亮了), вперёд! (前进!)等等。这样的句子我們管它叫做單成句。

在任何語言里大多数的句子都包含有两个成分：一个表示所要說及的人或物，我們管它叫做主語；一个表示这人或物所发出的行为或所具有的性狀，我們管它叫做謂語。例如汉語“鳥飞”，“他跑”，“花紅”，“我鎮定”这些句子，“鳥”，“他”，“花”，“我”都表示所要說及的人或物，它們都是主語，“飞”，“跑”表示主語所发出的行为，“紅”，“鎮定”表示主語所具有的性狀，它們都是謂語。凡具有主語和謂語两个成分的句子，我們都管它叫做双成句。

句子的主語和謂語可能是非常簡單的，也可能是比較复杂的。在上面所說的四个汉語的句子里，“鳥”，“他”，“花”，“我”等都是最簡單的主語，“飞”，“跑”，“紅”，“鎮定”等都是最簡單的謂語，它們分別結合起来不需要其他的詞的帮助已能表达完整的思想。这些都是句子的主要成分。此外有些句子象汉語的“他是学生”或“我念書”，“他”和“我”是主語，“是学生”和“念書”是謂語。在这些句子里，系詞“是”沒有“学生”的帮助和主語“他”結合起来不能表达完整的思想，及物动詞“念”沒有“書”的帮助和主語“我”結合起来也不能表达完整的思想。在前一个句子里，“学生”所表示的和主語是同一的人或物，一般叫做表語；在后一个句子里，“書”补足及物动詞“念”的不完备的意思，一般叫做宾語（又称补語）。表語和宾語都是句子的主要成分謂語中的次要成分。

无論是主語、謂語、表語、宾語，除它們本身外都可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附加語。附加語分两种：(一)表示某一事物的性質或屬性的叫做定語，例如“小鳥飞”的“小”，“他是好学生”的“好”，“我念新書”的“新”等等；(二)表示行为或性狀的方式、时間、地点、程度等的叫做狀語，例如“我高声念書”的“高声”，“他慢慢地走”的“慢慢地”，“这个小孩很聪明”的“很”，“他現在是大学生了”的“現在”等等。定語和狀語也都是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語或謂語中的次要成分。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句子的成分分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两

种。句子的主要成分只有主語和謂語。这两种主要成分中都可能包含有一些次要成分，那就是表語、宾語、定語和狀語。这些句子的成分都可能是單純的，也可能是复合的；在复合的成分中又可能是并列的或主从的，參看以上詞与詞的組合。

17. 句法單位的概念

句子分單句和复句两种。以上所說的都是一些單句，每个句子只有一个或两个主要成分。此外也有一些句子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單句結合起来構成的，其关系有些是并列的，有些是主从的，我們都管它叫做复句。

无論是單句或复句，我們把它分析起来都可以得到一些句法單位。① 句法單位包括詞、詞組以及句子，都是句子所由構成的材料。

句法單位可以分成謂語性的、补充性的、目的性的、修飾性的和关系性的几种。在句法中最重要的是謂語性的句法單位，語法上的时間和式都要借助于它而表現出来。此外，补充性的句法單位構成表語，目的性的句法單位構成宾語，修飾性的句法單位構成定語，关系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狀語。每个句法單位可以是詞，可以是詞組，也可以是句子，要看整个句子的結構来确定。

由句法單位構成各种句子成分。这些句子成分之間常发生一种主限和受限的关系。句子中主語是一个絕对的受限成分，它常为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所限制，例如“小孩子唱歌”，謂語“唱”限制主語“小孩子”，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又常为由目的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宾語所限制，例如“小孩子唱歌”，宾語“歌”限制謂語“唱”，“小孩子喜欢唱歌”，宾語“唱歌”限制謂語“喜欢”。如果一个句子有由修飾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定語和由关系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狀語，这些定語和狀語又分別限制与它們有关的各种句子成分，

① 句法單位在西歐語言里叫做 syntagma，原有“联合單位”的意思，現在仿照把 syntax 譯为造句法的办法把它譯成“句法單位”。

例如"小孩子常常喜欢唱好听的歌",定語"好听的"限制宾語"歌",狀語"常常"限制謂語"喜欢"。我們試把"我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这一个复杂的句子加以分析,当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句法單位和它們所構成的句子成分:

(一)我們——主語,为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反对"所限制;

(二)反对——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謂語,限制主語"我們",又为由目的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宾語"美帝国主义武裝日本"所限制;

(三)美帝国主义武裝日本——目的性的句法單位,構成宾語,限制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反对";其中又包含有以下一些句法單位和它們所構成的句子成分:

(1) 美——修飾性的句法單位,構成定語,限制主語"帝国主义";

(2) 帝国主义——主語,为修飾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定語"美"和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武装"所限制;

(3) 武裝——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謂語,限制主語"帝国主义",又为由目的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宾語"日本"所限制;

(4) 日本——目的性的句法單位,構成宾語,限制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武裝"。

18.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及其批判

丹麦叶斯柏森是一个精通英語的專家,又是一个著名的語言学家和語法学家,曾著《英語語法綱要》,《現代英語語法》等書,对于英語語法的研究頗多貢献。因鑒于英語的許多詞在形式上都已沒有足以表示不同詞类的标誌,一个詞不需要改变形式常可兼属几个詞类,一个个要在詞典上举例說明很不方便,他認为可以把詞典上的詞和句子里的詞区别开来;詞典上的詞可依原有形态加以分类,因此詞类是固定的,而这个詞到了結構里面却可以不管它的类别,純粹按照它

在結構里的功能而确定它的品級。叶斯柏森在他的《語法哲学》(1924年出版）一書中把結構里的詞按照它們的主限或受限的相互关系分为三个品級。例如在 extremely hot weather（极热的天气）这一个結構里，weather（天气）显然是一个首要的观念，可以称为首品；hot（热的)是限制 weather 的，可以称为次品；extremely（极)是限制 hot 的，可以称为三品，都不必管它們是属于哪一个詞类。他說：“詞类和詞品的区分，代表我們考察同一个詞的不同角度，就是詞的本身和它跟别的詞的結合”①。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其基本理論大致就是这样。

平心而論，叶斯柏森的这个三品理論虽然有把形态学和造句法割裂开来的毛病，但假如能把它应用于各个結構里的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那末在造句法方面还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就比方 extremely hot weather 这一結構来說，无論把它用来做主語、宾語或表語，weather 确实是主要的，hot 是次要的，extremely 是更次要的。問題是在于就句子成分的主限和受限关系解决不了各个成分的主要次要問題。

无可怀疑，叶斯柏森的三个品級是就句子成分主限和受限的关系来区分的，他并且企图把它运用于句子的一切結構。例如在 this dog barks furiously（这只狗吠得厉害)这一个結構里，dog（狗)是受限的成分，属首品，this（这只)和 barks（吠)是限制 dog 的，属次品，furiously（厉害)是限制 barks 的，属三品。我們把它改成 this furiously barking dog（这只吠得厉害的狗)，結構虽然不同，可是 dog 仍然是受限的成分，属首品；this 和 barking 仍然是限制 dog 的，属次品；furiously 仍然是限制 barking 的，属三品。叶斯柏森把前一种結構叫做連系式（nexus)(即句子)后一种結構叫做組合式（junction)（即短語)結構虽然不同，而品級沒有改变。尽管这样，我們若根据他的三品說就把句子成分、句子和詞組的界限都給

① 叶斯柏森：《語法哲学》，第 107 頁。

弄混了。

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对我国的語法学界影响很大，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現代語法»和«中国語法理論»，吕叔湘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法要略»，何容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法論»里都曾采用过三品說的理論。王力先生并且給詞品下过这样的定义:“詞在句中，居于首要的地位者，叫做首品；地位次于首品者，叫做次品；地位不及次品者，叫做末品”①。可是詞在句子里在什么情况下居于首要的地位，在什么情况下居于次要或更次要的地位呢？若把这一点跟詞在句子中的主限和受限的关系联系起来是很难加以合理的解釋的。我們在上边說过，在一个句子里，謂語虽是限制主語的，但就句法單位来說，在一切句子里，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是最重要的，从这一方面看，我們就不能把由謂語性的句法單位構成的謂語列为次品，認为它的地位次于主語——首品。其次，在比方this dog barks furiously和 this furiously barking dog 这两个結構里，各个詞的主限和受限关系虽然相同，但它們在結構里所处的地位并不一样。在头一个結構里，barks 是謂語性的句法單位，在句子中是最重要的；dog 是主語的主要成分，定語 this 是主語的次要成分；barks 是謂語的主要成分，狀語 furiously 是謂語的次要成分，地位当然不同后一个結構只是一个詞組，它可以做主語，也可以做表語或賓語。在这个結構里，dog 是最主要的，this 和 barking 都是限制 dog 的定語，在結構中是次要的，furiously 是限制 barking 的狀語，在結構中是更次要的。可見詞在結構里的主限和受限关系和詞在結構里所处的地位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若把这两样东西混同起来是很难自圓其說的。

总起来說，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在某种場合下虽有一定的价值，但整个理論是錯誤的。王力先生毫无批判地把它接受过来应用于汉語語法里，并且加以发展。近年来他已发現其中的矛盾，并且分别作了

① 王力，«中国現代語法»，第 42—43 頁。

批評和修正了①。

19. 語言的形态分类法

各种語言的形态是互不相同的。根据形态的特点把世界上的各种語言分为若干类型叫做語言的形态分类法。

傳統的形态分类法一方面就詞的構成方式把世界上的各种語言分为詞根語(又称孤立語)、黏着語和屈折語三个类型；另一方面又就語法意义的表达方式把它們分为分析語和綜合語两个类型。这两种分类法都是与語言的形态有关的，所以都屬于形态分类法。

詞根語的特征在于在一个詞里面只有詞根，而沒有附加成分；一个句子里詞与詞間的关系純粹由詞序来决定，詞的本身沒有变化，例如汉語的“我有書”，“妹妹唱歌”，“弟弟穿新衣服”等等。

黏着語和屈折語的詞除詞根外还有附加成分；詞根表示詞汇意义，附加成分表示語法意义。但其間有一个区别，就是黏着語的詞根和附加成分結合得并不很紧，并且每一个附加成分都分別表示一个語法意义，例如土耳其語的 coban-lar-in (許多牧童的)，ev-den (由房子)，ev-ler-den (由許多房子)等等；屈折語的詞根和附加成分却結合得非常緊密，并且一个附加成分可以同时表示好几个語法意义，例如拉丁語的 rosarum (許多玫瑰花的)，詞根 ros- 表示玫瑰花，詞尾 -arum 表示复数、属格；amo (我愛)，詞根 am- 表示愛，詞尾 -o 表示第一人称、單数、現在时，詞根和詞尾結合起来才能構成一个詞。此外屈折語还常用內部屈折来表示語法意义，例如英語的 foot (脚——單数)：feet (脚——复数)，give (給——現在时)：gave (給——过去时)：given (給——过去分詞)，阿拉伯語的 katib (写者——即著作家)：kitab (被写者——即書)等等，这些都是黏着語所沒有的。

分析語和綜合語的区別在于前者用虛詞或个別的詞来表示語法意义，例如英語的 I love (我愛)，I shall love (我將愛)，of the

① 參看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上册，1954年新版自序。

book (書的), to the book (給書), more beautiful (更美丽), most beautiful (最美丽)等等；后者却用特殊的詞尾，例如拉丁語的 amo (我爱), amabo (我將爱), libri (書的), libro (給書), longior (更長), longissimus (最長)等等。另外还有一种所謂"复綜語"或"合体語"，例如南美洲阿尔共金語的 akuo-pi-n-am (他从水中拿起它)，里面包含有一个詞根 akua- (拿)，两个后加成分 -(e)pi- (水) 和 -(e)n- (用手)和一个表示"它"的詞尾 -am，这几部分結合成一个句子，每个句子就是一个語言的基本單位，所以又叫做"語句詞"。

語言形态分类法的基本缺点在于它无論从詞的構成方式把語言分为詞根語、黏着語和屈折語，还是就語法意义的表达方式分为分析語、綜合語和复綜語，都不能包括一切語言的类型。世界上各种語言的結構是相当复杂的，决不能完全包括在这几个类型里面。并且这几个类型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事实上世界上沒有一种語言是完全适合于每个类型的标准的。比方印欧系語言大家都把它們划入屈折語和綜合語类型里面，其实这一系的語言自很早的时候起就已有了一些虛詞，每种語言都不少黏着語和詞根語的成分。汉語大家認为是属于詞根語和分析語类型，可是它里面也有許多黏着語和屈折語的成分。同样，在各黏着語类型的語言如土耳其語、蒙古語、格魯吉亞語等里面也可以找到許多屈折語和詞根語的成分。所以我們認識到这几个类型所根据的标准在实际研究中虽可以有一定的帮助，但一定要把某种語言划入某种类型是沒有科学根据的，也是不合理的。

語言形态分类法是德国佛勒德力克·施勒格尔 (Fredrick Schlegel) 于 1808 年在他的著作《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里提出的。其后他的弟弟奥古斯特·施勒格尔 (August Schlegel) 和洪堡德繼續作了研究。語言科学建立后，施来赫尔根据他的語言三分法，把世界上各种語言分为詞根語、黏着語和屈折語三个类型，并且認为詞根語代表語言发展的最初阶段，进一步发展成黏着語，屈折語是語言发展的最高阶段。依照施来赫尔的說法，語言的这三个类型是在史前时代形成的；自人类社会进入历史时期后，語言就停止了发展，开始退

化了。

二十世紀初，丹麦叶斯柏森对施来赫尔的語言退化論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認为一切語言都是不断地进化的，而語言的进化就表現在由屈折語、綜合語演变为孤立語、分析語，所以孤立語和分析語是最进化的語言。

这两种說法我們都不能認为是有科学根据的。施来赫尔的語言退化論固然是一种非常荒謬的說法，我們在上面已經加以論述①；而叶斯柏森的語言进化的观点也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当然，語言是不断地发展的，并且有些語言如英語、法語等确有由綜合語变为分析語的傾向，这些都是无可否認的事实。可是我們却不能光根据語言的語法構造而断定一种語言的进化不进化，发达不发达。語言的发达不发达主要要看它的詞汇是否丰富。語言的語法構造虽也不断地变化着，不断地得到改进，但一般地說来却变化得非常慢，并且是各有它的发展內部規律的。我們不能說語法構造由綜合結構变为分析結構是語言发展的唯一的規律，比方俄語动詞的过去时就曾由分析結構变成了綜合結構。要以某一种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去衡量另一种語言的发展沒有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的。

① 参看以上第2章，第2节，施来赫尔和繆勒的自然主义。

第四章　語言学的構成

任何語言的基础不外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两部分。这两部分就是語言中最主要的东西。沒有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汇，任何語言都不能成其为語言。随着語言的发展，在基本詞汇的基础上产生了語言的詞汇。但是光有詞汇不能表达人們的完整的思想。語言的詞汇要接受了語法構造的支配才有极大的意义，才能成为有条理的，可以理解的东西。因此語法構造和語言的詞汇就構成了語言的整个体系。在这整个体系中貫穿着語言的声音，因为人类的語言是有声語言，无論是語言的詞汇还是語法構造都是由語言的声音体現出来的，所以語言的要素就常常可以分成語音、語法和詞汇三部分。

語言科学成立于十九世紀的头二十五年。但这不是說，在这以前就沒有人研究語言。事实上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語文学語法，在三百年以前并且有了唯理語法。可是在那时候，一般人还不知道用历史观点去研究語言，所研究的又只限于古代的和近代的書面語言，一般沒有文字的語言和方言都不在他們的眼里。并且那时的所謂語法也跟現在只研究語言的語法構造的不同。在它里面常把詞源、形态、句法、正字法等等并列在一起，紛然杂陈，語言的声音反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自科学的、历史的語言学建立后，在全面研究語言的詞汇和語法構造的过程中才分出了語言学的各个部門。

当然，語言学的各个部門并不是一朝一夕同时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对語言作各种研究的过程中逐漸确立的。語言的研究包括描写的、历史的和比較的几方面；无論从哪一方面去研究語言都脫离不了語音、語法構造和語言的詞汇三部分。有些人从語音部分分出了如語音系統、音节、重音（包括声調）、音的同化、音的异化、音的換位、語音在句子中的变化、連讀等等問題；从語法構造部分分出了如詞的外

部形式、詞形的变化、詞的結構、詞类、句子和句子的成分、詞在句子中的次序、詞在句子中的配合等等問題；从語言的詞汇部分分出了如詞的意义、詞义的变化、同音詞、同义詞、反义詞、基本詞汇、方言詞汇、同行語、外来語、詞的源流等等問題，并分别作了研究。有些并且从表达者对被表达者的关系方面研究了各种語言事实的表达能力。普通語言学是就各种具体語言的語言事实的研究結果加以概括化而成的，結果却分出了語音学、形态学、造句法、語义学、詞汇学、詞源学和风格論各部門。

这些部門被分出后就各有各的对象和任务。比方語音学是以語言的全部語音材料为对象的，其任务就在研究語音、語音的組合和語音的各种变化。形态学和造句法都是以語言的語法構造为对象的，但是一个的任务在研究詞的構造、詞形的变化、語法范疇和詞类等；另一个的任务却在研究句子的構造、包括句子中的各种成分、詞在句子中的次序和配合等。語义学、詞汇学和詞源学都是以語言的詞汇为对象的，但是語义学的任务在研究詞的意义和詞义的变化，包括同音詞、同义詞和反义詞等；詞汇学的任务在研究各种各样的詞汇，包括基本詞汇、方言詞汇、社会习慣語詞汇、外来語詞汇等等；詞源学的任务却在从各方面研究各个詞的源流。风格論所研究的是語言表达的各种特殊的方式，其对象不只与語言的詞汇有关，并且与語法構造和語言的声音有关。

語言学这些部門的区分在普通語言学中不是沒有爭論的。我們应該根据一些什么标准来区分語言学的各个部門呢？許多人就有各种不同的見解。德国祁士 (M. Ries) 認为語言学区分部門应該只根据两个基本原則：一个是詞和句子的分别，另一个是形式和意义的分别。他根据这两个原則在他所著的《什么是造句法》一書中把語言的研究一方面按照詞和句子的分别分成了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又按照形式和意义的分别再分成了两个部分，共得以下四个部分：

(一)詞的形式，包括詞的外部形式、詞的構造等；

(二)詞的意义，包括詞类、詞形的功能、同义詞和詞义等；

(三)句子的形式，包括語音在句子中的变化、詞与詞間的一致关系等；

(四)句子的意义，包括句子和句子的各个成分。

丹麦諾倫 (Noreen) 主張应該把語言的研究分成音位学、意义学和形态学三部分。音位学是研究語言的音位的，純粹物理的語音学只能算是一种附属的科学；意义学是关于語言的心理的理論，只研究詞的意义；形态学是关于語言的形式的理論，不只研究詞的構造和詞形的变化，連句子、句子的成分、詞在句子中的次序、詞与詞間的一致关系等也包括了进去，認为是語言学的中心部分。叶斯柏森在他的《語法哲学》里認为一切語言都可以分为声音和意义两方面。研究語言的可以只考虑声音一方面，也可以只考虑意义一方面，或同时考虑两方面。語言的声音方面構成了語音学，意义方面構成了語义学。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可以从声音到意义(即从外到內)，那就是形态学或形式的理論，也可以从意义到声音(即从內到外)，那就是造句法，即关于功能或意念的理論。他們所得結果虽不尽相同，但都企图从語言的形式和內容两方面的研究去区分語言学的部門。这不只漠視了語言的声音和意义的統一性，并且忽視了語言的整个結構，結果就弄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語言学的这些部門，正如整个語言学一样，可以是描写的(詞源学除外)，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比較的，概括起来都可以成为各种普通理論。每个部門都有它的独立性，但部門与部門之間也有其相互关系。例如我們研究語音时不可能不注意到詞的構造和句子的構造，研究語法时不可能不注意到語音和各种詞义的表达方式，研究詞汇时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語音和各种詞的配搭；在历史研究方面，假如我們不懂得某种語言的历史語音学，了解它的語音变化的規律，那末对于它的詞源和某些語法上的現象就无法加以解釋等等。这些部門都是息息相关的。每个部門的研究都是整个語言学研究的一部分。

第五章　語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科学分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各專业的知識特点来区分的，一种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来区分的。两种中以后一种比較合理。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我們可以把各种科学划分为两大类，即研究自然界的叫做自然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的叫做社会科学。

在前世紀六十年代一般人常常把各种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类。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或依照当时的說法是研究“上帝的作品”的），历史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艺术和制度等的（或依照当时的說法是研究“人类的作品”的）。当时因为大家認为自然界沒有历史，沒有发展，只有人类社会才有历史和发展，所以把后一类叫做历史科学。

語言科学是于十九世紀初建立起来的。它是属于自然科学呢？还是属于社会科学或所謂历史科学呢？依照自然主义学派施来赫尔和繆勒的看法，語言学应該列入自然科学的范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語言，是一种有机体，和植物一样，虽然也有它的“將来”，但那只是一种增長，而不是发展，繆勒并且指出語言虽然也有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所以語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圍，語言学是自然科学之一种，而不是历史科学。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施来赫尔和繆勒这样对于語言的理解是沒有根据的。語言并不是自然界的有机体，因为有机体是一种生物的现象，它的生、長、老、死是一个确定不移的生物过程；而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它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將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謂語言。并且由一个有机体产生另一个有机体后，母子可以并存，甚而至三代、四代、五

代同堂，而語言却沒有这种現象①。正因为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語言的产生、发展和死亡都是受社会制約的，所以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語言学就只能是一种社会科学，而不可能是自然科学。

語言学是最复杂的社会科学中之一种。这是由它的本質来决定的。

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它和其他社会現象一样都是替社会服务的。但是“語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相互了解并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范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圍包括生产的領域，也包括經济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②。它的活动范圍差不多是无限的。社会在历史发展中一切文化、生活、风俗、习慣等等都由語言反映出来。語言的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它与許多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等的关系。“語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語言发展的内部規律”③，而“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发展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④。

其次，語言是表現思想的。思想如何形成，它的認識功能如何，这是許多种科学如心理学、邏輯学和一般哲学的研究对現。語言旣是表現思想的，就决定了它必然与这些科学有一定的联系。

再次，人类的語言是有声語言。一切語言都是以声音为材料的。語言声音的形成决定于人类发音器官的生理作用和物理作用，因此語言学就与生理解剖学和物理学中的声学部分有一定的联系。

总而言之，語言是各族人民几百代創造的公共財产；語言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沒有語言，任何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是不可想象

---

① 参看以上第2章，第2节，施来赫尔和繆勒的自然主义。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5頁。

③ 同上，第28—29頁。

④ 同上，第20頁。

084508

的；語言是体現思想的工具——沒有語言，人类將不会有任何思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就使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語言学成为一种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語言学的历史不算很長。它是在許多有关的科学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反过来它又成了許多科学所不可不知的知識部門。語言学是复杂的，研究語言学需要有广泛的知識基础。在严格地分析各种語言事实的情形之下，語言学已成了最精确的社会科学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設中，在各族人民文化的发展中，它將能发揮它的巨大作用。

084508

的；語言是体現思想的工具——沒有語言，人类將不会有任何思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就使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語言学成为一种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語言学的历史不算很長。它是在許多有关的科学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反过来它又成了許多科学所不可不知的知識部門。語言学是复杂的，研究語言学需要有广泛的知識基础。在严格地分析各种語言事实的情形之下，語言学已成了最精确的社会科学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設中，在各族人民文化的发展中，它將能发揮它的巨大作用。

084508

的；語言是体現思想的工具——沒有語言，人类將不会有任何思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就使以語言为研究对象的語言学成为一种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語言学的历史不算很長。它是在許多有关的科学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來的；反过来它又成了許多科学所不可不知的知識部門。語言学是复杂的，研究語言学需要有广泛的知識基础。在严格地分析各种語言事实的情形之下，語言学已成了最精确的社会科学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設中，在各族人民文化的发展中，它將能发挥它的巨大作用。